


新秋海棠 目錄

- 弁言……………一
- 一 九死一生……………四
- 二 血與血交流……………一五
- 三 西子湖畔……………二六
- 四 桃花潭水深千尺……………三九
- 五 共苦同甘……………五四
- 六 是前生注定事……………六八
- 七 天有不測風雲……………八〇
- 八 茫茫四顧欲何之……………九二
- 九 「我……我爲的是愛
愛你！」……………
- 十 虎穴中……………一二一
- 十一 新秋海棠……………一三五
- 十二 皆大歡喜……………一五一

弁言

民

國八年至三十一年，我除了給申報先後編輯「自由談」「春秋」「兒童」「家庭」等副刊外，兼帶主持長篇小說，成績還算不錯；可是豈來登去，無非是幾位老朋友的作品。

二十九年秋，爲了要發掘新作家起見，特地懸賞徵求，一時應徵的作品，倒有一二百部，無奈都是不合用的。那時老友秦瘦鷗兄恰好閒着，手頭有三部小說要寫，我就請他先將故事的節略寫出來看看；不上幾天，他交來三篇節略；我讀過之後，一挑就挑上了「秋海棠」。一則因爲那故事曲折動人，描寫男女之愛與骨肉之情，有深入顯出之妙；二則因爲我生平愛花，蘇州故園中紫羅蘭盞的窗下，與紫羅蘭並植着的，正是這別號斷腸花的秋海棠，用這瘦鷗的花名來做書名，自是正中下懷的。爲了要使情節熱鬧一些，我向瘦鷗建議，該添上一個俠客型的人物；瘦鷗深以爲然，就替我創造了那個好酒任俠行動飄忽的趙玉峴。「秋海棠」刊布後，因描寫生動，刻劃入微之故，深得讀者們的讚美，可惜爲了在申報「一年刊完一部小說」的原則之下，忽忽地結束了。去夏瘦鷗想出單行本，由我向申報無條件的取得了版權，一編問世，不脛而走，引起了戲劇界和電影界的注意，由顧仲彝費穆佐臨三位先生改編劇本，由馬徐維邦先生編導電影；電影尙未映上銀幕，而劇本却已先由上海藝衛劇團在卡爾登上演了。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搬演紅氍毹之後，

轟動了整個的上海，打破歷來賣座的紀錄，幾於無人不道「秋海棠」，在瘦鷗固然喜不自勝，而當年薄效微勞的我，也是「與有榮焉」的。「秋海棠」開演後的第三夜，瘦鷗曾約我去看，只因那夜我須參與一位老友的愛子的婚宴，未快先覩；到得我有機會去看時，已在一個月之後了。石揮沈敏英子史原諸藝人的深刻神化的演技，沒一個不擊節嘆賞，而賺得了我不少的眼淚。一閱月來，我的朋友中十個倒有九個都已看過「秋海棠」，都說哀感太過，雖鐵石人也將爲之下淚，最好能使劇中人苦盡甘來，給大家樂一下子。我的三女杏，四女瑛，心腸本是最軟不過的，平日看話劇電影，只要劇情稍稍悲哀一些，就得掏出手帕來抹眼淚，這回看了「秋海棠」，更泣不能仰；回到家裏，就罵着我道：「爸爸，能不能使秋海棠不死？」我苦笑着答道：「傻孩子，我又不是仙人，那兒來的起死回生之術？」第二天吃過了晚飯，我們一家子照例要有一搭沒一搭地揀天的；十六歲的阿瑛最健談，也最頑皮，索性會同了她的哥哥和姊姊來向我請願，異口同聲的問道：「爸爸，能不能使秋海棠不死？」我毫不考慮的答道：「死的已死了，還有甚麼法兒可想，你們不要爲秋海棠發癡吧！」我家也有一個梅寶——去夏已經出閣的次女梅（乳名梅寶），有一天歸寧，閒話家常之餘，少不了又要談起「秋海棠」，頑皮的阿瑛，背地向她的姊姊說道：「梅姊，您也是梅寶，應該救救您的爸爸啊！」於是運動了梅，再來罵着我不放，一面她又學着英子在舞台上喚爸爸的苦腔，一聲聲對我叫着，我不得笑了起來道：「梅，你看阿瑛淘氣不淘氣，憑你是孝感動天的梅寶，也救不了你勢在必死的爸爸啊！」梅是一向沉默寡言的，也就不說甚麼；偏是阿瑛掀起了嘴，咕噥着道：「又不是真的叫您使甚麼法術，去救活秋海棠，也就不動動筆頭，想想法子好了。」這一句話倒說動了我的心，當夜我在燈下翻出「秋海棠」原書來，將來一章的「歸宿」仔細讀了兩遍，研究秋海棠從小客棧樓上摔下來有沒有不死的可能？又閉上兩眼，追想石揮在紅氍毹上表演秋海棠臨終的情狀，記得他雖已受了重傷，却還能侃侃地說出「血與淚」

人生的美」一番話來，似乎還有一線活的希望。這一夜我也爲秋海棠發了癡，不斷的想，想，直想得一夜無眠；一方面却已有了計較。第二天早上起來，我已立下決心，好像搖身一變，變作法力無邊的仙人，決計要救活秋海棠了。於是我鼓着勇氣，向着阿瑛她們說道：「昨夜我想了一夜，已有了一些主意，可以使秋海棠不死。」阿瑛第一個高興得跳起來，忙着問用甚麼方法？我道：「這個我還須去和秦家伯伯商量一下，問他自己要不要救活秋海棠？」大兒錚笑道：「爸爸又要偷懶了，想把這回事推在秦家伯伯身上，是不是？」快嘴的阿瑛忙着接口道：「這如何說得過去，譬如做好事，自己束手不做，却硬叫別人去做，人家願意麼？」長女玲也插嘴道：「我看這回事還是由爸爸自己來幹吧。秦家伯伯已決計把秋海棠殺死了，不見他在原書的前言中說：『連梅寶得以重見羅湘綺，已經太 Dramatic 了，如何還能讓秋海棠死裏逃生的做起封翁來呢？』現在您偏偏大發慈悲之心，設法將他救活，凡是看過秋海棠這部書和這本戲的，一定齊大歡喜，並且感激不盡。暫時您也不要給秦家伯伯知道，等到救活了秋海棠，出其不意的使他驚異一下，豈不有趣？」我沒精打采地說道：「如此說來，你們要逼着我救活了秋海棠，將這故事寫下去了。」他們不約而同的點頭稱是。阿瑛又搶着說道：「老實說，在爸爸起勁寫小說的時候，我們還在幼稚園裏，不會看小說，現在會看小說了，您又老是不肯寫，這不是有意跟我們鬧彆扭麼？我代表哥哥姊姊們要求爸爸，這一回您非寫不可！」我搖頭苦笑道：「這是你們在跟我鬧彆扭了。試想這幾年來我經了死別生離，百念灰冷，那裏還有甚麼心緒寫小說；每天除了弄弄花木盆景外，連書也懶得看，見了筆墨就頭痛；正如秋海棠在李家莊做了莊稼人，久巴不上舞臺去唱戲了。寫一部小說，可不是容易的事，且讓兒子細考慮一下。」於是我開始考慮了，心想我年青時寫小說，上篇中倒有九篇是哀情作品，非將男女主角置之死地，不肯罷休，因此也賺了人家不少的眼淚，作孽作得太大了。人到中年，應修心補相，轉變一下，救活了秋海棠，使有情人得一個

與滿的結果，讓那些流過眼淚的讀者和觀衆一齊破涕爲笑，倒也是功德無量。的事。一連三天，給秋海棠盤據着我整個的頭腦，想整方法，要把這段故事開展下去，三天之後，總算得了一個粗粗的輪廓。因了兒女們的一再慫恿；因了整惡鬧復活而鼓起我的勇氣；因了秦瘦鷗兄和上慈諸藝人給予我的「烟士披里純」，我終於大膽地寫這部「新秋海棠」了。文筆的拙劣，描寫的呆滯，都在意料之中，狗是續貂之韻，自是免不了的。關於這一點，要請讀者原諒；因爲我也像夢思餘生的秋海棠一樣，掙扎着上紅鬚去充打英雄，一翻筋斗就要摔交，簡直是不行了。

西方人做一部書，往往在開頭的一頁上寫着 Dedicated to —— 就是獻給他生平所敬愛的某某人的意思；所以瘦鷗的「秋海棠」原書上，也有「獻給恩重如山的祖父——季雲察公」字樣，顯見他正像梅寶那樣，是一個很有孝心的好孩子。那麼我這部「新秋海棠」，又待獻給誰呢？難道獻給我那幾個「遇上梁山」式遇我寫作的淘氣孩子們麼？不，不，不！我要誠心誠意地獻給：

苦心創造秋海棠而把秋海棠殺死的瘦鷗老友
刻意扮演秋海棠而使秋海棠不朽的石揮藝人

一·九死一生

「梅寶，我的孩子！」

「梅寶……梅——梅寶——你——你在那裏？爸爸——是完——完了。」

鮮血一紙紅的夏天的陽光，殘酷無情地直射到一張白聖劍落而微微歛側着的矮鐵牀上，照見一個血污泥垢縱橫斑駁的可怕的臉龐；照見右頰上一個深刻而不整齊的十字形的瘀痕，分外醜惡；又照見一身破舊的罩衫與袴上也沾染着血和泥，一片模糊，而兩個膝蓋上的傷口裏，還在不住的滴着血。把此人整個兒的打量起來，簡直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給小孩子們見了，一定會嚇得哭出來的；此人

是誰，不用說是那費病交迫落魄窮途的秋海棠了。也是他合該有命，爲了要躲過羅湘綺而從小客棧樓上摔下來的時候，恰恰被樓窗外人行道上一株綠葉扶疎的法國梧桐擋了一擋，摔下去的那股勢子就緩和一些，何況這一角矮樓並不很高，而下面的人行道又因年久失修，水門汀脫去了一大塊，他的上半身正撲在泥地上，下半身摔着水門汀，就磕破了兩膝蓋，淌了好些血，可是摔雖沒有摔死，却已登了過去，不省人事了。

到得他蘇醒回來時，已不知被誰送進了大善醫院的三等病房裏。所有二十多張病牀上，早已躺滿了二十多個男男女女的窮苦病人，污濁的空氣裏，嘈嘈雜雜地騰着一片呻吟之聲和病人親友們談話的聲響；任是秋海棠哼着「梅寶」「梅寶」，誰也沒有聽得。至於醫生和看護們正在伺候頭二等病房裏那些有錢的病人，對於三等病房裏的窮苦病人們，照例是不大理會的。秋海棠被送進來差不多已有半小時之久，並沒有人給他付過一個大錢的醫藥費，所以他們還騰不出閒工夫來看顧他。

羅湘綺同梅寶坐了汽車急急地趕來，滿以爲可以見到她闊別了十多年記掛了十多年的愛人，彼此暢暢快快地抱頭痛哭一場，一洩十多年來心中的積鬱。那裏知道到達了目的地，却已人去樓空，只見地上一灘猩紅的鮮血，觸目驚心；她低着頭呆呆地瞧着，眼淚撲簌簌地掉下來，掉在血中，真的是血和淚在交流了。梅寶聽了韓家姑娘對她說。「你爸爸打樓上摔下來死了」的一句話，止不住號啕大哭起來，一聲聲慘呼着：「爸爸，爸爸！」正像杜鵑泣血一樣的悲哀。

湘綺定一定神，便向韓家姑娘探問經過的情形；一面抹眼淚，一面連連嘆息。四面圍着許多好事的人，用好奇的眼光看着這位大家風範的中年太太，在猜測她和那窮苦的死者有怎樣的關係；一般長舌的婦女們，更在交頭接耳的紛紛議論。巡捕見這裏聚着一堆人還是不散，便揮動着警棍，過來吆喝；湘綺趁此拉了梅寶和韓家姑娘進了那小客棧，閒人們便也在警棍的示威下，抱憾似的走散了。

「今天早上，爸爸恰因有些事情，出外看朋友去了。」韓家姑娘嗚咽着說：「我買了些豆腐鹹菜

回來，正想淘米做飯；猛聽得街上起了一片吶喊的聲音，似乎出了甚麼意外似的，我疾忙趕到門外來。那時，却見吳家伯伯伏在地上，一動都不動，許多人都圍攏來看。我一時急昏了，不知道怎樣纔好；一會兒巡捕來了，看了看吳家伯伯，連說死了死了，當下打電話去叫了一輛病車來，說是先送醫院去試試；看能不能救活他；這位巡捕先生倒是挺好的。接着又向我們棧裏老闆問了幾句話，就把他帶到巡捕房去了。」

湘綺聽了「看能不能救活他」這句話，心上立時起了一個極大的波動，也來不及多說甚麼話，扯住了梅實的手道：「梅實，你不要難受，快快跟我看你爸爸去！我們一定要救活他，我們一定要救活他！」

母女倆失魂落魄似的跳上了汽車之後，汽車夫寶生雙手把着車盤，一面回過頭來莫名其妙地問道：「姑太太，上那兒去？」湘綺怔了一怔，霍地記得剛纔趕到的時候，曾瞥見一輛白色的病車向西駛去的，當時並沒有知道車中所載去的正是他的心上人，不然，早就追蹤前去了。現在既不知道他在哪一家醫院裏，西區地域很大，醫院又多，待向那兒去找呢？

「寶生，你且向西段最近的一家醫院開去，這是有關性命的事，要開得快！」湘綺無可奈何地向寶生說，寶生答應一聲，汽車便開動了。湘綺眼中含着淚珠，額上掛着汗珠，神經緊張到了一萬分；一手緊握着梅實的手，兀自在那裏抖顫。她並不信佛教，而暗暗地在唸着：「我佛救救他！」她也不信耶教，而默默地却在祈禱：「上帝救救他！」真的如癡如醉，自己也忘了自己。那汽車飛快的駛去，車輪碾過路面，倒像碾在她的心坎上，她的心也就隨着車輪向前轉動，一會兒已到了西區最近的一家濟世醫院。湘綺跳下車去一問，據說昨天早就客滿，今天送來的病人，全都回絕了。湘綺好生焦急，梅實只是抽抽咽咽地哭；幸而那汽車夫倒是老上海，又是開車開了十多年的老手，西區幾家醫院的路由牌，好像豎在他的心中，不等湘綺囑咐，早又開到了第二家醫院；難知他所聽到的，也和濟

世醫院一樣的回話，直急得湘綺和梅寶面面相覷，不住的跺脚。

天無絕人之路，母女倆終於找到大善醫院了，一間之下，剛纔確有一個跳樓摔傷的窮漢被送到這裏。不多一刻，湘綺好像做夢般被領導到一間三等病房中，只聽得梅寶又驚喜又悲痛似的高喊了一聲「爸爸！」她自己猛覺得眼前一團漆黑，又是一個天旋地轉，霎時暈倒在地。

「媽媽！您怎麼啦？媽媽！您怎麼啦？」梅寶見她爸爸還沒有死，那得不驚喜萬分，正待撲到那病牀上去，却見她母親暈倒了，一時慌了手脚，疾忙跪倒在地上，一面撫拍，一面連連喚着。

一位白衣白帽的看護小姐，正在近旁給一個病人查熱度，見這邊出了岔子，就三腳兩步趕了過來。可憐的湘綺！實在太興奮了。她在這半天之內，又歡喜，又悲哀，又驚慌，又焦急，心中正好似倒翻了一個五味瓶，不知是甚麼味兒；而十多年來牽心掛肚念念不忘的愛人，已近在眼前，天可憐見的，並沒有把他打進太平間去，仍還好好地躺在病房裏，情知他是有救的了。一時驚喜過度，百脈俱張，所以暈了過去；可是不等到醫生進來急救，她已漸漸地蘇醒過來。

在半醒半睡狀態下的秋海棠，總算已經醫生救治而苟延了殘喘，兩膝上的傷口也包紮好了；不過熱度很高，呻吟不絕，不知已喚了幾百聲的梅寶了。梅寶的一聲「爸爸」，直刺到他的耳中，直打到他的心上，他那裏會不聽得？掙扎了幾分鐘，纔勉強從枕上擡起半個頭來，又掙扎着撐起了沉重的眼皮，硬睜着眼睛瞧。他第一個模模糊糊照到的，却並不是天天相依為命的愛女梅寶，而觸電似的接觸到一雙似驚似喜似悲痛的水汪汪的眸子，這十多年前在北京糧米街上聽見了五百年風流業窳的愛人羅湘綺，如何會認不得？當下他哇的一聲哭出來，半個頭重又倒在枕上，隨把那深刻十字的右頰側過一邊，沒命地扯起一角被單來掩住了。

「鈞！鈞！您教我想得好苦啊！」羅湘綺好像鐵片被磁石吸去似的換到了他的枕邊，早哭得像風人兒一般。梅寶也湊過來喚着道：「爸爸，您聽得麼？媽媽在喚您！謝天謝地，今兒個我把媽媽找個

了。」

秋海棠只有嗚咽的分兒，一時那裏說得出話來；驀然之間，却覺得自己一隻又瘦又髒又發抖的手，被一隻柔若無骨的纖手握住了，握得緊緊的，緊緊的不放。這分明不是在做夢，實實在在是十多年來沒一天不想見面而又不願見面的心上人兒羅湘綺啊！

掙扎了好久久，秋海棠纔斷斷續續地從嘶啞的腔子裏吐出一句話來道：「湘——湘綺——我害——害苦了您！」湘綺眼淚婆娑的望着他：「鈞！您怎麼說出這樣的話來？實在是害苦了您！」聲聲帶着哽咽，悽愴欲絕。梅實站在一旁，也兀自落淚。

「太太，不要多說話了，免得使病人多傷精神，多受刺激。」正在這時候來了一位醫生，對湘綺這樣說：「他的外傷雖沒多大關係，而內病很重，熱度很高，並未脫離險境，您且讓他靜養靜養，請到外邊來吧。」湘綺一想不錯，就輕輕地放了秋海棠的手，扶着梅實的肩頭，跟着醫生走出了病房。

醫生透着好奇的神氣，打量這位美貌華服的中年太太，不知是病者的甚麼人，瞧那病者又窮又醜，和她正有雲泥之隔，爲甚麼竟如此親熱？因此懷疑似的說道：「太太，這病人是由捕房方面送來的，據說姓吳，以賣唱爲生，住在東新橋小客棧中，膝下只有一個女兒，也是賣唱的，此外並無親屬，所以也沒有有人代他付過醫藥費，只得委屈他暫留在三等病房中，但不知太太和病者是甚麼關係？」這時他已在會客室中坐下；梅實俱傍着她的母親，活像一頭依人小鳥。

「他麼？他是我的丈夫，這孩子就是我們的女兒。我們一家子本來是住在北方的，只爲連年遭到兵災，彼此失散；我跟着親戚先到上海，他們父女倆却流轉各地，吃盡了苦，終於也到上海來了。現在也不用多說廢話，請先生趕快把他移到頭等病房去，我這裏先付五百塊錢，請你收了；我和女兒要日夜陪伴他，請你另外安放一個牀舖。」湘綺說着，從手巾中一個白紋皮長方大口袋裏取了五百塊錢的鈔票，交給醫生。

『太太，使得使得，我立刻預備去。』醫生笑逐顏開的接了鈔票點一點數目，立時站起身來；鈔票纔進了衣袋，兩脚已出了客室。搖着忽又回過身來，柔聲向湘綺道：『請太太寬坐一會，停會我送收條來，再陪您到頭等病房去；一號房恰恰空着，光線空氣都好，包管太太滿意。』這位金醫生不但行使醫病的職務，兼充大善醫院的總務主任；對於有錢的病家，一向是一團和氣，招待體貼不周的。

有錢使得鬼推磨，半小時後，一切的一切，都已妥妥貼貼地準備好了；大善醫院的美善，就在這一點上表現了出來。一號病房確是頭等病房中文字第一號的好房間；向南一排六扇亮晶晶的玻璃窗，兩旁排着雪白鑲空花的長窗紗；窗外一株綠油油地垂柳，又長又軟的柳絲，給微風梳着，時時拂上窗檻。白的窗框門框，白的平頂，白的牆壁，白的牀，白的枕衣和被褥，白的矮几，白的椅凳，白的茶具和盥鉢，四下裏一白如雪，令人油然而起清淨整潔之感。近旁一張較大的牀舖，分明是給陪伴的人睡的，也一樣的一白如雪。

在這一白如雪的環境中，躺着奄奄一息的秋海棠；連身上沾染着泥和血的衣袴也脫去了，金醫生不知從那裏弄來一套白短衫袴，給他換上。他實在興奮極了，雖是疲乏得沉沉欲睡，却老是睡不着。他雖因求死不得，認為莫大遺憾；然而闊別了十多年的心上人兒，竟意外地投到他的身邊來，畢竟是快慰平生的事，即便自己的病和傷終於不救，也可含笑於九泉之下了。想到這裏，心上似乎開出一朵朶花來，臉上微微地透出一絲絲的笑痕。這病房位在全院最幽靜的一隅，再也不像三等病房裏那麼嘈雜，靜悄悄的連蒼蠅飛過撞在玻璃窗上的聲響，也可以聽得分明。

湘綺和梅實，已由醫生鞠躬如也的領導了進來。秋海棠是念念不忘他右頰上那個十字瘡痕的，本來仰天平躺着，一聽得脚步声，疾忙向右面一側，把右頰深深地埋在枕頭裏，擡起眼來瞧着湘綺，氣喘吁吁地說道：『湘綺，怎麼啦？您……您把我……移到這裏好……好的病房裏來……可是……可是』

我已不——不中用的了——您——您——不要爲——爲了我多化錢——留——留着以後——給您自己過日子——還——還有梅實：我可要——託付給您了——」

『鈞！大夫再三關照我，請您千萬不要多說話。從今天起，您這人是整個兒屬於我的了；只要您的身子一天天硬朗起來，多化幾個錢算甚麼。您爲了我分上，爲了我們的梅實分上，得多多保重身子。我跟梅實日夜的陪伴着您，等您起了牀，我們纔一塊兒離開這裏。快閉上眼睛，好好的睡一會吧。』湘綺走上幾步，坐到牀沿上去，將被單給拉上了一些，輕輕地在秋海棠身上撫拍着，好像慈母哄她的愛子在搖籃裏安睡一樣。梅實坐在腳邊，便撫着她爸爸腳，而兩個含着餘淚的眸子，懇切地望着她爸爸的臉。

秋海棠果然不再多說甚麼話，乖乖的閉上了眼睛，抑制自己一顆波動的心，一意的想睡過去；可是內傷與內病，使他周身發燒，而兩膝蓋的傷口上雖已敷了藥，仍在刺刺作痛，一時那裏睡得着。但他在湘綺的撫拍之下，一動都不敢動，一面又暗暗地命令着自己道：『睡！睡！睡！非睡不可！』忍耐是認真，越是沒用；他爲了要使湘綺安心起見，出盡的做出打鼾聲來，假裝着睡得很香；同時他默數着「一三四……」直到「一百二百」，又默念着阿彌陀佛，足足念了好幾百遍。這廝一來，心波漸漸地靜止，痛苦漸漸地忘却，睡魔終於降臨到他身上，把他帶領到黑甜鄉去了。

湘綺停住了撫拍，向腳後的梅實嗽一嗽嘴，母女倆就蹣手蹣腳的蹣出了病房。『梅實，你好半天沒有吃過東西，肚子餓了，待我叫他們弄些麵包來給你吃。』湘綺牽着梅實的手，到一間小小的餐室裏去，這是醫生和看護們就餐的所在。梅實忙道：『媽！您也該吃些東西了。您吃，我纔吃；您不吃，我也不吃。』湘綺沒奈何，喚院役弄了些麵包糖醬來，和梅實倆吃了一些。她驀地記得汽車還停在外面，有兩件事該喚實生去做，她就讓梅實先回病房，自己急忙的趕了出去。

『實生，這裏有兩百塊錢，你拿着到剛纔那家小客棧去，跟老闆說，吳先生由他小姐伴着，在費

院中養病，不再回來了。他所欠的帳就結一結清，不足可來找補，有餘不必找還；所有的東西，除了他們父女倆的夏衣外，其餘一起送給韓先生和韓小姐，留作紀念。你把這事辦妥之後，就回去裏告老爺太太，說我在這裏陪伴姑老爺，一時不會回來，且把我的衣服被褥和日用的東西收拾收拾，帶到這裏。」湘綺說着，掏出二百塊錢遞與寶生，寶生唯唯應命，開着汽車去了。

任憑秋海棠怎樣的小心翼翼，掩藏他那醜惡的十字傷痕，不願給羅湘綺瞧見。明知湘綺既日夜的廝守在自己身邊，怎能永久的掩藏下去，然而總想捱延一刻是一刻。那裏知道睡熟之後，甚麼都不知不覺，更談不到提防兩字，略一轉側，就把他的右頰顯豁呈露出來，那紅裏泛黑的十字瘡痕，映着雪白的枕衣，分外明顯。湘綺回到秋海棠牀邊來時，立時瞧得清清楚楚，真的是觸目傷心，禁不住掉下幾顆淚珠兒來。梅寶是個乖覺不過的女孩子，知道母親已瞧見了父親不願給她瞧見的傷痕，正在傷心落淚，她也無話可說，只索黯然神傷。

「怪不得他不願意給我瞧見；」湘綺在暗暗地想：「十多年前，他是出落得眉清目秀，何等的漂亮，正不知風魔了多少男男女女。那裏料得到爲了我們的結合，竟遭到惡魔的毒手，破壞了他這一副潘安仁擲果之姿，但是任他變得怎樣醜，我也決不會厭惡他的，他對於我未免認識不清了。」

正在這當兒，院役進來通報，汽車夫來了。湘綺趕出去瞧時，却見寶生不但帶來了父女二人的夏衣，自己的衣服被褥和日用的東西，並且帶來了三個人——羅裕華夫婦和他們的兒子少華。裕華一見湘綺，就搶前一步道：「妹妹！怎麼一回事？怎麼一回事？」近玉也接口道：「您出去了好半天，不見回來，真把我急死了！」湘綺嘆了口氣，同他們到會客室中，把前因後果，約略的說了一下，聽得他們非常感動，近玉竟也掉下淚來。只因秋海棠仍在熟睡，未便介紹相見，單把梅寶喚出來，讓她正式拜見舅舅舅母。少華一見梅寶，臉就紅了，忸忸着說：「想不到酒樓賣唱的梅姑娘，却是我的表妹子。」梅寶的臉上，也飛上了兩朵紅雲，低喚一聲：「表哥。」就垂下頭去。湘綺微笑着向少華道：

『好極子，這是你的初出茅廬第一功。要不是你，我怎麼能在十多年後，千餘里外，見到我的丈夫和女兒？少華，我一輩子感激你！』少華好生得意，忙道：『姑媽言重了。』當下裕華夫婦對湘綺母女潑實安慰了一番，就興辭而出；湘綺送到門外，寶生趁此向她報告小客棧中的事，說所付的錢，還多下五十多元，已一起給了老闆；所有東西，也遵命送與韓家父女了，他們說明天要來探望叩謝呢。說完，遞過一張帳單和收條來，湘綺見一切都已辦好，心中也略略安定。

可是湘綺的安定是短暫得很的；這一夜秋海棠轉側呻吟，再也不能安睡，內病與內傷把他煎迫着，熱度已達到了一百〇五度以上，燒得兩頰通紅，全身如炙，昏昏沉沉地老是說胡話，不是喚「湘綺」，便是喚「梅寶」，並且罵「袁寶藩」，罵「季兆雄」，求趙玉繩二哥來救他。湘綺見他這樣，急得甚麼似的，全醫生來了好幾次，打針灌藥水，又僱了個特別看護來，通夜守在床邊。湘綺和梅寶緊緊了一天，疲乏極了，在牀上輪流的靠靠，但她們那裏睡得着；只在默默地求神念佛，給秋海棠祝禱。

第二天一清早，太陽還在秋海棠病房窗外的那株垂柳的梢上，沒有下來，老韓却帶着他的女兒趕來了。湘綺爲了秋海棠的病勢凶險，正在憂急萬分，那有心緒見客，只因人家一片至誠，不得不出去敷衍一下，同他們父女倆到客室中坐地，先謝了他們勞駕探望的盛意。老韓爲了昨天送給他許多友譽，再三道謝，但有些零星東西如湘綺的照片之類，却打了個小包裏，帶來奉還，湘綺當然收了下來。老韓知道秋海棠病重不能見他，連韓姑娘要見梅寶也不能見到，喝了一口茶，就告辭走了。不多一會，裕華父子也忽忽趕到，湘綺因爲是至親，便領他們到病房中來瞧秋海棠。一股濃重的藥水氣息，直衝鼻觀；特別看護已下班去休息，梅寶因爲一夜沒睡，倒在秋海棠腳邊睡熟了。

『哥哥，您瞧他老是這樣昏迷，如何是好！』湘綺眼淚汪汪地，低聲對裕華說：『昨夜他的熱度超過了一百〇五度，全身都在發燒，口中不斷的說着胡話，好不怕人！我曾再三的懇求金大夫，務必盡力救治，不要吝我吝惜醫藥費，可是針藥施下去，也沒有多大效用，今天早上量過熱度，只低了一

度左右，神志仍然不清，那得不使人憂急呢？」

裕華今天第一次見到秋海棠，就瞧見了那右頰上的十字傷癥，他爲了同情於他們倆的遭際之故，倒也並不覺得怎樣醜惡；當下他安慰湘綺道：「妹妹，這是性急不來的，病症上最容易脫身難，何況他又受了內傷；我們自當盡我們的力，給他救治，自會慢慢兒的好起來，今天熱度既已降低了一度，就是好現象，妹妹，您寬心些吧。」湘綺含淚點頭。

一連三天，秋海棠被困於生和死的邊界，熱度倏升倏降，神志昏迷忽清，脈搏若斷若續，三天的針藥施下去，仍然打不退那可怖的病魔。雖有看護日夜伺候，而湘綺仍是衣不解帶，斷守在秋海棠身邊；肚子餓了，見了東西都吃不下去，祇是短短的三天工夫，已使她瘦比黃花，清減了不少。一種莫名的恐怖，過度的憂急，兀自在啃啣她的心。梅寶這孩子呢，出乎意外的遇到了自己半身之母，本來是應該出乎意外的快樂一下的，巨耐來了一個十多年從未夢見的媽，倒像要去掉一個十多年一向依戀的爸，害得她小小的心靈，不知是喜是悲，是甜是苦？只索學着媽的模樣，媽不吃，她也不吃，媽不睡，她也不睡，往往是流淚眼看流淚，做了個楚囚對泣。少華雖跟着他的父母來過兩次，帶些花啊糖啊來送給她，也絲毫提不起她的興致；料知她爸爸要是有些甚麼三長兩短，她和媽將沉浸於淚海之中，也許會演出莫大之悲劇來。

到第五天上，秋海棠仍似凶多吉少，湘綺的憂急已達到了頂點，她在無可奈何中，除了出外去求神問卜外，老是哀求金醫生設法；裕華來時，她又流着淚說道：「哥哥，您是知道的，我們這一對患難夫妻，吃盡了千辛萬苦，走過了萬水千山，好容易在這裏遇到了，打算一輩子的廝守下去；要是遭了天忌，竟硬生生地再把他切奪了去，那麼我也不要活了！」說到這裏，抽抽咽咽地泣不成聲。

裕華爲了表示他十二分的關切起見，又特地去會見金醫生：「大夫，這一回事要多少的費您心了。不瞞您說，舍妹跟妹婿是經歷了一番患難過來的，彼此失散了十多年，好容易在這裏骨肉重逢，料

不到又出了岔子，現在舍妹婿的性命交託在您手中，您救活了您，也就救活了舍妹，以後合家感恩，永遠的忘不了您。」

金醫生聽他說得如此懇切，感覺到自己責任的重大，不由得搔了搔頭皮，鄭重地說道：「醫生救人，原是應盡的責任，我們惟有盡其所能，以報答病家付託之重；不過令親在內病外傷雙重威脅之下，幾天來局勢非常嚴重，總要希望他熱度逐漸降下去，纔能脫離險境，現在還沒有甚麼把握。也罷，待我去請我的老師德國名醫葛禮先生來，看他有沒有辦法。」

「那再好沒有，凡是人力所做到的事情，務請盡力做去，一切醫藥費用，由小弟完全負責，等會兒先送一些錢來。」裕華掏出名刺交與金醫生，上面有他的住址和辦公所在，表示切實負責之意。

這一天黃昏時候，繁星滿天，拱着一輪明月，照得病房裏亮晶晶地，葛禮醫生終於像救星般降臨了。他那子細的診察，鄭重的處方，樂觀的態度，使湘綺起了絕大的信心，等於基督徒信仰耶穌基督一樣；她相信秋海棠是得救了。葛醫生在中國居留已久，是個中國通，臨走時，他操着一口流利的國語，對湘綺說：「太太，病人的病勢雖嚴重，但並非絕望，且慢慢兒的來，慢慢兒的來。」

說也奇怪，葛醫生的藥，似是神藥；葛醫生的針，似是神針，這一夜秋海棠就先安定了一些，居然能夠斷斷續續地小睡片刻了。第二天清早，金醫生親自來量熱度，竟降下了三度，湘綺的憂急，也減去了一半，因為好幾天寢食不安，這天也趁着秋海棠睡熟的當兒，休息了好一會；梅實眼兒得局勢好轉，自己也放下了心。

葛醫生受了金醫生的重託，一天來診兩次，使秋海棠的高熱度漸漸減退，胡話早已不說，加多了安睡的時間，每天也能吃一些橘汁和菜湯了。

一個奇蹟！這是一個奇蹟！九死一生的秋海棠，終於仗着葛禮醫生的回春妙手，從死神的魔爪下逃了回來。



新秋海棠



二·血與血交流

您

這樣日夜的爲着我忙，又日夜的爲着我擔憂，實在太累了；快歇歇吧。」秋海棠眼瞧着羅湘綺忙忙碌碌地周旋於病榻之旁，又感激又憐惜似的這樣說。

湘綺正在一箇小玻璃杯裏擠好了半隻橘子的汁，擊過來給秋海棠，一面帶着笑說道：「我一些兒也不累，祇要您的病快快地好，身體快快地硬朗起來，那麼我就安心了。」

秋海棠緩緩地喝下了橘汁，握住了湘綺的手說：「這一回要是沒有您，我這條命準是活不成的了；不過太難爲了您！」

『這是我的分內事，您說這樣的話，倒顯得太生分了。』湘綺忙不迭的說。

一陣子皮鞋滾滾之聲，打斷了他們倆的話頭，葛體醫生已走了進來；診過脈量過熱度之後，不由得把眉頭皺了起來。『病人的身體實在太差了；肺部有病不算，因跳樓而得的內傷不算，又害着貧血病，加以兩膝蓋的傷口當初出血太多，所以生命的危險雖已過去，而陷於極度虛弱的地位。他的傷口不容易收，熱度也不容易退盡；太太，據我瞧來，非接血不可。』葛醫生覷了病房，趁湘綺送出來的當兒，就這樣悄悄地對湘綺說。

這好幾天來，湘綺早把葛體醫生騰做法力無邊的仙人一樣，葛醫生的話，等於金科玉律，沒有不

欲從的。當下她就透着非常懇切的神情答道：「大夫，這一回全仗大力，使我丈夫保全了性命，我們一家子都感激萬分！您老人家說應該接血，那就趕快接血，一切都請您作主好了。」

梅實是跟着她母親，往往寸步不離的，聽了接血的話，莫名其妙，就搶着問：「大夫，怎麼叫做接血？」

葛禮醫生搓着雙手，很有興趣似的回說：「病人的血不够，身體虛弱，一時不易復原，單靠針藥也沒有用；那就要借健康的人的血來輸送到他的身體裏去。」

「健康的人的血！大夫，您瞧，我這人不是够健康了麼？」梅實很天真的拍了拍胸脯，雙手握拳，又把兩條臂膀左右開弓似的伸了一伸，接着問道：「請您老人家就把我的血接給爸爸，好不好？」兩眼停注在葛禮醫生皺紋縱橫好像地圖上河道一般的臉上，似乎立刻要他答允下來。

湘綺的眼光向梅實身上掃了一下，不等葛醫生開口，搶先說道：「這是我的事情，你是小孩子，不够格的。」

「媽，您不知道，孩兒早已成了人；怎麼說是小孩子？怎麼說是不够格？」梅實紅着臉，向她母親提出了抗議。

「就是成了人，然而還有我在着，也輪不到你。我和你爸爸交好了十多年，真有說不出的相親相愛，所以只有我的血，纔配輸送到他的身體裏去。」湘綺說時，臉上透着微笑，眼睛望着窗外，掠過了絲絲垂柳，凝注在遠遠的空間，當年糧米街上雙宿雙飛甜甜蜜蜜的情景，又在心頭眼底活躍着。心裏那時既已把靈肉都貢獻給了他，現在自該再來一次血的貢獻，使血與血交流起來。

梅實敬愛這位隔離了十多年纔結合了十多天的母親，也正與敬愛她那同經患難息息相依的父親一樣，要是爲了別的事情，她沒有不退讓的。可是她在北方唸書的時光，早聽慣了那些二十四孝等民間故事，她的小心眼裏以爲把自己的血送給爸爸，是表示孝道的一箇絕好機會，所以對她母親竟毫不客

氣的不肯相讓，因又像在初中登臺演講一般，侃侃地說道：「媽，您要明白，孩兒既是爸和媽親生的兒子，我的小小身體裏一半兒是媽的血，一半兒却是爸的血，如今把我的血接給爸爸，準是再合適也沒有了；並且因為有媽的血的一半兒成分在內，那就跟媽自己來接血差不了多少。」

湘綺聽梅實這一番話，似乎很有理由，一時倒想不出駁回的話來；而葛禮醫生呢，是一位猶有童心的老年人，瞧她們母女倆爲了接血問題，唇槍舌劍在爭辯着，覺得好玩得很，因此有意的袖手旁觀，不插一句話，老是持着一部白鬚子，點頭微笑。梅實以爲自己已有了勝利的希望，便又得意忘形的繼續說下去：

「媽，況且孩兒從前在唸書的時候，曾聽得老師們講過許多孝子孝女的故事，他們爲了爸和媽，竭盡孝道，爸和媽病重，大夫沒法醫治時，往往有在背地裏割了自己臂上的肉，煎湯給爸媽服下的。孩兒自願把血接給爸爸，也正和這回事有些相像，求媽媽成全了孩兒的一片孝心吧。」

「梅實，割臂肉的一回事，叫做割股，這倒不一定是孝子孝女做的。我小時節，親戚中有位周媽，因她丈夫害了鼓脹，病勢危險萬分，大夫已經回絕；她急得甚麼似的，就在半夜裏焚香求天，偷偷地用剪刀剪下了一塊臂肉，煎了湯給她丈夫服下，居然延長了一年多的壽命。但我以爲這回事全是迷信神權，並不贊成；因你以爲這是子女們的事，所以提出來說一說，做子女的可以爲了父母割股，做妻的也可以爲丈夫割股。至於接血的事，我自問身體比你健康，還是讓我來的好。」

梅實忙不迭的跪倒在她母親膝前，仰着頭，眼淚汪汪的哀求着道：「媽，孩兒不敢再和媽沖撞了，只求媽成全了孩兒，只此一遭，下不爲例。」

湘綺對於梅實的一片孝心，十分感動，臉上透着很爲難的神情，把她從地上拉了起來，摟在懷中；一面很懇切的熬着葛禮醫生，希望他老人家幫自己說一句話，打開這箇相持不下的僵局。

老醫生摩挲着兩隻雪白而皺紋疊疊的手，興奮地說：「好！好！一箇是賢妻，一箇是孝女，娘兒

個都好。不過接血這回事，不關情感而有關生理，憑你是賢妻孝女的血，接上去未必合用，而衍上一箇骯髒的苦力，和病人非親非故，他的血例也許是合用的。」說時，從一堆白鬚子裏噴出笑來。

湘綺和梅實呆騰着老醫生，一時摸不着頭腦，梅實好奇心切，忙問道：「大夫，這……這是甚麼意思？親骨肉却不及一箇陌生人。」

「小姐，要知我們的血雖然一樣都是紅色的，而血中所含的蛋白質，却也許不同，分起類來，共有四類，我們醫學家對於這每一類稱爲血型，一是A型，二是B型，三是O型，四是AB型；受血的人和給血的人，血型必須相合，方始可以接血，親骨肉跟陌生人都是如此，並沒分別。譬如O型的，必須用O型來接，接了別一型的不但無效，反而有害。A型跟B型的，除了A型跟B型可接外，O型也可以接；惟有AB型的最爲隨便，任你的血是甚麼型，都可以接的。現在第一步先要驗你爸爸的血屬於那一型，再驗你們娘兒倆的血型是不是和他相合，要是血型都不合，那麼豈不是白費唇舌白爭執麼？」

「大夫，我相信我的血型，準會跟我丈夫的血型相合的。」湘綺還是抱着彼此心心相印的見解，以爲血與血也會同型的。

梅實接口道：「大夫，我相信我跟爸爸的血，一定是屬於同一個型的。」

萬禮醫生答道：「你們倆不要過於自信，也許一個都不合，就要失望了。」

「我希望爸爸的血遷就一些，屬於AB型，那麼任我是甚麼血型，都可以接。」梅實換了軟化的口氣；一面又哀求似的向着湘綺：「媽，請您給我一個優先權，等大夫驗過了爸爸的血，先就驗孩兒的血，萬一真的不合，再驗媽的，好不好？媽，可憐見我，答允了吧！」

湘綺瞧梅實的模樣兒怪可憐見的，觸動了慈母心腸，不忍堅持下去，就柔聲說道：「好孩子，便宜了你，準讓你先驗吧。不過血型不合，那要看你的造化了。」

『天可憐見我們娘兒倆的一片誠心誠意，即使孩兒的血不合，好在還有媽在着；難道定要吧一個陌生人的血硬裝在爸爸的身體裏不成？』

梅寶的口氣，還是充滿着希望。葛禮醫生被她的誠心誠意所感動，很溫和地說道：『好，我們且來試一試，小姐，我給你祝福，祝你如願。』

這一天午後。老醫生就忙着抽血驗血的手續；梅寶的心老是在霍霍地跳動，正像當年在暑假年級前大考後等待發表名次時一般緊張，當年希望功課合格，高中第一名；此刻是希望血型合格，得以向親愛的爸爸盡一些孝道。湘綺也是同樣緊張的期待着，她希望娘兒倆的血型，總有一個是合用的。誰知驗血的結果，秋海棠的血是O型，而湘綺和梅寶都是A型，娘兒倆竟雙雙落選，一個都不合用；坐在客室中，面面相覷。

梅寶失望已極，哭喪着臉向老醫生道：『大夫，這是老天爺和我們過不去，有意作弄我們，怎麼我的血不合用，媽的血也會不合用的。但是要陌生人的血，從那裏去要呢？』

湘綺忙道：『真的，我們從那裏去弄陌生人的血呢？』

『太太，這倒不用擔心，我們可以出錢去買，自有一批窮苦的人，來向醫院中做這買賣的。我們可以抽他們的血來逐一查驗，病人的血既是屬於O型的，那麼祇要找到O型的血，就可買來應用了。』葛禮醫生這樣的解釋。

『大夫，窮苦的人，平日顧沒好東西吃，怎麼會有好的血？』梅寶孩子氣的問着，引得老醫生笑起來：

『小姐，這倒沒有多大關係，窮人的血不一定不好，而富人的血不一定好。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箇血型與病人相合的健康人的血；常吃青菜豆腐的窮人，倒也許比了常吃肥魚大肉的富人來得健康呢。』所以我們對於那賣血的人，第一注意他身體是不是健康，有沒有傳染病，然後看他的血型是不是與

病人相合；要是這三個條件全都合格，那就可以利用他的血了。」

湘綺也因打破了她血與血交流的願望，正在沮喪的情緒中，聽了葛醫生的話，就沒精打采地問道：「那總要用多少血呢？大夫，我以為把許多陌生人的血接在自己身體裏，替病人想想，總覺得有些兒不自在的。」

葛醫生忙道：「沒有這回事，這也等於打針注射些藥水在內一樣。需用的血，大約二百CC到三百CC，不能太多；至於買血的代價，幾百塊錢也就够了。」

「倒不是錢的問題，任是幾千塊錢也願意出，只要使我丈夫快快復原，任何代價都是值得的。大夫，不過我要請教，那給血的人身體裏少去了這二百CC到三百CC的血，有沒有妨礙？」湘綺緊接着問。

葛醫生插着頭答道：「太太，一個健康的身體中，少去了這一些兒血，是沒有甚麼妨害的。」

「那麼請大夫且慢收買別人的血，容我向親戚們去商量一下，也許……」湘綺正說到這裏，猛聽得門外起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緊接上一聲「姑媽」，比蹄步聲更為響朗。

湘綺擡眼向門口望時，羅少華已三脚兩步走了進來，接着說：「姑媽，三天不來，姑丈怎麼樣？熱已退盡了沒有？」說時，一面向梅寶叫了聲「表妹」，一面又向葛禮醫生打了個招呼。

梅寶笑吟吟的向着少華道：「表哥，你真的已有三天不來了，可有甚麼貴忙？」

「怎麼叫做「貴忙」？實在是「苦忙」，忙着趕暑假大考，三天前來時，雖早已開考，倒還容易對付，這三天却緊張了，除了上考之外，又須忙着預備，簡直抽不出工夫來，爸和媽又爲了有些事情，一同上杭州去了，喚我來通知姑媽一聲，大約三四天後就須回來；今天午後，大考結束，因此急急地趕來了。姑丈究竟怎麼樣？我這的情形記得！」少華一口氣說着，一面把手帕子，抹着額上的汗，一面煽動着一頂巴拿馬軟草帽，當扇子用，梅寶見了，忙把自己手中的一柄團扇遞給少華，隨手把他

的草帽接了過去。

湘綺微微地皺着眉，對少華說道：「你姑丈的熱度雖已退了一些，可是總不容易退盡，膝蓋上的傷口也不會收好。據大夫說，他的身體實在太虛弱了，既已貧血，並且爲了失血過多，現在非接血不可。」

「很好，很好，我們在學校中讀生理學時，老師曾講起過接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不知道有沒有找到血型跟姑丈相合的人？」少華忙着問。

湘綺正待作答，梅寶却搶先說道：「我本來想充一充孝女，向媽搶得了優先權，請大夫先驗爸爸我的血，誰知爸爸的血是O型，而我的偏偏是A型，不能合用，使我懊喪得甚麼似的！再驗媽的血時，恰恰跟我同型，也和爸爸的不合，委實是太不湊巧了。」

「團轉大夫正在說起，醫院自有窮苦的人來賣血的，我覺得弄一個陌生人的血接在你姑丈的身體中，似乎不大好，所以正在躊躇！」湘綺緊接着說。

少華立時站到葛禮醫生跟前，挺一挺胸，說道：「大夫，您瞧我的身體怎麼樣？够得上健康的程度麼？學校裏足球隊，我是老充着前鋒的；八百八十碼賽跑，不是第一名是第二名，從沒有落到第三名的。要是驗了我的血也是O型的話，那麼請您老人家就把來接給姑丈好了。」

老醫生點點頭道：「好，準這麼辦。」說時，熱烈地伸出手來，和少華握了一握。

梅寶臉色霍地一亮，她心目中可親可愛的表哥，這時已變了一位英雄肝膽俠士心腸的大人物，像一尊巍巍銅像般站立在那裏；恨不得趕上去擁抱他一下，表示她的一片敬愛之忱。

湘綺却故意慢吞吞地說道：「少華，難得你有這樣的好心，不過你身體裏要損失好一些血，也許有礙你的健康，要不要寫封信去問一問你的爸和媽？」

「姑媽說那裏話來！別說像我這樣一個健康的青年，少去一些血毫沒妨害，即使有妨害而可以使

姑丈早日復原，我也一百二十個願意的。姑媽，您難道吝惜那幾個買血的錢麼？瞧這一門子親戚分上，讓姪兒發一筆小財好不好？」少華插科打諢的說了這幾句話，逗得湘綺娘兒倆和葛禮醫生都笑了。

梅寶笑着湊趣道：「表哥，你且慢得意，這回子能不能發小財，要瞧你的血型爭氣不爭氣？但先預先在這裏給你祝福。祝你吃鴨蛋！」

「怎麼祝我吃鴨蛋，我們學校裏考試時，吃鴨蛋是吃O型的代名詞，實在是是不吉利的。表妹，這個你不是在給我搗蛋麼？」

梅寶狡獪似的笑道：「不是我搗蛋，還是要你吃鴨蛋！」說着，擎起右手來，把拇指和食指做了個橢圓形的圈兒：「你瞧，爸爸的血是O型，你的血型也要是O纔對。表哥，這個O字，不是沾像一個鴨蛋麼？」

少華也笑了起來道：「不錯，我倒忘了，一定要O字的水型纔對，這鴨蛋是非吃不可的。」

湘綺插口道：「你們倆不要鴨蛋鵝蛋的嚇着鬧下去了。少華，你跟大夫驗血去要緊！」少華答應着，就跟葛禮醫生上化驗室去；娘兒倆也滿懷着希望，跟同前去。

羅少華終於應了梅寶「吃鴨蛋」的預祝，獲得期望中的勝利了。他的血型恰恰與秋海棠一樣，同是O型；於是葛禮醫生就與少華約定明天早上，再到醫院裏來，施行接血的手術。

好奇的梅寶，又向老醫生發問道：「大夫，接血是怎樣接法的？」

「有兩種接法：一種是直接的，一種是間接的。凡是買來的血，只須抽了那二百CC至三百CC的血，放在玻璃的傢伙裏，加一些枸橼酸鈉在內，防止血的凝結，然後用注射針吸了血，照靜脈注射法注射到病人的靜脈血管裏去。不過注射的當兒，要慢慢的來，要是太快了，那麼病人身體中忽然加進了這些血，血壓也會增高起來，怕要引起甚麼意外的事情。至於直接的接法，那就很簡單，祇要把那輸血的傢伙一頭插進給血的人的靜脈血管，一頭插進病人的靜脈血管接過去好了。」葛禮醫生講得很

詳細，使梅寶她們都聽得津津有味。

少華忙道：「大夫，我要求您給我使用直接的接法；那時眼瞧我自己鮮紅的血，慢慢地流到姑丈的血管裏去，這是多麼興奮的事！」

「使得使得；這年頭兒，甚麼都講節約，讓我省一些枸橼酸鈉，也是好的。」葛禮醫生說着，微微一笑。

少華好似在足球比賽賽跑比賽中獲得了錦標，歡天喜地的回去了。葛禮醫生爲了明天施行接血手術的事，和金醫生接洽了一下，也就走了。湘綺和梅寶見這血型問題已經圓滿解決，也心安意得的過了一夜。

三三兩兩的小麻雀，在一樹垂柳的柳絲中間開始跳着叫着的時候，娘兒倆早已醒了；一骨碌起了牀，見秋海棠還睡得很香，就蹣手蹣腳地趔了出去，忽忽梳洗完畢，又吃了一些東西，就等着少華到來；一面又盼望葛禮醫生不要遲到。

少華年少好勝，血氣方剛，那些「犧牲」啊「流血」啊的口頭禪，平日間原是喊慣了的；對於這多少帶些犧牲性質而又很有意思的流血，自然情情願願的要幹一下，何況還有他姑媽和表妹兩重關係在內，尤其是千肯萬肯的了。所以他不要勞娘兒倆久待，早就興興頭頭的趕到醫院裏來；不多一會，葛禮醫生也提着一隻大皮包報到了。

梅寶的好奇心，對於任何事情都是不肯放鬆的，她趁着老醫生在穿上白衣的當兒，就用試探的口氣，悄悄地問道：「大夫，您在施行接血手術時，可能容許別人在旁參觀麼？」

「別的人不能看，你跟你的媽倘要看時，那倒使得，因爲這並不是大手術，看看不妨事；要施行大手術時，那麼任是病人的家屬也不許看的。」

「謝謝大夫，我要看，媽也要看，」梅寶微笑着說，又回頭問湘綺道：「媽，是不是？」湘綺點

了點頭。

葛醫生忙道：「小姐，你看雖可以看出，可是不許說話，免得使我們分心。」

「大夫，我知道，到那時，我準定做啞巴不開口就是了。」

十五分鐘後，一切都已準備定妥，秋海棠已被移到了手術室中，高高地躺著；葛醫生，金醫生，兩個女看護，都是白衣白帽白手套，連嘴上也都用白口罩罩了起來。少華已被葛醫生帶了進來，一顆心不知怎的，老是一突一突的，在那裏騾動；潮綺和梅寶站在一個最遠的壁角裏，兩顆心也像兩個卜郎鼓兒似的，跳個不住。

四下裏鴉雀無聲，空氣嚴肅而緊張，各人呼吸的聲音，似乎都可以聽得；不多一會，已到了施行手術的時間，纔聽得兩位醫生動用傢伙的聲音，但也是輕輕輕輕的。

梅寶懷著好奇，關切，憐惜，敬愛種種的情緒，目不轉睛地看著，簡直一些兒都不肯讓它溜過去，不過對於她表哥一方面，却看得分外的仔細，分外的清楚。她看見表哥像一位力上一般，勇敢地露出一條又粗又結實的臂膀來，臉上和嘴角掛著一絲笑容，却並沒有半些畏懼的神情；她看見那位老夫把一塊白棉花蘸了藥水，在表哥臂膀上一個所在擦了幾下，隨將一個銀色的針頭突的刺了進去；她看見表哥的臂膀竟一動都不動，連眉頭也一皺都不皺，真像一位大無畏精神的英雄；她看見表哥擡起了頭，透著滿不在乎的神氣，倒像不在抽去他的血；她看見表哥擲過眼來看自己了，在得意地對自己笑了；她看見表哥的臂膀垂下了，袖管已捋下了；她看見表哥！她看見表哥滿面春風地无到了自己的跟前。

「表哥，謝謝你，你的健康的血，救了我可憐的爸爸！梅寶水汪汪的眼睛裏，滿含著感激之淚，注在少華的臉上，更覺得水汪汪了。

「不，表妹，我要感謝姑丈的成全，使我做了一件有生以來最有意義的工作。」少華慨當以慷地

這樣說着

秋海棠重又回到了他的病房中；湘綺和梅寶硬要少華坐在病榻旁一張沙發上休息，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的緣故，彷彿見少華一張紅潤而有血色的臉上，已泛白了一些；而秋海棠一張慘白的臉上，倒似乎略略紅潤而透出一絲血色來了。

「少華，這回子太難爲你了，我心中感激得很！」秋海棠從枕上擡起頭來，對少華這麼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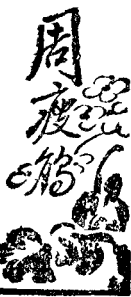
少華疾忙站起來答道：「姑丈，您太見外了，我們自己人，還用這般客氣麼？請姑丈多多保重，多多休養，不上幾天，身體自會硬朗起來。」

湘綺也把感激的眼光瞧着少華道：「真的，少華，你姑丈身體裏得了你這年青人的健康的血，血與血交流着，我相信他不久就會硬朗起來。」她接着又把眼光移到了窗外灑滿陽光的院子，很高興的說道：「悽風苦雨已過去，從今以後，全是日麗風和的日子！」

梅寶也眼望着窗外，愉快地接口道：「是啊！全是日麗風和的日子，悽風苦雨已過去了！」玫瑰花兒似的嫩臉上，堆滿了笑。



新秋海棠



三·西子湖畔

杭

州的西湖，是象徵着淡妝濃抹總相宜的西子的，這時節是豔陽天氣，西子正濃抹着，那一叢叢一堆堆的花花草草，給西子換上了一身姹紫嫣紅的新妝，瞧上去真是嬌滴滴越顯紅白，逗引得許多踏青拾翠的嬉春士女，都投到她的懷抱裏去。瞧啊！在六橋三竺之間，亂拂着一條條的鞭絲；遍翻着一簇簇的帽影；滿印着一隻隻的履痕；還加上一艘艘載有遊客的划子，像水鴨子般三三兩兩浮滿在湖面；這些都是受了春的感受，而欣賞西子的濃妝來的。

紅灼灼的碧桃，綠沈沈的楊柳，簇擁着葛嶺上頭那座初陽臺，春色布滿在臺上，它也滿面春風的，遙對着寶石山上那座美人型的保叔塔，似乎擠眉弄眼的在調情。四下裏一片碧綠的野草野竹野樹中間，常有那一朵朵紫色的野紫羅蘭，探出頭來似乎在嬌媚地笑；而一羣羣的狂蜂浪蝶，也儘着在山坡上無數的映山紅中間穿來穿去找花粉；黃鶯兒不知道躲在那裏，嚶嚶地此唱彼和，似乎是唱的嬉春之曲，古人詩中有「春色滿園關不住」那句話，這兒是山，這樣的春色滿山，自然益發關不住了。

那時是在午後三點鐘光景，明媚的陽光，灑滿了一山，一切的一切，都顯得分外的活潑潑地。瑟然之間，從好幾株雜亂的碧桃樹中間，有一箇粉紅色的苗條的身影，像穿花蝶蝶似的閃了出來；

原來是一位穿着粉紅綢春衫的十七八歲的姑娘，兩手中捉住了兩隻紅點黑翅膀的大蝴蝶，向着初陽裏好幾十級的石步子上直跑上去，一壁跑，一壁嚷道：「媽媽，媽媽，您瞧！我捉住了兩箇挺大的蝴蝶，一箇梁山伯，一箇祝英臺。」她興奮得甚麼似的，腳上那雙平跟的皮鞋，托石步子踏得窸窣地響。

當下上面就有人放聲喊道：「梅寶，甚麼事值得大驚小怪的？你小心些兒，沒的踏空了步子，一個倒栽葱摔下山去，可不是頑！」

羅湘綺和秋海棠正坐在初陽裏上一塊大平石上面，給那四下裏一片陽春煙景所陶醉了。這時近旁並沒有別的遊客，兩人脈脈無言地兀自貪看好景，靜靜中猛聽得梅寶的叫喊聲和那一陣子急促的腳步聲，湘綺就這樣警告着。可是旋過頭去，却見梅寶早已跑了上來，歡喜似的將那一對大蝴蝶直獻到他們倆的面前。

「爸，媽，您瞧，這一對兒，可不是梁山伯跟祝英臺麼？」梅寶笑吟吟地說。

湘綺瞧着那兩隻大蝴蝶，問道：「你怎麼知道的？」

「我在一枝碧桃花上瞧到它們，正黏在一起；您瞧，全身都是黑的，翅膀的邊上有着紅夾白的小圓點兒，照上去身子雖差不多，可是一隻大一些，一隻却小一些，分明是一雌一雄。我先前曾聽得人家說過：這種成雙作對的黑色大蝴蝶，就是梁山伯跟祝英臺，是一對好夫妻的化身。」

秋海棠笑逐顏開的說道：「孩子，多虧你倒這般在行；但你老是把它們捉住在手裏，待怎麼辦呢？」

梅寶皺眉答道：「爸，我正在沒做理會處。從前在學校裏唸書的時候，捉到了蝴蝶蜻蜓跟各種昆蟲，那位教動物學的老師總得喚我們做標本，用一枝枝的小別針拴住在硬紙板上，撒些兒樟腦

將防它們腐爛，倒也怪好玩的。但我今天捉到了這好一對兒蝴蝶夫妻，却不忍心下這毒手。媽！怎麼我該怎麼辦？」

「你該放了它們，讓它們仍自由自在的飛到花園去。」

「那又有些兒捨不得，我好容易把它們捉住了，總得讓我玩一會，玩膩了放走它們也不遲。我想用一根紅絲線把它們倆繫在一起，您瞧好不好？媽，您有紅絲線沒有？」

「我那裏有甚麼紅絲線，你還是回到我們莊子裏向王媽商量去。」

梅寶一疊連聲的嚷着「對！對！對！」就旋過身去，擎着那兩隻大蝴蝶，潑風似的跑下石步子去了。

湘綺目送着梅寶的背影，在石步子上隱去了後，就回過臉來向秋海棠說道：「您瞧，十八歲的女孩子，早出嫁的怕已做了媽媽了；她却還是這般孩子氣。」

「這也難怪，她是我們倆的親骨肉，十多年來我只仗着她在跟前，作爲您的唯一紀念品，所以窮雖窮，却把她嬌養慣了。」

「這孩子倒也怪會湊趣的；說甚麼「梁山伯祝英臺是一對好夫妻的化身」啊，「好一對兒蝴蝶夫妻」啊，似乎有意在打趣我們。」湘綺說時，臉上止不住透出笑來。

秋海棠忙道：「梁山伯祝英臺，我在北方時曾聽人提起過這兩個名字，却不知底細，這是南方的一段故事，您總該知道吧。」

「是的，我知道；但是這個也不過像牛郎織女似的，是一種神話罷了。據說在晉朝的時候，有一位上虞的姑娘名喚祝英臺，扮做了男子，到宜興善權洞前的碧鮮菴去探親，遇見了梁山伯，十分投契，就在菴裏一同唸書。經過了三年，梁山伯並沒知道祝英臺是女兒身，後來祝英臺回上虞去了

梁山伯又在菴裏就了兩年，只爲念舊情深，特地趕到上虞去訪問，纔知道他的好友實是女子而非男子。這一喜非同小可，好在自己還沒有成家，就立刻挽人前去求婚。……」

秋海棠聽到這裏，很爲高興，忙着插口道：「那再好沒有，有情人是合該成爲眷屬的。」

「然而遲了！太遲了！祝英臺早由父母之命許配了鄞城馬公子，而梁山伯的求婚，她也並沒有知道；正在準備嫁衣裳，快要出閣了。梁山伯見好事不成，心中鬱鬱不樂，日思夜想的忘不了祝英臺，終於爲情而死；臨終遺言，定須葬在鄞城的西清道上，以爲死而有靈，將來仍可接近他的愛人。——」湘綺說着，頓了一頓，一時感情衝動，眼角邊亮晶晶地浮起了兩顆淚珠；却被那長長的睫毛擋住了，沒有掉下來。

「可憐可憐！多情自古空餘恨」，梁山伯就這樣的死了麼？「秋海棠的聲音，也帶着哽咽。

湘綺咽下了一口涎水，繼續說道：「一年以後，祝英臺出閣了，花轎經過西清道時，驀地一陣大雷雨，再也不能前進，祝英臺從轎中瞥見了路旁一座新墳上的石碑，明明刻着「梁山伯」的名字，她悲哀得甚麼似的，於是走出了轎門，趕到墳前去，號啕大哭；不料書的一聲，那墳忽然開裂了，她搖身一變，變做了一隻大蝴蝶，飛進墳去，從此就永永的和梁山伯斷守在一起了。您瞧，這不是神話是甚麼？」

「不管它是神話不是神話，像他們倆的一往情深，倒也很可使人感動的。後來梁山伯也就跟着祝英臺變做了蝴蝶麼？」

「大家有這麼一種傳說，見了那一對黑色的大蝴蝶，總叫它們梁山伯祝英臺。」

「唔！怪不得唐朝人的詩中，有「一雙蝶翅可憐蟲」那句詩了。」秋海棠沈吟地說。

湘綺遙望着那座玉立亭亭的保叔塔，好像在想甚麼，一會兒迴過眼來，很親切地瞧着秋海棠說

道：『我們倆的事情，雖和梁山伯祝英臺不同；但是有一點，我也像祝英臺一樣，願意跟所愛的人死在一起。所以當您在醫院裏病勢危急的時候，我已暗暗地定下決心；您要是不救而死，那麼我也跟着您一起死，定要照着『生同羅帳死同墳』那句話做去，決不獨個兒活在世上。』

『多謝您這一片天高地厚的情意，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救活了我。又虧得少華那孩子，仗義氣的，一連接給了我三次血；而裕華夫婦倆對我又那麼關切，把我送到這兒莊子裏來，您們羅家一家子，實在待我太好了，教我這姓吳的如何消受得起？』秋海棠感激涕零的說着。

湘綺正色道：『我們兩家早就好像是一家了，您怎麼老是姓吳的姓羅的分得這般清楚。況且我在十多年前已是您的人，到了現在，難道把我攆回娘家去仍然姓羅不成？』

『沒有這回事！沒有這回事！我只爲心中太過意不去了，也許說得過頭了一些，照事實上說，您們不但爲我擔了不少的心事，并且也化了不少的錢。』

『心事是早已擔過了，現在正是大家合該快樂的時候，過去的一切，只當跟着那些死去了的惡人，全個兒埋葬在地下了，不要再去想它，提起它。至於所化的錢，全是我個人的錢，凡是哥哥所墊出的，都已算還，我的錢就是您的錢，難道還要分甚麼彼此麼？』湘綺侃侃說來，說得分外的懇切。

秋海棠一臉子透着尷尬的神氣，沈吟不語，心坎裏被「感激」兩字十足的填滿了。

湘綺微微地歎了一口氣道：『唉！我至今還是不明白，您當初到底安着甚麼心眼兒，老是躲躲閃閃的不肯跟我見面？先前障礙重重，我既不能自由，您又不便出面，那也難怪；但是後來障礙沒有了，我也恢復自由了，您爲甚麼把自己藏了起來？累我找得您好苦，還是我不着，把十多年好好的青春，白白地就誤了過去。我雖是牽腸掛肚，惦記着您們爺兒倆，一年年的挨着苦痛，見不到一

面，唉！您這人，好忍心啊！」說到這裏，眼睫毛一夾，不由得掉下了兩顆淚珠兒來。

秋海棠低垂了頭，期期艾艾地說道：「湘綺，這……這個要請……請您原諒！我這十多年來，不敢和您見面，自有不得已的苦衷，我那一天不想見您，那一天不想永遠和您斷守在一起，但是……但是……我不能啊！」

湘綺擡眼瞧着秋海棠，詫異地問道：「鈞，您有甚麼不得已的苦衷？我們兩人之間，難道還有說不明白的事情麼？」

「自從在糧米街上結下了孽緣之後，我已害苦了您，後來障礙去除了，您恢復了自由，那是再好沒有，我怎能爲了我的幸福，更害苦您一輩子呢？」

湘綺那雙似嗔似怨的眼睛，直注到秋海棠的眼睛裏，生氣似的說道：「您……您這滿口胡柴，到底在說甚麼啊？我這副直心腸，委實憤不得您的意思。」

秋海棠索性把他的頭擡得高高的，伸起手來，指着他右頰上那個十字型的傷癍，悽然說道：「湘綺，您瞧！您瞧！像我這樣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還配跟您那麼一個花朵兒似的人斷守在一起麼？」說着，聲音中充滿了水份，原來他那淚海中的伏流，忽地起了波動，汨汨地瀉到喉嚨口來了。

湘綺聽了這話，斗的把頭一擡，雙手捧住了一個膝蓋，放出一陣鐘鏗似的笑聲來道：「呵！呵！呵！呵！鈞，您瞧我可也是那般愛小白臉偷小旦的姨太太麼？當初我跟您相與了那些日子，却料不到您也和尋常人一般見識。老實說：那時我在北京，因爲老頭子愛胡鬧，常和那些油頭粉面的旦角兒攪在一起，他又不避我的，我眼中實在見得太多了；他們因爲我是老頭子寵着的人，少不得也要在我跟前獻獻殷勤，憑着我的地位和手腕，儘可抓一把來揀揀，臉蛋子未始沒有比您更長得俊的，可是我瞧着他們，從沒有動過心。常言道不是冤家不聚頭，您多分就是我這世裏的冤家吧。我一見了

您，我這不容易動的心，竟動了，動了，整個兒的動了！」一股熱情，從湘綺的心底裏湧起來，像電流般流到了手上，她的一隻手，不由自主的把秋海棠攔在石上的一隻手緊緊握住了。

「我覺得您的一切，都不同於人家的一切，您雖也是一個且角兒，却不像是那些一味搔首弄姿的且角兒；您雖不得已而敷衍着老頭子，但是您仍能保持着您自己的身份，保持着您固有的骨氣。您的談吐和舉動，簡直和高尚的讀書人沒有甚麼分別。我自從遇到您之後，雖已一見傾心，但自己常在警告自己：使不得！使不得！不要害了自己更害別人！然而無論如何，總也壓制不了自己，我終於愛上了您了。您且想一想，我的愛您，是不是愛您的臉蛋子？」

「感謝您這樣的瞧得起我！人雖不可以貌相，可是立身在社會上，外貌究竟也是很關重要的。」像我現在這副鬼樣子，走到人家跟前去，人家瞧了，那得不厭惡呢？」秋海棠笑首前心以的說着，一壁不住的搖頭歎息。

「您早就不再上臺去扮女人唱戲了，臉蛋子好看不好看，有甚麼關係？老實說，我瞧着那些油頭粉面的且角兒，無論在臺上臺下，總是扭扭捏捏的活像娘兒們模樣，一些子丈夫氣都沒有，真教人瞧不上眼。您說人家瞧了您那得不厭惡，管他呢，您是我的人，只要我不厭惡就得了。」

秋海棠的手仍在湘綺那隻春綿樣的手裏，他不知不覺地連帶的攀起來，在石上舂了一下道：「您的意思總是真的。不過愛美是人的天性，男女都是一樣；這十多年來，除了難得刮刮鬍子時不得不照鏡子外，簡直把鏡子恨得牙齦落地。所以任您怎樣的譬解，怎樣的勸慰，我戴着這張醜臉做人，總認爲莫大的憾事！但瞧我們倆自從上海來到杭州，不論走到那裏，人家老是很納罕的瞧着我，又瞧着您，他們的心中，一定想到「烏鴉配鳳凰」那句老古話咧。」

湘綺瞧這時四下無人，索性把隻手捧住了秋海棠的臉，眼瞪瞪地瞧着他右頰上那個深刻的十字

形的傷痕，鄭重其事地說道：「鈞！委實和您說：我瞧着您這十字形的傷痕，正好像耶穌的信徒，瞧那耶穌殉身的十字架一樣地神聖。耶穌是爲了愛衆人而犧牲，您是爲了愛我而犧牲，雖有廣義和狹義的分別，但是這犧牲的精神是同樣的偉大的。所以我瞧着您這傷痕，不但不覺得可惜，反覺得可愛；它是我生命史上最可紀念的一頁，我願意永永的把它保留着！」

秋海棠把他的臉從湘綺手中滑開了，苦笑着道：「湘綺，您多讀了幾年書，纔會說出這些膏狀子氣的話來。您說這是您生命史上最可紀念的一頁；然而這個無論在您在我，都是最疼痛的一頁，幹嗎要永永的保留着？要是把它抹去了，讓我們忘懷了過去的慘痛，好好地過起新的生活來，豈不更好！」

湘綺似惱非惱的瞅着秋海棠道：「你這人老是這樣的執拗，誰也勸不醒您。您這番話，說得倒也未始沒有理由；算了算了，現在且按下不提，將來回上海去，我陪您上美容院去走遭，看能不能給您設法？據說那兒的大夫本領挺大，能給人修補相貌，不論歪嘴缺唇塌鼻子，全都弄得好，那麼要他填滿這個傷痕，也許不難吧。」

秋海棠聽了這話，似乎有一線希望的曙光，在眼前晃動着，自己知道此刻多言無益，也就不再說下去了。他對着湘綺微微一笑，就把眼睛悠悠地滑下了初陽臺，跟着葛嶺下面好幾艘划子上的遊客遊湖去了。湘綺的一雙眼睛，也夫唱婦隨似的，忙不迭結伴同行。

這當兒已到了夕陽西下的時候，西湖上的夕陽，一向好像照在雷峯塔上最爲美麗；所以這「雷峯夕照」，在西湖十景中是挺有名的。可是自從雷峯塔倒塌以後，那夕陽似乎無依無靠的，無家可歸，就懶洋洋地躺在南屏下的湖面上，透着滿不高興的樣子；但那一片澄黃之色，倒還可以和金鋪子裏居爲奇貨的黃金比一比光彩，彼此差不了多少。

秋海棠眼瞧着湖面上的夕陽，忽然慨歎着說道：「唉！一天又容易地過去了。記得去年年底從上海那家療養院出來，在裕華那裏度過了新年，轉到這兒的莊子裏來，眨眼兒又換過了三個多月，身體確已硬朗了不少，但是鎮日的坐吃，也不是事，總要……」

湘綺立刻打斷他的話頭道：「鈞，您顧慮些甚麼來！大夫說過的，這一年中，您得好好的休養，性急可也沒有用。等到您的身子確實是復原了，不怕沒有事情做，不但是您，就是我也要找一些事情來做的。至於現在，您不用白操心，只管安心休養好了。」

「我實在太幸福了！想到韓家三口子在上海，不知近況怎麼樣，爺兒倆多分仍在賣唱吧？他們真是我的患難之交，幫了我不少的忙，將來無論如何，總要設法補報才是。」

「這件事我一直放在心上，不會忘懷，等我們一有機會，就去找他們來一塊兒幹，目前我想常川匯一些錢去，接濟他們；再不然，不妨託我哥哥給他謀一個小事而先幹起來，免得拋頭露面的再去賣唱了。」湘綺忙着安慰他。

「這再好沒有，準這麼辦！韓老頭兒是個硬漢子，決不肯白白受我們的錢的，給他找一個比賣唱好些的事情，那他一定願意去幹，明天您就給我寫一封信去重託裕華吧。」秋海棠很高興的這樣說。

「好，今兒晚上我就給您寫信，明兒早上快信寄去。這幾年來，我哥哥的買賣很不錯，外面人頭也熱，託他找一個小事情，準是不費吹灰之力的。」

秋海棠的心裏寬了一寬，他那眼睛的視界也寬了起來，不再就在南屏趁夕陽，却移到北高峯上預備迎新月去了。可是眼光剛向了北，忽又觸動了他那善感的心情，想起了當年在北方的好朋友們。

湘綺鑒貌辨色，比了看相的相面先生更爲機靈，她一瞧秋海棠的神情，知道又在想心事了，便把臂兒向他身上磕了一下道：「鈞，你又在想甚麼心事了；想呀想的，老是想不完的一切！」

秋海棠點點頭道：「是呵，提起了韓家三口子，我倒又想起我那兩位把兄來了。當年在一塊兒坐班，一塊兒唱戲，整日夜的廝混着，真的如手如足，比了人家親兄弟更來得好。誰知十多年來時移世變，竟好似隔了一世；死掉的已死掉了，活的也不知飄到那裏去，真所謂風流雲散，不堪回首話當年了！」

「幹嗎咬文嚼字起來，又要引起心中的傷感？大夫說過了的，您再也受不住甚麼刺激，就是傷感也要不得；我勸您時時刻刻都要向快樂的一方面想。您想：十多年間，您經過了那麼性命出入的大風大浪，現在甚麼都已平安過去了。妻兒倆都厮守在您的身邊，從此安安樂樂地一塊兒過活，您還有甚麼不稱意的呢？」湘綺的聲音，又溫柔，又甜蜜，彷彿把春蠶的絲絡住了秋海棠，把蜜糖的汁灌到他的心田裏去。

秋海棠瞧了湘綺一眼，得意地笑了，略頓了一頓，纔又委婉的說道：「湘綺，您知道我這人，不是只顧自己一個人的幸福的，我希望我的好朋友們也像我一般的幸福。最可憐的是大哥劉玉華！他是那麼一個直心腸兒的人，先前怎樣的照顧着我，幫我的忙；不料抽上了大煙，唱戲又沒有唱紅，後來流落在上海，吃白面，做叫化，糟得不成樣子，忍耐我沒能力，救不了他。末了兒爲了梅寶跟韓家姑娘在路上被惡少欺侮，他仗義搭救，竟生生的死在惡少們老拳之下！」秋海棠說到這裏，兩眼中頓又溼潤起來。

湘綺忙道：「又來了！又來了！過去的事，讓它過去，不用再提。苦壞了您的身子，才不值得。您看，那邊天上的一抹晚霞，紅潏潏的，像我們梅寶的小臉蛋兒，多麼美麗！」說時，舉手指着

天空，定要秋海棠看；秋海棠也就情不可却的看了一下。

『可是還有二哥趙玉崑咧，對於我恩重如山，我更不能不記掛着他！』

秋海棠的話還沒說完，猛聽得背後有人直着嗓子，來了個連營寨的叫頭道：『三弟啊，孤的好兄弟！』

這一聲叫，突如其來，直使秋海棠羅湘綺倆又驚又喜的從那大平石上跳了起來，不由得同聲歡呼道：『二哥！您……您……您怎麼會到這兒來的？』

趙玉崑並不答白，自管在一旁踏着臺步，甩着那大布褂子上兩隻尺來長的大袖子，顛頭煞腦地呷着反西皮道：『點點珠淚往下拋，當年桃園結義好，勝似一母共同胞！』又是連營寨的幾句詞兒。

秋海棠假做着惱似的笑道：『二哥，我可要惱了，您怎麼老是這樣頑皮？唱了一輩子的戲，也够您唱膩了，幹嗎還是三句不離本行？人家正正經經地問您，您就該正正經經地回答人家，到底怎麼會到這兒來的？』

『您問我這個麼？那容易得很！』趙玉崑指了指北面的天空，『我從北方駕起一片祥雲，飄飄蕩蕩地騰空而來，剛飄到這裏十里以外，猛見下方一帶紫氣騰騰，知道正有有福氣的人住在這兒，說起有福氣的人不是您們一家三口子是誰；於是跳下雲端，打算趕來探望一下，不料恰恰撞見了一位玉女，正在山坡上放蝴蝶，就煩她指引到此。』

『二哥真會開頑笑，這兒那裏來的玉女啊？』湘綺笑問着。

『嘻嘻嘻嘻！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玉崑指着後面一大叢矮樹。

只聽得格格一片笑聲，梅萼早從矮樹叢中鑽了出來，

「媽，爸，您們該樂了吧！剛纔孩兒正在山坡上把那雙梁山伯說英豪勇斷了鬚着的紅絲線，向空中放去，冷不防瞥見趙伯伯一壁哼着戲詞，一壁從山路上寬上來。這一下子可把我惹瘋了，也來不及跟他老人家說甚麼話，忙不迭的把他帶領到這兒來。」梅寶笑吟吟地瞧瞧趙玉崑，又瞧瞧她的爸和媽。

「孩子，你怎麼還會認識趙伯伯？你的記性倒不壞。」秋海棠把右手搭在玉崑肩頭，高興地說。

「孩兒怎麼會不認識，當初在學校裏被姓高的拐走，虧得趙伯伯設法把我搭救回來，那時我也已是十多歲的人，趙伯伯那副猴兒崽子的模樣，就練，烙鐵烙在我的心坎上了。」梅寶說着，掩着嘴笑。

「好！你這小油嘴，倒罵起伯伯猴兒崽子來了！」玉崑帶着笑，把梅寶一張小腮子輕輕地掙了一下；一面從身上掏出一枝又皺又曲的煙捲兒來，擦上了火用力抽着；一抽就抽去了半枝。

湘綺也噙着梅寶笑罵道：「小孩子家怎麼沒規沒矩的，還不趕快過來給趙伯伯賠個禮！」

「算了算了！您們不要婆婆媽媽的。害得我這肚子裏的酒蟲快要癱死了，今兒個好容易找到這裏，該打幾斤五茄皮來給我喝個痛快，還得把大魚大肉款待於我。」玉崑做了個鬼臉，把舌尖兒在嘴唇周圍舐了一下，雙手摩着肚子。

「那還用說麼？這是少不了您的。這當兒天色快要黑上來了，我們也該回去了。」秋海棠緊接着說。

玉崑猛可裏把秋海棠攔了一攔道：「且慢，我們上那兒去，要是上甚麼撈什子的醫院去，那可不行，記得您那回鬧了亂子後，躺在醫院裏，我跑來瞧瞧您，要抽煙，連火柴都沒有一根，休說老酒

和大魚大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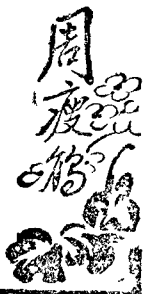
「二哥，您放心！我們並不上醫院去，這回是住在湘綺哥哥的小莊子裏，隔壁倒是一座療養院，吃藥打針，全是挺方便的。我來到西湖養病，也已有三個月了。」秋海棠向玉崑解釋着。

「好，此刻且不用多說，待我喝了酒，再來一樁樁，一件件，細說根苗。」玉崑是得意極了，獨個兒打頭腦下那幾十級石步子去，口頭又在哼着西皮道：「論恩愛，說情義，我自當飲。斷不可，辜負你，敬愛之心……」

最後的一抹夕陽，照着他們四個人的身影，緩緩地消失在初陽臺下。



新秋海棠



四 桃花潭水深千尺

沈

沈夜。

司時之神，展開了一張挺大的黑包袱，把整個的西子湖包包紮紮的收藏了起來，只見弱天際地，黑魃魃地一片，再也不像是白天那麼一個淡妝濃抹總相宜的西子湖了。南北兩高峯，雖是偏強地刺破了包袱，突出在外面，但也黑壓壓的，彷彿是兩座煤山；而那美人型的保叔塔，也好像變做了一位尼格魯種的黑美人了。

要是三五月明之夜，那殘西子湖通體亮晶晶的，賽似鍍過了銀；巨耐今夜偏偏沒有月，彭公祠的三潭也無聊地躲在那裏，無月可印；平湖秋月，似乎要到了秋天，纔打得起精神，可是現在還在春天，有月時也是沒精打采的，何況今夜又沒有月呢。別說是月，天空中連一顆星也沒有，只有沿湖一帶的屋子裏，疎疎落落的有些兒燈光，代替了星和月。

葛嶺的山腰裏，却有一抹燈光，黑包袱包不住它，分外明亮的照射出來，倒影映在湖面上，隨着湖水一晃一晃地簸動。這燈光的所在地，是叫做春好廬的一座小莊子，上面高高矗起一座樓，就叫做春好樓，面湖敞開着六扇鑲花框子嵌着五色玻璃的長窗，讓那樓中心一盞白瓷燈罩裏的一百支電光，無遮無礙地直射到樓外去。

在這光圈兒下，被那燈光最近所照到的，是中央方桌子旁一個猴兒崽子似的中年男子，攔起了一條右腿，半蹲半坐地佔住了一把高背的椅子，在那攔起着的右腿的膝蓋上，攔着一隻鸞成深角度的右臂，右手中正擎着一隻紅燒鷄腿，放在上面的血盆大口裏，在不住的啃；左手中把着一隻白瓷大茶杯，滿滿的篩着五茄皮酒，啃一塊鷄肉喝一口酒，真像狼吞虎咽一樣。

他邊啃鷄邊喝酒，正忙得不可開交，却還在牙齒縫裏低低地哼着戲詞道：『……我合你，結金蘭，勝似個同胞；爲賢弟，我不愛，俸金榮耀；爲賢弟，我不愛，玉帶蟒袍；實指望，我合你，朝夕歡笑；實指望，我合你，春遊荒郊，夏賞荷花，秋飲菊酒，冬藏燻閣，談今論古，共負辛勞。』

哼到這裏，左手舉起酒杯來，仰高了脖子，囁嚅嚅地連喝了三大口酒，隨即吐了一口氣道：『啊，趙玉崑，趙玉崑！你今兒個喝得好痛快也！』

桌子的其餘三面，正坐着秋海棠，羅湘綺和梅寶，對着滿桌子的熱盆冷盆，只略略的動動筷，他們的眼光都集中在趙玉崑身上，喜孜孜地瞧着他吃喝，倒像也覺得津津有味似的；他們自己倒不大想吃喝了。

趙玉崑見他們這樣，就把那啃去了一大半肉的鷄腿敲着桌子道：『咳！你們三口子自己爲甚麼不吃不喝的耽着？老是饑着我一個大吃大喝，要是餓死了我醉死了我，那我要到閻羅老子跟前，去告你們一狀的。』

『二哥，您自管痛痛快快的吃喝，我們今天見您突如其來，委實太高興了，肚子裏裝滿了一團喜氣，幾乎連東西也吃不下去。』秋海棠興奮地說。

『不行不行，我們大家來乾一杯！』玉崑說着，就放下鷄腿，先把自己杯子裏篩滿了五茄皮，一口喝了下去，一面來給秋海棠他們篩酒。

秋海棠和羅湘綺拗不過他，都乾了一杯；梅實不會喝，只喝了一口。玉崑却不依，忙把那杯子湊到梅實嘴邊道：「不行，你也得乾這一杯！」

「趙伯伯，我不會喝，請您原諒！」梅實帶笑的回着。

「我的好姑娘，你不會喝，也得練起來，將來做新娘子時，人家敬你喜酒，你不能不喝，要是練好了，那就不怕甚麼。好姑娘，你聽趙伯伯的話，準不會錯。」

「趙伯伯，您怎麼啦！有一搭沒一搭的說出這些話來；我喝就是了。」於是梅實也勉強乾了一杯，可是她那兩個小腮子上，已漸漸地透出兩朵紅雲來了。

秋海棠因身體關係，不敢多喝酒，玉崑也並不勉強他，湘綺却伴玉崑喝了三杯，已覺微醺，便告饒吃了些飯。他們倆見玉崑酒興還是很濃，輪流着殷勤勸酒，末了兒壺子已空了幾隻，茶碗茶碟子也大半向了天，到得玉崑酒醉飯飽，方始散席。

秋海棠瞧着玉崑那張透着醉紅的臉，悄悄地说道：「二哥，我們兄弟倆要來談談體己話兒了。彼此分別了這些年頭，您一向可好？」

玉崑並不答白，只抽着煙捲，嘴裏噴出一個個白煙的大團團兒小團團兒來，一壁却慨歎地唱了體來道：「一事無成兩鬢斑，歎光陰一去不回還，日月輪流常相見，青山綠水掛在面前。……」

秋海棠搖着頭道：「老是把戲詞兒掛在嘴上，真要不得，二哥，您能不能讓我們正正經經的談一談？」

「三弟呀三弟，您幹嗎這樣着急？這四句好比是坐場詩，下面跟着就來了。您問起我一向可好，問的是我的身子呢，還是我的事業？」

「身子要問，事業也要問，這兩樁一古腦兒包括在內。」

「問起我的身子，那要手輕腳健，無病無痛，吃得下五碗飯，喝得下五斤酒，也睡得着五天覺；到戲臺上打起手來，還是乾淨利落，一些兒不含糊；漏「時遷偷鷄」時，照樣跳跳蹦蹦的，一些兒不覺得累。至於問起我的事業，那就只能回您一句「一事無成兩鬢斑了」。』玉崑說到這裏微微地歎了口氣。

秋海棠翹了一個大拇指，向着趙玉崑道：「二哥，您是一條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漢子，一歎氣，可就別像您這人了！提起事業來，照您說是一事無成，然而這些年來，我也成了甚麼來，不是一樣的一事無成麼？」

「您可就跟我大大的不同；三弟，您至少已有了一房媳婦兒，有了一位女千金了。」

羅湘綺聽到這裏，禁不住插進嘴來道：「我們倆真粗心，不會問到這個，二哥，您難道還沒有討一房媳婦兒麼？」

玉崑指着自己的鼻子反問湘綺道：「弟婦，您瞧我這一匹沒籠頭的馬，配麼？況且人已到了中年，也不配幹這少年人幹的把戲了。」

「人家六七十歲的老太爺，元配太太過世了，續娶一位花朵兒似的年青新媳婦兒，也是常有的事；況且您並沒有老，怎麼不配？」湘綺面對着玉崑很懇切地說。

秋海棠也從旁湊趣道：「真的，二哥，您辛苦了半世，也合該討一房媳婦兒，安定下來了。」

「不行啊！沒籠頭的馬是衝衝撞撞慣了的，您給它套上了籠頭，牽牽絆絆的，準會活不成。況且我幹了這些年的活，也沒有掙下甚麼家私，掙了錢，東手到來西手去，吃吃喝喝，定要化得一乾二淨，才睡得着覺。要是討了媳婦兒，這脾氣可也改不過來；難不成叫她去偷漢，或是喝西北風過日子不成？我高興時，也許在外邊喝一個三天三夜，忘了回家去，連媳婦兒餓死在房裏，怕也沒有

人知道咧。」這一番話，似正經非正經的，說得秋海棠夫婦倆都笑了起來，連梅寶也抿着嘴，吃吃地笑。

「二哥，我瞧您再也不要回北方去了，就在南邊，一樣可以過活，待我們慢慢兒的來給您找媳婦兒；好在我們將來合在一起，也好給您當心着，準不會讓她餓死得了。」湘綺也是似正經非正經的說着。

玉崑崙地跳起身來，向湘綺作了個長揖道：「好太太，您不要跟我開玩笑吧！南邊的娘兒們，都是挺新式的；打扮得又是花花綽綽的，怎配得上我這猴兒崽子模樣的人，沒的叫我挨不了兜着定；還是讓我安安分分地老做着一條光棍吧。」

秋海棠眼瞧玉崑崙那副猴急的模樣，索性帶笑地逗着他道：「可是您老做着光棍，並不是一回事，還是讓我們給您作主，找一房合式的媳婦兒好了。」

玉崑一疊連聲的嚷着道：「不！不！不！這萬萬使不得，要是您倆真肯成全我的話，我倒有一個計較在這裏。」說時裂開了嘴，兀自傻笑着。

「甚麼計較？您儘管說啊！」秋海棠好奇地問。

「不知道您倆肯也不肯！」

秋海棠猛可的伸過手去，在玉崑肩頭拍了一下道：「二哥，您是個直心眼兒的人，怎的也變得婆婆媽媽起來，您的事，還用問我們肯不肯麼？」

「真的，二哥有甚麼吩咐，我們豈有不肯之理。」湘綺也接口說。

「好，我就爽快快地說出來了。」玉崑直豎的豎起身來，走到梅寶跟前，摟住了她，向秋海棠夫婦道：「我愛着梅寶，把她分一半兒給我，做我的乾女兒，行不行？」

秋海棠拍了一下巴掌道：『行！行！準這麼辦！還有甚麼做不到的。』

『梅寶，你快給乾爸爸磕一個頭！』湘綺笑逐顏開地對梅寶說。

梅寶堆着一臉子的笑，向玉峴磕下頭去道：『乾爸，我給您磕頭了。』

玉峴得意洋洋地說道：『好孩子，我生受你的。今兒懺拜了我猴兒崽子做乾爸，你也就是一個小猴兒崽子了。』說着，呵呵呵一陣子笑。

春好樓中，霎時間笑聲四起，那最響朗的，是趙玉峴的笑聲；帶一些沈沈的，是秋海棠的笑聲；含有三分甜意的，是羅湘綺的笑聲；而清脆如一串銀鈴般的，那是梅寶的笑聲。這一片笑聲，破窗而出，打破了寂靜的夜空，連樹上的宿鳥，也嘩嘩地驚飛起來。

『今兒晚上甚麼都來不及了，馬馬虎虎的磕了頭，只算是梅寶拜乾爸的預拜式，停一天等我哥嫂嫂他們來時，我們定要擺一席酒，點起大紅蠟燭來，請二哥朝南坐了，讓梅寶恭敬地跪在紅氈毯上拜上三拜，這纔是一個正正式的拜乾爸儀式，鈞，您以為怎樣？』湘綺發表了她的意見。

『是啊！一定要這樣舉行一個正式的儀式，纔見得鄭重其事。』秋海棠附和着。

玉峴却把個腦袋搖得像卜郎鼓兒似的說道：『要不得！要不得！一百二十個要不得！三弟，您瞧我做了半世人，幾曾鄭重其事的？今晚上正正經經要梅寶做我的乾女兒，那是再鄭重也沒有了。剛纔磕過了頭，我這乾爸已做定了，不用再多出麻煩來；吃喝一頓用得着，別的一概不要。這一回您倆肯賞我這樣一個天大的面子，委實是我一輩子的造化，人家辛辛苦苦地討一房媳婦兒，也左不過要做人的爸爸，我却一些兒不費手脚，竟做起現成爸爸來了。將來梅寶嫁了丈夫，您倆有了半子，我又可分得一半，豈不是女兒和兒子全都有了，幹嗎還要討媳婦兒呢？況且您倆並沒有老，也許再要生出一男半女來，我如今先就預定，照樣要分一半兒給我的。』

「二哥，您這如意算盤倒打得好，準和您對分就是了。您要是信不過，來打一個合同好不好？」秋海棠笑着說，湘綺却忸怩着不則一聲。

玉崑暫時也不說話，只掏出煙捲來，點上了火抽着，臉上微微地透着笑，不知道在想甚麼？驀然之間，却伸手把自己的腦袋敲了一下，將半截煙向地上一扔，立時跳起來嚷道：「該死該死！做了乾爸，却連做乾爸的規矩也不懂，乾攪了好一會，還沒有拏出見儀來；這是那裏說起！這是那裏說起！」一面嚷，一面在身上亂掏亂摸，把幾枝又皺又曲的煙捲，一捲亂七八糟的紙幣，一篋又大又笨的銀錢，全都掏了出來，放在手掌裏頓了一頓，搖搖頭，重又收藏了起來？

秋海棠笑道：「二哥，您真的變了，變得像娘兒們一樣；做了乾爸就算了，還用得着甚麼見儀不見儀！」

「任我是怎樣的一個老粗，甚麼事都不放在心上；可是給乾女兒的這一份見儀，可少不了。不過——不過——我這些寶貨都是拏不出手的，待怎麼辦？」玉崑重又點上了一紙煙捲抽着，搔頭摸耳的沈吟了半晌，猛可的把大腿拍了一下道：「有了有了！就是這個吧！明明近在眼前，却還想不到，真是糊塗得透了頂！」當下他就伸出左手來，翹起了那隻粗大的無名指，對秋海棠說道：「三哥，我跟你商量一下，這一個金戒指，倒是我老娘傳下來的，套在我這手指上已有二十多年了；您瞧：把它充一充乾女兒的見儀，行麼？」

秋海棠忙道：「不行不行！二哥，這是老伯母給您的紀念品，怎能輕意地送給小孩子？您快不要胡鬧吧！」

「二哥，這份見儀太重了，我們萬萬不能收，就算我們心領得了。」湘綺也推辭着。

玉崑却不做理會，自管把那黃澄澄沈甸甸的金戒指，從左手無名指上褪了下來，拉住了梅實的

手，套上她的纖指去；可是那戒指太大了，任他套遍了十個指頭，都是寬落落的滑下來，秋海棠他們眼瞧着他那副尷尬的嘴臉，掌不住要笑出來。

玉幌生了氣，把那戒指向桌子上一丟道：「他媽的，我好不容易想到了你，你却和我鬧起彘班來；做戒指太大，做鐲子又太小，左不是右不是的，你不是要我好看見甚麼？」

「二哥，您還是仍然套在自己的手指上吧，等梅寶大起來再收您的，好不好？」秋海棠忍住了笑說着。

「不，這戒指我定要給梅寶，您們要是不賞臉，我就把它扔到毛坑裏去。雖是大了一些，我想不妨送到金舖子裏，請他們重打一對兒小些的。」玉幌執拗地答。

湘綺見玉幌一定不肯收回去，多推辭定要使他生氣，於是改變了口風道：「二哥就這樣至誠，倒逼得我們不能不收了。但我以為這是老伯母的紀念品，不必再去改打，待我過一天去打一個小小金匣子，把它盛着，吊在梅寶脖子裏，做個永久的紀念吧。」

玉幌聽她這麼一說，歡喜得拍手拍腳起來，饒笑着說道：「畢竟弟婦是個聰明透頂的人，一下子就給我想出這好計較來，弟婦，您該受我一拜！」說着，打着躬要拜下去。

秋海棠忙把他攔住道：「二哥，您不要再這樣胡鬧了！梅寶，你快過來給乾爸爸磕一個頭，謝了賞。」

梅寶忙不迭向玉幌磕下頭去，說一聲：「謝謝乾爸！」玉幌便又從桌子上拈起那命戒指來，遞給梅寶，梅寶笑吟吟的收藏在身上去了。

秋海棠也謝過了玉幌，便道：「二哥，這拜乾爸送見儀的問題都已解決了。如今您該告知我這回子怎樣會找到這兒來的？」

「您們給我攪了好半天，定然累了，還是快快去安睡吧；待明天說也不遲。」

「不，您這一來，使我們太快樂了，一些兒都不覺得累，況且我的身子已很硬朗，難得熬熬夜也不打緊。您要是挨到明天纔說，今晚上我準會睡不着覺。」

「好，那麼我就說了。」玉峴又點上了一枝煙捲抽起來，「可不是麼？自從您爺兒倆到甬邊來以後，我老是得不到信息，惦記得甚麼似的，正想向班子裏請一個長假來找您們；不料事有湊巧，上海紅舞臺恰好派人到北邊來邀角兒，所有生旦淨丑，全是我們班子裏的，挑大樑的鬚生是譚老板，譚鴻岩，當家花衫是梅老板梅蕙秋，小花面這一行，當然是有我的分兒。這一下子可就近了，我既不用請一天假，又不用化一個大，反有大包銀可以穩拿，吃的住的全由紅舞臺照管，簽好了一個月的合同，於是一行十多人，浩浩蕩蕩地雨下了。」

「二哥，就爲了您的心眼兒好，纔會有這樣便宜的事湊合上來。」

「一到上海，先就聽說大哥劉玉華吃白面做了叫化，末了兒被人活活的打死，連尸骨都沒有着落；我聽了好生難受，竟爲他掉了不少眼淚；而使我轉悲爲喜的，却也得到了您的消息，有人告訴我……」

秋海棠連忙插嘴問道：「他們怎麼說？二哥，他們怎麼說？」

「三弟，您不要急，並沒有人說您甚麼壞話。」玉峴噴了一口煙，慢吞吞地說，「他們只說您怎樣的嫁過了同行，帶了女兒上街去賣唱；又怎樣的化名吳三喜，投進紅舞臺去充武行；後來您怎樣的病倒了，由梅寶獨個兒跟着韓家爺兒倆去賣唱，賣了錢給您治病；又怎樣的遇見了一位闊少，因了這闊少，又怎樣的遇見了一位闊太太；這位闊太太怎樣的認明梅寶是她的親骨血，又怎樣的跟她一起來找您；您怎樣的在小客寓裏跳樓受了傷，怎樣的進了大善醫院……」

秋海棠聽到這裏，真如聽白頭宮女，談天實遺事，不由得把臉上的笑容一掃而空，黯然神傷起來，長長地歎了一口氣道：「唉！這也許是報應吧，當初我登臺串戲，老是串演些古人悲歡離合的故事，不料我碌碌半生，自己也好似做了戲裏一個脚色，串演了一齣悲歡離合的戲，可是——」

湘綺怕他一提舊事，又要引起好多時的傷感，就連忙打斷了他的話，向着玉崑強笑道：「二母，您倒好似一個包打聽，竟打聽得這般詳細，您的能耐真不錯啊！」

「這倒不是我的能耐，那時上海的好多新聞紙上，都登得詳細，合起來倒是一部好小說；并且把三弟瞞得像鐵桶似的秋海棠的大名，也給露了出來。紅絳裏那幾位同行，倒也真愛管閒事，把這些新聞紙當做古董一般收藏着，還一張張檢出來給我照呢。」

「不錯，我也知道當時新聞紙上，曾把我的事當做軍國大事般大登而特登的；據湘綺說曾經有好些記者先生上醫院來訪問，都給她擋了駕沒有見到我。但是：但是您怎麼會找到這兒來的呢？」

「秋海棠接着問。」

「這個容易得很；我就仗着那些舊新聞紙的幫助，找到了您那位大舅子羅裕華羅老闆，他就把您到西湖來養病的話告知了我，并且把這兒的地址也仔仔細細地抄給我了。承他老人家的情，當晚還治了一席酒，給我接風咧。」玉崑得意地說。

「噯，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二母，那麼您到了上海以後，已在紅舞臺漏過了沒有？」

玉崑搖頭道：「還沒有啊，一登了臺，可就脫不了身，要我挨過了一個月纔來照您，那真累得我肚腸子也要癢死了。所以趁他們在新開紙上大登着「北方名角到申靜養數天擇吉登臺」的廣告的當兒，我先就一溜煙溜到這兒來咧。」

湘綺和梅實聽山海經般聽玉崑一路說着，正聽得有味；可是一聽到這裏，湘綺猛省似的忙着問

道：『如此說來，二哥，您在這裏可不能多耽幾天麼？』

『當然咯！我是從空兒溜來的，他們已決定禮拜六上戲，今天禮拜三，明天耽一天，後天可要回上海去了。』玉崑一面屈着指算日子，一面這樣說。

秋海棠帶着抱怨的口氣道：『這是那裏說起！您還逍遙的趕到這兒來，怎麼耽一兩天就急忽忽地走了，我有滿肚子的話，要跟您說，就是連說三天三夜也說不完呢。』

『三弟，您把心兒放得平一些吧！我們兄弟倆好多年沒見面了，今兒個見了面，任是一點鐘也好，兩點鐘也好，難道足足的給了您兩天，您還在不知足麼？好在我唱滿了一個月，也許會再到這兒走一遭的，您耐心兒等着吧。』玉崑拍了拍秋海棠的肩，像嬉笑哄着孩子似的說。

秋海棠微歎道：『這真是沒奈何的事；禮拜六就要上戲，要屈留您也是留不住的。不過，二哥，您唱滿了期，一定要來啊！』

『好吧，一個月後，我準會來。』玉崑掏出那大銀錠來瞧了一下，忙道：『哎！一點鐘了。時光不早，大家快安睡吧。』

湘綺道：『是的，大家該睡了。二哥，我已吩咐王媽在客房裏預備了牀鋪，手來您照去。』

『太麻煩您了！對不起得很。』玉崑拱了一拱手。

半小時後，春好屋中的燈光全都熄了；大家跟着整個的西子湖，踏進了黑甜鄉。

雨時之神，活像是魔術家一樣，他把那挺大的黑包袱一揭，整個的西子湖，有如大銀盤上托着一盆明山媚水的盆景似的，顯現了出來。鷓鴣既報了曉，幾千百頭的宿鳥，也迎着曉風嘵嘵啾啾的鬧了起來，把人們從睡夢中喚醒了。春好屋中，照例是秋海棠第一個起牀，接着湘綺和梅寶也起身

了，秋海棠先在窗前小立一會，望望湖上的曉色，吸吸清早新鮮的空氣，又伸手伸脚的作五分鐘柔軟體操。

「喂！二哥到那裏去了？」猛聽得湘綺在樓下喚着。

「真的，乾爸怎麼不見了！」梅實也接口嚷了起來。

秋海棠下樓到客房中去照時，只見牀舖上被褥雜亂；那疊在一起的兩個枕頭，也東倒西歪的，變做了勞燕分飛；而趙玉峴真的已不知到那裏去了。

「不要忙！這一匹沒籠頭的馬，原是駝不住在屋子裏的；他一定出外騾蹄去了。」他悄悄地對湘綺和梅實說。

王媽這時也從廚房裏窺出來說：「這位大爺真奇怪，我還沒起身，他早就自管開了門出去了；虧得門上裝着司澀鑰鎖，一幫就給帶上，不然，給賊骨頭闖進來偷了東西去，還不知道咧。」

「這位趙大爺一向是這樣的脾氣，你不要多說多話。」湘綺對王媽警戒着。

梅實忙道：「媽，但是乾爸還沒有洗臉，沒有吃點心呢。」

「這也不用管他，他兩三天不洗臉，也不算一回事；至於點心，他自會隨便買一些東西吃的，不過我們也得給他預備一些麵，他在外邊雖吃過了，回來也許要饑肚子餓。」秋海棠未卜先知似的這樣說。

一點鐘一點鐘的過去，不見趙玉峴回來，秋海棠他們早把早上一切例行工作都做好了。直到十點鐘光景，纔見玉峴哼着戲詞，大模大樣的踱回來了。

「二哥，您一清早上那兒去的？」秋海棠忙着問。

「三弟，我是至誠誠拜訪岳爺爺去的；既到了這兒，非去不可。」

「那一位岳爺爺？我倒不知道您在這兒有一位姓岳的長輩啊。」

「您真糊塗，我去拜訪的就是那位精忠報國的岳飛岳武穆岳爺爺。」

秋海棠不覺笑了起來道：「噫！原來是上岳廟去的。二哥，您真是個有心人！」

「凡是有國之人，誰不該精忠報國，我這唱戲吃飯的，做不出甚麼大事情來，少不得也去拜上三拜，只算盡一些兒心意罷了。」玉峴慷慨地說。

湘綺聽了這話，止不住連連點頭，接着說道：「二哥，虧得十多天前我見鈞的精神很好，就伴着他上岳廟去走了一遭，在岳王墳前也會磕了三個頭；不然，今兒個聽了您這番話，要覺得慚愧萬分咧。」

「可不是麼？我們瞧了風波亭這本戲，那一個不替岳爺爺掉眼淚，那一個不把那秦檜老賊恨得牙癢癢地？剛纔我在廟門前買了許多香燭，到廟裏去點了一個滿堂紅，恭恭敬敬地拜了三拜，又拜過了兩廡中陪祠的那幾位忠良，再到岳王墳前去磕頭。磕過了頭站起來，一回頭見了那鐵柵欄裏跪着的秦檜一對賊夫妻的鐵像，就啐的吐了他們兩口唾沫；正想撩開褲子來撒一泡尿在他們頭上。誰知驀地裏來了一個巡警，却把我攔住了。我問他是秦檜老賊的那一代灰孫子，恨不得揍他一頓。可是一想到事情鬧開了，怕要給您倆找麻煩；因此扔下了氣，一口氣跑了出來。」趙玉峴指手畫腳地說了這一大篇話，像小孩子般天真得可愛。

秋海棠帶着笑問道：「二哥，您一清早趕出去，肚子一定餓了，可吃過甚麼東西沒有？」

「吃過了，吃了好幾十條油條，不過這撈什子不比從前了，它們既瘦得可憐，并且又矮了一截，吃下去也裝不飽我的肚子。」玉峴懊喪地作答。

「二哥，您怎麼儘着吃油條？這東西本來吃不飽的。」湘綺接上去問。

玉崑揚了揚眉道：「弟婦，您難道不知道麼？油條在您們南邊又叫做油炸檜，據說就是油炸秦檜的會意；我爲了在那老賊的鐵像上撒屎撒不成，心中氣憤得甚麼似的，所以跑到廟門前一個賣油條大餅的攤子上，儘自撈了油炸檜沒命地向嘴裏送，借此也好出出氣。誰知那攤子上的傢伙手段真不行，他一邊把麵條子向油裏汆，我一邊撈起來吃，他汆得竟沒有我吃得快，我一賭氣不願再吃了，叫他算了錢，就跑回來了。可是我的肚子裏又在嚷着餓了，您們有甚麼給我吃的？」

「乾爸，我的爸真是一位未卜先知的諸葛亮；他料知您在外邊已吃過了東西，他又料知您一回來要嚷肚子餓，因此上已給您預備下大肉麵了。」梅實一壁說，一壁對着玉崑笑。

玉崑搔頭摸耳的回不出話來，秋海棠和湘綺也只有笑的分兒。不多一會，王媽已端了一大碗熱騰騰的大肉麵出來。玉崑一陣子大嚼，眨眼兒碗底早已向了天，接連又吃了兩大碗，方始放下筷子來。

這一天秋海棠和趙玉崑倆有說有笑的，高興得了不得；午後，他們一行四人又僱了一隻划子，興潮上去暢遊了半天，大家都興會淋漓，忘却了過去的許多磨折和苦痛。遊罷回來，又在燈下吃喝；直到夜半纔罷。西子湖上的一片大好春光，似乎給他們全都占盡了。

秋海棠興奮地說道：「這一整天和兩夜晚，委實過得痛快極了！但是，二哥，您明天真的就要走了麼？」

「三弟，當然要走了。照我的意思，最好也能多耽幾天，可是禮拜六第一天的打泡戲，就貼了我的「時遷偷鷄」，這個雞是不能不偷的；且等一個月後，我們再見吧。」玉崑也黯然地說。

湘綺道：「那麼二哥明天是走定了的了；您得原諒三弟不能相送，讓我跟梅實倆送您上火車站去，我還得給您預備一些兒吃的東西，免得半路上嚷肚子餓，怕連油炸檜也買不到半條呢。」說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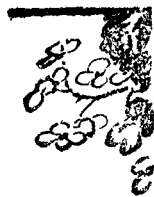
勉强的笑了一笑。

「乾爸，我跟媽一定要送您。」

梅實緊接着說。

玉峴懶洋洋地答道：「好吧，準這麼辦。」於是向大家說了聲「明天見」，自管莖到客房裏去了。

第二天早上，秋海棠在鳥聲如沸中醒了回來，剛打開窗子要望望湖上的曉色，却聽得王媽一陣脚步声，趕上樓梯來，隔着房門氣噓噓地說道：「爺，趙大爺喚我通知您們一聲：他走了。」



新秋海棠



五· 共 苦 同 甘

這

又是江南草長葦鶯亂飛的暮春時節，可是已在二年之後了。

葛嶺上的碧桃花，早又開得爛爛漫漫；一對對的梁山伯祝英臺，又在碧桃中間雙宿雙飛；但那半山上的那座春好廬，却是重門深鎖，人去樓空。秋海棠不見了；羅湘綺和梅賈也不見了；撒下了初陽臺，仍在那裏迎曦日，送夕陽。

初陽臺上原是不會沒有遊客登臨的，但是每天早上，除了雨天外，像秋海棠那麼刻板式的上去作太陽浴的，却沒有第二人；每天傍晚，像秋海棠那麼刻板式的同着羅湘綺上去閒坐閒談的，也沒有第二人；并且還有那依人小鳥似的梅賈，每天也總要在那石步子上跑上好幾次。如今少了他們一家三口子，初陽臺要是有知覺的話，也不免要感到冷清清地，如失良友了吧。

然而從杭州西去坐落在浙贛路上儼然重鎮的金華城中，却多了三箇人，那就是秋海棠一家，融融洩洩地在過着很安定很愉快的生活。

那天晚上九點鐘光景，大街上那家規模最大的華鈞百貨商店剛打了烺，老司務和學徒們已把十二扇排門，一扇扇地給插上了。店堂中本來是燈火通明的，此刻已熄了十分之九，只留下了兩三盞

，照着十多箇影計在歇息，忘却他們一天的疲勞。樓頭房間中，一燈相對，秋海棠和羅湘綺正在擦天，也已忘却了他們一天的疲勞。

「光陰過得真快，我們從杭州來到金華，已足足一年了。料不到我這箇唱戲出身的人，却會做起百貨商店的老闆來；而您也做了老闆娘……不！做了女老闆。」秋海棠很高興的這樣說。

湘綺微笑着問：「老闆娘和女老闆有甚麼分別，您幹麼要改過口來？」

「可不是麼？這華鈞百貨商店的名稱，雖是一半用您哥哥裕華的名字，一半用我的名字，而實際上所有資本都是裕華和您的，我不過坐享其成，並沒有出一箇大。所以您不該稱老闆娘而該稱一聲女老闆，就是這華鈞百貨商店的名稱，也該改做華綺百貨商店，方始名副其實咧。」

「您總是安着這一副死心眼兒，您和我是一家子，也可說是一箇人，何必硬生生地分甚麼您我呢？」湘綺伴贖似的說。

「好吧，您既不願意分甚麼您我，那麼我就老老實實的遵命做老闆就是了。我常在這裏想，裕華真能幹，和我打比起來，委實是天差地遠，他在上海開了號子做買賣，又在杭州開起百貨商店來，把上海收的貨，到杭州去賣，利子可就在上海出賣厚得多了。虧他爲了我們，又想出金華這條路子來，這一想，又給他想了箇着。」

「做買賣的人，就憑這一些本領，手腕和眼光都要靈活纔行。我哥哥究竟是中老手，他怎麼辦做，就怎樣做，準不會錯的。本來呢，我不是和您說過，想開辦一所女子師範的。可是我已有二十年不和書本親近了，從前學得的一些子，早就還給了先生，差不多忘了箇一乾二淨，倘然當校長，已不够資格；況且也想不到您幹些甚麼事情？如今開了這百貨商店，那就容易得多，我們分工合作，各有事情做，又可以掙錢，不怕人家下甚麼批評。要是開了學校，萬一成績不行，就要給人

家罵我們誤人子弟咧。」

「正是，開商店，當然比開學校容易得多；所以我以不由不佩服裕華給我們想這條路子，實在好極了。他把上海收的貨，一半兒分給杭州店中，一半兒分給這裏，再方便也沒有。不過您未免辛苦了些。本來闖以內事該由妻子管，闖以外事該由丈夫管的；如今我們却顛倒過來，您倒專管外邊的事，而我却管着內務，內務是刻板的，不比在外邊要隨機應變，無論接洽同行，辦理運輸，都是挺麻煩的事；真是偏勞了您了。」

湘綺瞞了秋海棠一眼，抱怨似的說道：「您還要說明，也是您推說甚麼嘴臉不受看，定要我去拋頭露面，那有甚麼法子啊？」

「您也不要抱怨我了，還要怪您自己太有能耐，這一年來，您幹得太好了。要是換了我，定會鬧出整扭來；還是饒您跑跑腿，讓我坐坐賬桌吧。」

「我並不抱怨您，這是說着玩的。好在這些事情，我也幹得熟了，一些兒不麻煩；有的事倒還是做女人的可以估便宜，人家應我是女人分上，甚麼都馬虎一些，那我就很容易的應付過去了。況且殷獻仁那孩子，倒也是一箇好跑街，少年老成，而又口齒伶俐，關於接洽同行的事，他幫了我不少的忙，我想下箇月起，加他一些薪水，年底分紅，也該多分一份給他才是。」

秋海棠連點頭道：「不錯不錯，殷獻仁這孩子，確是可以重用的。說起分紅的話，我倒要報告您一箇好消息。昨天我翻翻帳簿，見這五箇月來我們的紅已大有可觀，雖是够不到對本對利，大約也在五六分以上。」

「五六分已很好了，我們的心是很平的，不要像那些黑心的奸商一樣，貪圖了暴利，亂擡物價。我們自管守着「薄利多賣」四箇字做去就是，我想我哥哥也同意的。」

「我料知他一定同意。記得去年年底結算，我們掙到了三分利，他不是已很滿意了麼？并且我梅寶那孩子，自從來到這裏進了那女子師範以後，又多唸了一些書，很大義；上禮拜來信，還說我們做商人不妨，但做那貪得無厭的奸商則萬萬不可。我們爲了這孩子分上，也要聽從她的勸告，發誓不做好商。」

湘綺忽地把秋海棠從椅中拉了起來，走到梳妝臺上面掛着的一張梅寶半身像片面前，自己舉起了一隻右手，又把秋海棠的右手擊起了，故意板着臉說道：「來來來，我們來一同宣誓：吳鈞羅湘發誓不做好商！孩子，願你相信我們。」

秋海棠掌不住笑了起來道：「呵呵呵！這算甚麼，您還是這般孩子氣！」

湘綺却不做聲，呆呆地對梅寶的像片瞧了半晌，眼中和臉上，不知不覺地流露出一片慈母之愛來，憂憂鬱鬱地說道：「先前十多年不見面，好容易給我捱過去了。這兩年來日夜廝守在一起，有說有笑的多麼親熱；如今成了小別，可就害苦了我！她不在我身邊，就好像心中少了甚麼似的，老是不不得勁兒。幸而店舖子裏事忙，使我也沒工夫多想她，不然定要想出相思病來呢。」

「人家男歡女愛，一朝分手了，會害相思病；如今做母親的爲了想女兒想出相思病來，這倒是新鮮話兒啊！」秋海棠也很勉強的笑了一笑。

「唉！我總在抱怨那女子師範，爲甚麼不開在城裏？那麼她早出晚歸，豈不很好。却偏偏路遠迢迢的，開到了鄉下去，把平日間一塊兒過活的爸媽和女兒，給生生拆散了。况且我的情形，又和別家做媽的不同，可憐見先頭分離了十多年，這十多年的時光，就是我這本生命帳上的一筆大虧損，要找補也找補不回來，現在又是一箇月兩箇月的小分離，豈不是大虧損上又加上了小虧損，這虧損簡直愈扯愈大了。」湘綺說時，兩箇眼睛裏不由得溼潤起來，險些要掉下淚珠兒來了。

秋海棠忙道：「我的好太太，您不要難受，這也是沒奈何的事。我恨不得要求他們把學校開在我們店舖子隔壁，像街坊一樣；那麼中午梅實不但好回來吃飯，連上課一箇鐘點後休息的五分鐘，她也可以來跑一跑，但是這樣美滿的事情，可辦得到麼？可是這年頭兒他們叫做非常時期，甚麼事情都和平常異樣，學校要開在安全地帶，好讓學生們安心唸書，這倒也是給我們做爸媽的着想，我們難道願意讓孩子不安全麼？」

「您的話原也不錯，但我們那孩子也太愛唸書了。一箇月回來兩次，可不打緊，可是這一年來一箇月一次也扯不到，有時派殷獻仁去接她，她總是回說功課忙，不能回來，勉強強強地只能扯到兩箇月回來一次，好像全不管做媽的怎樣地在惦記她；我瞧這孩子真要變做了女書獃子咧。」

「孩子愛唸書，總是好的，我們也不要偏派她的不是吧。這回事且擱開不提，我問您，您記得今日是甚麼日子了？」

湘綺擡起眼來，向壁間掛着的日曆瞧了一下道：「今天是四月廿七日，您幹麼問起日子來？」
「您真是太忙，竟把這回事也給忘了。不記得初十邊上海韓老頭兒曾有信來，他們夫婦倆決定在廿二三動身，漲起日子來，明天準可到了。况且新聞紙上登着的船期表中，明天恰有船到。」

「不錯，我倒忘了這回事，明天您打算怎樣，要不要親自去接他們？」

「是啊，我打算明天一清早上碼頭去接他們，也不枉他們先前照顧我們希兒倆一場。」

「那麼您早些安睡把，好在今天的帳，早已弄清楚了。」

「且慢，我得先和您商量一下，老韓來了，派他幹些甚麼事兒？您叫他坐著吃飯，我知道他定是不答應的。」

湘綺沉吟了一下，答道：「也罷，我想他老人家年紀大一些，坐得定，就請他做外掌櫃，讓他

在帳桌子上坐坐；您自己做內掌櫃，事情也可輕鬆一些，不用一天到晚坐在帳桌上了。至於韓大嫂，可以幫着我管管家務瑣屑，免得我內內外外忙不過來。」

「這樣再好沒有，但是您瞧，每箇月給他們多少薪水？」

「每月給他們三百塊錢，您以爲怎麼樣？年底再多分一些紅。我們一遲要請他們來，原是要報答他們的舊恩，這數目再也不能少了。」

「好好，準這麼辦，我想他們有了膳宿，這些錢也不會嫌少的了。」

× × × × × × ×

第三天早上，那淡黃色的初陽，剛照在華鈞百貨商店的金字招牌上，秋海棠就急急地出了門，趕往船碼頭去，也是事有湊巧，他只等了半箇鐘點，那早班輪上已把韓老頭兒韓道本夫婦倆給載來了。彼此相見之下，少不得有一番寒暄，一番親熱。好在夫婦倆也沒有多少行李，只隨身帶着一隻小皮箱，一箇大包裹，當下秋海棠喚了三輛人力車，一會兒已到了店鋪子。

羅湘綺忙不迭的迎了出來，秋海棠正式的給他們介紹了一下；就把夫婦倆讓進了內進的客堂裏坐地，一會兒茶和煙已送上來了。大家相視而笑，各不開口，可是別來已有三年多了，正好似一部十四史，不知從那裏說起。

還是湘綺打開了僵局，笑吟吟地開言道：「韓大哥，韓大嫂子，我們先得向您們倆陪箇不是，上箇月您家姑娘出閣，合該到上海來道喜，只爲店鋪子裏太忙了，分不開身，只得失禮了，還須請您們原諒纔是。」

韓老頭兒忙站起身來，向秋海棠和湘綺拱了拱手道：「吳嫂說那裏話來，我們還得向賢夫婦倆道謝；多承您們一片好意，遠迢迢地還煩勞羅裕華羅老闖轉送了一筆那麼厚的禮來，累得羅老闖也

破了鈔不算，還勞駕到我們那小地方來道喜，真使我們過意不去。」

「真的太過意不去了，連喜酒也沒會給您們喝一杯。我家姑娘再三叮囑我，要向您們道謝，并說她時時刻刻在惦記您們；更惦記着梅寶妹妹，這一回本來也要跟我們來的，只爲跟她丈夫開碼頭唱戲去了，要來也來不得，她懊惱得甚麼似的。」韓大嫂也親熱地這麼說着。

秋海棠忙道：「我託內兄送上那份薄禮，不過表示一些兒微意罷了，算不得甚麼，還提它則甚？我倒要請問您們那位新姑爺是怎樣一箇人？我記得您寄來的喜帖上寫着他姓張，名兒喚做振……振甚麼？……」

「振元，狀元的元。」韓老頭兒接口說，「這小子今年二十八歲，天津人，性情挺忠厚，爲人倒是不錯的。他在新新舞臺當二路老生；戲路子還走得準，唱幾聲也够味兒，可是不知怎的，竟沒有唱紅，但他掙幾箇包銀來養養兒，却也够了。這回子我們姑娘嫁過去還沒有滿月吧，恰有人租了班開碼頭去，邀他去挑大樑，他覺得就在新新舞臺也就得膩了，可巧合同滿期，就沒有續訂，十天以前，他便帶着我們姑娘跟那班子動身了。好在她也能哼幾聲，儘可在班子裏充箇零碎，掙幾箇錢買花粉兒，也是好的。我只指望那小子紅鸞星剛照了命，再來箇鴻運當頭，在外碼頭一唱給唱紅了，那麼往後再回上海時，也好抖起來了。」韓老頭兒精神抖擻的說了這麼一大套，倒也聲容並茂的活像在做戲一樣。

秋海棠點頭說道：「新姑爺戲路子既走得準，唱又唱得够味，那麼將來總有一天會抖起來的，韓大哥，您耐心兒等着瞧吧。」

「一箇人只要有能耐，又是心眼兒好，多早晚總有出頭之日，新姑爺正年青，忙甚麼？您們姑娘好福分，將來還有將來呢。」湘綺也湊趣捧場。

韓老頭兒透着一臉子的笑，忙不迭的說道：「托福托福，謝謝您，但願他們小兩口子好好地幹去，依了您的金口，那麼我們臉上也有光彩。況且我們倆又沒有甚麼三男四女，只有這一個女孩子，窮雖窮，卻也當她像鳳凰孔雀一般看待；好容易養得她這麼大了，指望她嫁出去嫁得好。將來我們老兩口子的這副老骨頭，還得靠她們來收拾咧。」

秋海棠揚了一揚手，不耐似的說道：「得了得了，韓大哥，您也不過長了我幾歲，可不是甚麼七老八十的人，幹麼說出這些話來？我們仗着內兄裕華的大力，總算在這兒開了這麼一月店舖子，去年開張之前我不是早就有信給您，請您一塊兒來幹麼？今兒個您終於來了，我們患難之交，共苦同甘，大家來幹這麼幾年，好日子正在後頭，還怕我們老骨頭沒人來收拾麼？」

「吳兄，這一回事，我真感激得甚麼似的，去年寶號新張之喜，我既沒有送甚麼禮，您來信邀我，我又沒有能來幫忙，真太說不過去了。實在爲的我們那女孩子已許配了張家，原說當年就要成親的，我想一出門，路上來來去去諸多不便，還是等這門親事辦好之後，那就乾乾淨淨的沒有牽掛了，所以當時我會向羅老闖說明白了這一些苦衷，說等到女孩子一出嫁就來。誰知去年下半年，振元那孩子害了一場傷寒大病，直到年底方始復元，而親事可就攔了下來。別的不打緊，連我這老頭子也給攔僵了，多承吳兄好意，賞口安樂飯給我吃，我倒推三阻四地，老是賴着不來，好像不受盛舉似的；吳兄可不要見怪麼？」

「那有見怪之理，只要韓大哥肯來，遲早倒不妨事的。老實說，前年我在杭州養病的當兒，就安着這個心了；會對湘綺說，當年韓大哥怎樣的照顧我們爺兒倆，如今我們夫妻重逢，一家團聚，總算安定下來了；可不能讓韓大哥爺兒倆再上街去賣唱，定要託內兄找個好好的事情給他做……」

秋海棠說着，透着非常懇切的神情。

「謝謝吳兄，您真是君子不忘其舊，就爲了您的心眼兒好，今天纔有這樣的好日子過啊！幸而我自把那女孩子許配了張家以後，振元這小子倒也厚道，早就供養我們老兩口子了。只爲了他的爸媽早已去世，孤零零的，也沒有甚麼伯叔長輩，所以把我們倆當作親爸親媽一般看待，吃的著的，他甚麼都顧到，不然的話，我們在上海怎麼能過活呢？」

湘綺插口道：「這也是爲的韓大哥韓大嫂心眼兒好，纔有這樣的好報應，這叫做『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些兒不會錯的。」

「吳大嫂，你說得好，我們好甚麼來？」韓大嫂客氣地接上口來，「老實說，我們是窮苦人家，自己衣食不周，做不起甚麼好事，也說不上有甚麼陰功積德；不過我跟我老頭子是一條心，不論甚麼事情，只須出力不出錢而可以幫人家忙的，我們就赤膽忠心的給人家做去，不管做得成做不成，不管做得好做不好，我盡我心就是了。至於陰損人家的虧心缺德的事，那是死也不幹的。」

秋海棠聽韓大嫂居然說得頭頭是道，直佩服得連連點頭，聽一句，點一下頭，倒像在戲園子裏聽甚麼名角兒的拿手好唱工一般。末了便開口說道：「韓大嫂，您這些話，句句都說得有道理，怕那些吃墨水的讀書人，未必說得出來呢。」

韓老頭兒聽了秋海棠讚美他老妻的話，真有些兒受寵若驚，不由從鼻子裏噴出笑來道：「呵！吳兄，您把老婆子捧得太過分了，她沒福兒消受，怕要折殺了她。閒話少說，我韓道本女兒已出嫁了；老娘已請人送回山東德州原籍去了；上海的一切事情，全都料理清楚了；今兒個帶同老妻投到吳兄門上，一切聽憑吳兄使喚；只要我韓道本幹得了的事，任是水裏火裏也要去幹。你要是存心想周濟我，教我坐着吃閒飯，那我韓道本可受不了，甘願回德州鄉下去種田吃老米飯的。」

「韓大哥別忙，我知道您的脾氣，請您到這兒來，當然有事要您幫忙；我們甚麼都已安排好了

。您且歇息這麼三五天，然後接事，就是大嫂也有喜清做，決不讓你們吃閒飯就是。」秋海棠忙着解說。

韓道本得意地點了一下頭，卻又搔着那光亮的禿頂道：「吳兄，您……您到底要我老韓幹甚麼？看我老韓有沒有這能耐？請您乾乾淨脆地給我說明白了吧。」

「韓大哥，您不是也會打打算盤弄弄帳的麼？我打算請您來做外掌櫃，外面店堂中那張帳桌子，本來是我一年來天天坐慣了的，如今要請您來坐了。您想這事幹得了幹不了？萬一帳上有弄不清楚的話，可以問我，好在我是內掌櫃，彼此有連帶關係，您每天晚上結好了帳，原要交到我手裏來的。」

「行行行，打算盤弄帳原是我老韓的老本行，要不是爲了逃難，而流落在上海，我不是徽州錢舖子裏的一位掌櫃先生麼？」這時韓道本現身旁，一張半桌上恰好放着一個算盤，他就天真地把那算盤珠滴滴答答的撥弄了一下，當然是熟極而流。

秋海棠噴噴讚歎道：「韓大哥真捫得一手好算盤，我是半路出家的，那裏及得上。」

韓道本卻不答白，自管對那算盤咕嚕着：「老朋友，久違了！這些年來，我的口袋裏老是空的，即使仗着女兒賣唱掙來幾個有限的錢，也輪不到來煩勞你給我計算。呵呵！從今兒起，我們却又天天親近了，你得幫幫我老韓的忙，別跟我鬧别扭纔是。」

這番話雖像自言自語似的，說得並不很響，而秋海棠他們全都聽得了，都給逗得笑了起來。

「韓大嫂，我們請了韓大哥做外掌櫃，還要請您來做個女管家，幫着我管管家務瑣屑，您儘着揀幹得了的幹，幹不了的讓我來，我們自己人，不用客氣。好在我們的伙食跟店舖子裏的伙食，自有廚子照管，倒是不用我們操心的。」湘綺向韓大嫂也說明了任務。

「我們有話要說，一切要乾脆，」秋海棠伸着三個手指向着老韓夫婦：「每月薪水一共三百塊錢，吃的穿的都歸店舖子裏供給，年底照例分紅，連韓大嫂也有。您們意下如何？儘請老老實實的說個明白。」

韓道本忙道：「吳兄，您賢夫婦倆這樣的待我們，委實是太好了，教我們怎樣承受得起？我們有了吃，有了穿，還要那三百塊錢來幹甚麼？免了吧。」

「這個就算給您們做零用錢，非拿不可！」秋海棠堅決地說。

「恭敬不如從命，那麼謝謝吳兄吳大嫂，我們一切遵命就是。」韓道本站起身來，向秋海棠和羅湘綺作了個揖，韓大嫂也分頭福了一福，累得秋海棠夫婦倆還禮不迭。

當下他們倆引導着老韓夫婦參觀了店堂，又吩咐跑街殷獻仁以下十多個夥計和學徒們，都覓見過了這位新掌櫃；隨後又引到樓上去看湘綺給他們預備好了的臥室，又整齊，又乾淨，一切日用的東西，也應有盡有，直使老韓夫婦倆看得心花怒放，恨不得抄出心兒肝兒來表示他們的謝意。

驀然之間，韓道本卻大驚小怪的嚷了起來道：「噢，該死該死！我們只顧了自己，怎麼把梅寶小姐忘懷了？她此刻在那裏啊？快請出來讓我們見一見！」

「真是一對老糊塗！來了好一會，沒見到梅寶小姐，連問也沒有問一聲，還是那裏說起！」韓大嫂也補充了幾句。

秋海棠帶笑說道：「您倆別忙，梅寶不在家，她在鄉下的學校裏唸書，已有一個多月沒回來了，明天是禮拜六，我喚跑街的下鄉去接，三年多不見了，一定要讓她拜見韓伯伯韓老伯母的。」

湘綺聽得大家提起了梅寶，這是她最得意的事，不由滿臉堆下了笑來道：「小孩子長得真快，個子已比前年高了不少，怕您倆在街上碰見了她，會不認識呢。」

「怎麼不是，黃毛丫頭十八變，她們的模樣兒簡直一年變一變；就像我們姑娘吧，也長得比她爸都高了，上個月成親時，和新姑爺站在一起，竟是肩齊肩頭齊額的，分不出高下來。」韓大嫂的惡母心腸，也忘不了她那位新出嫁的寶貝千金。

x
x
x
x
x

廳街的殷獻仁，在華鈞百貨商店裏服務一年了，在外接洽買賣，原是他的分內事；而他的最得力的差使，就是下鄉去接小老闆了。因為這位小老闆吳梅影小姐一片天真，從來不拿架子，對於這位跑街先生，也是挺和氣的。他們從幾十里外水道上同搭炸蠟船回來，總是談談說說，打破一路上的寂寞。這一天下午四點鐘光景，殷獻仁已得意洋洋地把梅寶接攔來了。梅寶聽說上海來了韓老伯夫婦倆，真是說不出的滿心歡喜，一到大街上，拔步就奔，好像和誰賽跑似的，一停不停的直奔到店舖子裏，她一見韓道本夫婦，歡呼了一聲，險些兒直撲到他們身上去。

韓道本架起了一副老光眼鏡，和他太太各自扯住了梅寶一條胳膊，故意很鎮定的把她從頭到腳打量着，卻歡喜得說不出話來；末後還是老韓伸着一個指頭，抹去了他眼鏡後面兩眼角上的淚浪，發出哽咽似的聲音來道：「好小姐，我們一別二年多，你已長成得這般模樣，真教我老頭兒認不得了。」

「韓老伯，韓老伯母，還有那位太老伯母，您們一向可好，韓大姐姐出嫁了，可也好麼？我在這兒多麼的惦記着您們。」梅寶那兩個秋水爲神的眼珠，輪流地在韓道本夫婦臉上打轉，很懇切的說着。

韓大嫂也抹着眼淚，又悲又喜的說道：「梅寶小姐，自從分手以後，我們那一天不在惦記你，大姐姐又一向跟你親親熱熱的，像親姊妹一樣，她更想得你好苦。出嫁的那天，還在說你還回不能

來吃她的喜酒，實在是美中不足的事。上個月，她跟她丈夫開碼頭唱戲去了，不然的話，一定會跟我們來聽的。」

「唉！聽見了您倆，想起了韓大姐姐，過去的事情，全都兜的上心來了。那時節我們是怎樣的苦啊，不論天晴天雨，都得上街去……」梅寶說到這裏，淚落如雨，抽抽咽咽的說不下去。

湘綺連忙摀住了梅寶，給她抹乾了眼淚，一面安慰她道：「好孩子，過去的事情，只當它是一場惡夢，不用再提了。今兒個韓老伯韓老伯母都來了，給店舖子裏幫忙，以後就跟我倆厮守在一起，像這樣天大的喜事，你聽了，也該快樂了吧。」

「是啊，孩子，你不見我們兩家又厮守在一起了，現在的快樂，儘抵得上過去的苦楚；沒經過過去的苦，也見不得現在的樂了。」

梅寶擡起頭來，破涕爲笑道：「不錯，有了韓老伯跟韓老伯母在眼前，使我們思前想後，好像吃青果似的，自有一種先苦後甜的味兒。不過少了一人，不能不想，想起了，不能不難受。試問韓大姐姐呢，韓大姐姐那裏去了？」

「男大當婚，女大須嫁，女孩子長大了，免不了要嫁人的，韓大姐姐好好地嫁了人了，姐夫也是吃戲飯的，爲人又厚道，又有能耐，將來一定會成紅角兒；大姐姐也定然是後福無窮。你聽了，總可以安心了吧。」秋海棠柔聲下氣的說着。

「但是韓大姐姐爲甚麼這樣性急？不見我還沒有出嫁，還在唸書，她只大了我一歲，等幾年難道不行麼？」梅寶擡起了一張櫻桃小嘴，表示反對。

韓道本習慣地翻起了一個大拇指，帶笑向梅寶道：「好小姐，你有志氣，又有福分，唸書定然唸得挺好的，將來考女狀元，自有你的分兒。可是我們那孩子這幾年已苦够了，那有心思再去唸書

，難得有人瞧上了她，挽人前來說親，我們也就馬馬虎虎的把她許配了。但是：梅小姐，你自己幾時給我們喝喜酒啊？」

「真的，我們等梅小姐的喜酒，已等急了。該快快揀一個黃道吉日，定下了這門親事才是。梅小姐，你可知道你的新姑爺的是誰啊？」韓大嫂喜孜孜地湊在梅寶臉上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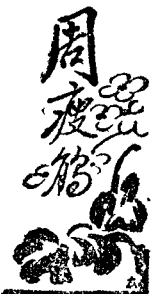
梅寶羞答答地把那張玫瑰紅的臉蛋兒埋在她母親的懷裏，嬌靨着道：

「噲！我 我不跟您們多說了。」

這一下子，大家都樂了，把先前因回想而引起的一些悲涼的氣氛，一掃而空。當晚，秋海棠夫婦辦了兩席酒，給韓道本夫婦倆接風，索性請店中夥計學徒們全體列席，大家吃喝得酒醉飯飽，皆大歡喜。



新秋海棠



六· 是前生注定事

一個苗條的身影，好像鶯捎燕掠一般，從市梢上沿牆大街一路飛奔過來，帶跌帶跑的趕進了華鈞百貨商店，一疊連聲的嚷着道：

「媽，來了！來了！來了！」

湘綺正在店堂內進的客堂裏，同秋海棠在檢點今天剛從上海運到的一批男女絲襪，聽得了這一片興奮的呼聲，就擡起頭來，瞧着那氣喘噓噓地跑進來的梅寶道：

「孩子，你怎麼總是這樣大驚小怪的，又是誰來了？」

「媽，您怎麼總是這樣假裝假呆的；還還用問麼？這半個月來，我們天天在盼望着誰來？」梅寶說着，掀起了那個櫻桃小嘴，在旁邊一張藤椅上坐下來，抓起茶几上一柄芭蕉扇來一陣子搗。

湘綺噙的一笑道：「噢，原來是你的舅舅舅母來了。」

「梅寶，你倒像是武戲裏的探子一樣，「報，報，報，司馬大兵到了！」那麼的報了進來。」秋海棠也帶着笑，和梅寶打趣。

「你在那裏瞧見了他們，除了舅舅舅母外，可還有甚麼人？」湘綺俏皮地問。

梅寶臉兒一紅，側着頭瞅了她母親一眼道：「媽，您怎麼的，當然還有表哥！可是您倆別再者是跟我開玩笑，他們是坐着人力車來的，怕快要到了。」說着，丟下芭蕉扇，扯了她母親的手，直向客堂外跑；秋海棠把散開着的絲襪收拾了一下，也跟着出來，一面向帳桌了上的韓道本招呼了一聲道：「韓大哥，內兄他們都來了！」

老韓笑逐顏開的接口道：「喂！羅老闆來了，那再好沒有！」一壁說，一壁鎖上了抽屜，從帳桌子上走下來，連連搓着雙手，也趕到店門口來迎接。

這時時光很早，還沒有主顧上門，櫃檯上的夥計們也正閒着，大家不約而同的擡眼望着街頭。不多一會，果然有三輛人力車，在大街上銜接而來。打頭第一輛上，趾高氣揚地坐着羅少華，身穿白嗶嘰西裝，越顯得丰神俊逸。他的眼光是何等銳利，遠遠地早就瞧見了梅寶，忙不迭的在招着手，而春風風人似的那副笑容，早就十足地在臉上透了出來。

第二輛第三輛車上的羅裕華夫婦，也各自招着手，含笑而來；秋海棠他們等不及車子拉到店門前，早就迎了上去。梅寶整頓全神，似乎只注在少華一人身上，也來不及等車子停下，含羞帶笑的喊了一聲「表哥」，先要去提那少華腳邊的一隻小皮籃；接着好像覺得不妥，連忙縮住了手，趕到後面去連喚着「舅舅，舅母，」爭先的幫着她舅母拎包裏，提箱籠，回到店門前。那時出店學徒們不待吩咐，也早就趕出來，把三輛人力車上的東西，全都搬運進去了。

一片亂嘈嘈的招呼 and 寒暄聲中，把羅裕華他們擁進了店堂，又擁進了客堂。韓道本是個篤守商人舊道德的人，他眼光中的羅裕華，是這華鈎百貨商店的大老闆；是自己的上司；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所以他這時也忙了起來，親自送煙送茶，像下屬伺候上司那麼伺候着羅裕華；而韓大嫂也不敢怠慢，她以女管家的姿態，在羅太太跟前獻着殷勤，倒使裕華夫婦倆很覺得過意不去。可是韓道本

也不會忘却他外掌櫃應盡的責任，知道這已到了主顧們惠顧的時間，所以周旋了一下，就忙藉回到他的櫃桌子上去了。

吳羅兩家，自從去年年底店中結帳會面之後，已有半年不見了。這兩家一面是父母女三人，一面是父母子三人，倒也搭配得五雀六燕，銖銖悉稱；於是此刻六個人也就分成了三組，開起「小組會議」式的談話會來。秋海棠和裕華談着店中一切情形；湘綺和近玉談些家常瑣屑；而梅實和少華却談的是雙方學校裏的事情；大家有說有笑，興高采烈，把六個月來的相思之苦，都一筆勾消了。這一晚的接風酒，當然很豐盛；而各人的心情，也當然很愉快；尤其是少華和梅實，雖是遙遙相對地坐着，却不時的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酒喝到半酣的當兒，那知情識趣的韓老頭兒韓道本，在那張透着酒紅的臉上滿堆着笑，對羅裕華說道：

「今晚上這接風酒，是喝得够痛快的了；但我老韓是貪嘴不過的，正在這裏等着喝少華少爺的喜酒，不知什麼時候纔能賞賜下來，好讓我老韓喝個三天三夜，任是醉死了也心甘情願。」

「老頭子怎麼啦！」旁邊的韓大嫂把肘子在韓道本臂上輕輕地碰了一下，「你總是這樣沒沒沒的，喝喜酒合該討個吉利，怎能死呀活呀的胡說亂道！」

韓道本搔了搔頭皮，做出一副尷尬的臉色來道：「不錯不錯，我得改過口來，說：任是喝得爛醉如泥，也心甘情願；此刻我自己且乾一杯，作爲處罰。」說着，擎起酒杯來，把那一滿杯的花雕直向口中灌了下去。

大家瞧着老韓那種搔頭摸耳滑稽的神情，都不由得笑了。

「韓大哥，我陪你一杯！」裕華也乾了一杯，對韓道本應了一照。「說起喜酒的話，多早晚是要請您喝的，可是時光還沒有到，不得不請您耐心兒等一等了。這一回我到店兒來，原也打算跟會

妹和舍妹丈提起這回事；可不是麼？這其間的前因後果，您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再也瞞不過您，少不得還要請您做一下大媒老爺咧。」

韓道本裂開了嘴一陣子笑道：「呵呵呵！這是那裏說起，還要請我老韓做大媒老爺麼？」說到這裏，又涎着臉向他的老妻：「老婆子，聽得麼？今兒個我簡直像做了官一般高興，我做了大媒老爺，你不就是一位大媒太太麼？」

韓大嫂把兩眼向四座掃了一下，微微一笑道：「諸位瞧，老頭兒真的喜瘋了！這也是羅老闆有意攪舉我們，要我們做一個現成媒人，其實這一段十全十美的好姻緣，原是前生注定的啊。」

這時秋海棠夫婦和羅裕華夫婦聽了這末兩句很得體的恭維話，都笑嘻嘻地表示滿意。少華抑制不住他的滿腔歡喜，早透露在眉梢眼角之間；梅寶是個女孩兒家，不好意思有所表示，只得羞答答地垂倒了頭，在拈弄那桌布的角兒，不住的展了又捲，捲了又展，已不知有多少次了。秋海棠一半兒陶醉於酒，一半兒却被心中的樂意所陶醉了；他瞧瞧梅寶，又瞧瞧少華，不但是那刻着十字的臉上帶着笑容，眼中也含着笑意。當下他又喝了一口酒，欣然說道：

「韓大嫂的話真說得不錯，這分明是前生注定事啊！試想那時節我們流落在上海，我自己貧病交迫，一些兒沒有辦法；多虧韓大哥爺兒倆帶領着梅寶上街賣唱，掙幾個苦錢來過活，一面又要給我治病，買了米不算，還得買藥，簡直把我這位千金磨折死了。誰知在遺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當兒，偏偏會撞見了少華；可是上海灘上夜夜在賣唱的女孩子也不知有多多少少，而少華偏偏會瞧上了我的梅寶，這可不是佛家所說的前緣麼？」

「是啊，世間不論什麼事情，都離不開一個緣字，當初我們兩人之間，沒有緣如何會合在一起，少華和梅寶要是沒有緣，也決不會一見傾心。仗着他們兩小口子的一些緣，終於使我們隔離了十

多年的夫婦，也重圓破鏡重續前緣起來，真所謂有緣千里來相會，這一句老古話是一些兒不錯的。『湘綺很高興的說着，那聲音便如奏笙簧似的，分外地動聽。她的兩個水汪汪的眼睛，也不知不覺地從梅寶臉上瞧到少華臉上，又從少華臉上回到梅寶臉上來；使兩口子只索滿臉含羞的低下頭去，再也擡不起來。』

羅裕華眼瞧着一雙佳兒佳婦，喜心翻倒，他那個白白胖胖的臉，配着一張嘻開了合不攏的嘴，活像是寺廟裏的一尊彌勒佛一樣。他喝乾了一大杯酒，和大家照過了杯，便一本正經地說道：

『如今閒話休絮，言歸正傳，少華這孩子跟我們外甥小姐，不用說是早有了心了；只爲先前妹丈正在病中，談不到這回事，後來又爲了開店的事，大家忙不過來，也從沒有提起過；好在彼此心照不宣，已等於定過了親一模一樣了。如今妹丈已恢復了健康，店務也上了軌道；這一門親事，可就應當辦一個正式文定的手續，讓他們兩小口子也好定了心。』

『是的，這是時候了。』近玉附和着嫂的丈夫，『本來呢，這年頭兒新式的婚姻，不用做爸媽的操心，男孩子瞧上了女孩子，儘可當面求婚，但我們少華却是一塊嫩豆腐，老不出這張臉來向他的表妹求婚，那只得由我們爸媽來出頭提親了。』

『提起這一門親事，不但是兩相情願，簡直是六相情願，原來除了他們倆早就有了心外，我們兩家父母也是千肯萬肯的了。不過我們姓吳的對於你們羅府上總是高攀了一些，當年我既高攀於前，讓湘綺跟了我這沒出息的，現在又輪到梅寶來高攀少華了。』秋海棠首下，大有感激不盡之意。

湘綺瞅了他一眼，忙道：『算了算了，我們至親，不用說這些客氣話兒。總之我的哥嫂已代表他們兒子來向我們的女兒求婚，可是我們的女兒也是審驟的，決不會親自答允，乾脆就由我們做爸媽的代表她答允了。好在我們並沒有什麼要求，一切都由哥哥跟嫂嫂作主，要怎麼辦就怎麼辦。』

「好好！」裕華猛可的拍一下掌，嚷了起來，「這個再痛快也沒有了。這一回我們是揀好了日子來的，舊曆七月初七是巧日，恰好又是諸事俱宜的吉日，我們就來辦一辦文定的手續，借一家菜館的禮堂辦幾席酒，請一請這裏幾位銀錢業跟同行的老闊，杭州方面也有幾位親戚朋友要趕來參與，我已約好了他們。至於大媒老爺，就是所謂介紹人，這是婚儀中所少不了的；我們乾宅，已請杭州店中的洪經理擔任，你們坤宅自然非煩勞韓大哥不可了。」

韓道本聽到這裏，擔着說道：「那裏那裏，這那裏說得上煩勞的話，小弟是合該效勞的；何況一切都是直接接洽，實在也無勞可效啊。」

「至於聘金首飾等等，當然不用談得，即使我們要談，怕妹妹跟妹丈也是不願意談的。好在我們兩家等於一家，凡是訂婚結婚一切費用，全由我們擔負；我們又有少華一個孩子，也就只有這一房媳婦，將來等梅小姐過門後，把我所有的首飾分一半給她好了。」近玉慷慨地說着，「不過目前也得先送一些來，好給梅小姐平時佩戴；我已預備了一個小鑽戒，一個金手表，一個金珀鍊連心形金合子，裏面嵌着少華的照片。我以為文定時有了這三件也够了，湘妹以為怎樣？」

湘綺忙道：「够了够了，在這世亂年荒的年頭兒，佩戴首飾委實不大放心；何況梅寶這孩子又說不了孩子氣，在學校裏跳跳蹦蹦的，丟了可不是頑。」

秋海棠若有所思的沈吟了半晌，忽地面對着裕華鄭重地說道：「大哥，文定的日子已定在七月初七的巧日了，不知結婚的日子已定了沒有？我——我希望能够延遲一些，就是湘綺也有些兒舍——舍不得她的孩子！」

「是啊，我們娘兒倆實在隔離得太久了，這兩年多難得合在一起，總希望她能在家里多就些時光。」湘綺也忙不迭的找補了這幾句。

裕華帶笑答道：「妹丈妹妹請放心，我們並不急於要搶你們的寶貝千金去的。一個男子成家雖要緊，唸書却尤其要緊，少華非等到大學畢業決不結婚，那至少還要兩年，你們倆總可放心了。」

「那再好沒有！那再好沒有！」秋海棠如釋重負似的接口說着，「梅寶在這兒女子師範唸書，恰好也有兩個年頭可以畢業。等他們倆都畢了業然後結婚，那就不會耽誤學業了。」

「一言爲定，等兩年後結婚。」湘綺滿意地說，一面却故意瞧着少華笑問道：「少華，你不嫌這兩年的時光太長久麼？」

少華忸怩了一下，却坦然答道：「姑媽，這是那兒來的話！唸書當然比什麼都要緊，這兩年間的學業，有關自己前途，確是不可就說的。」

近玉笑了笑，很俏皮的對湘綺說道：「湘妹，你問過了我家少華，我也得問問你家梅小姐，她可嫌這兩年的時光長久不長久啊？」

近玉正待回過臉來問梅寶，只聽得「哧」了一聲，梅寶早已像驚鴻一瞥似的逃席而去。

「好好！嫂子，這算什麼？你可是算一報還一報，給你的寶貝兒子報復麼？」湘綺逕自向近玉進攻。於是一陣子歡笑之聲，結束了這一席快樂的夜宴。

x
x
x
x
x

「眨眼好幾天過去了；這一天便是舊曆七月初七的所謂巧日，少華和梅寶的訂婚典禮，有意延在晚上舉行，天上雙星，正在甜蜜蜜地謀一夕之歡；人間兒女，却正在甜蜜蜜地結百年之好。禮堂設在金華城中一家規模最大的三星酒樓，羅裕華在杭州方面的親戚朋友，都如期趕到，那被指定爲乾宅介紹人的洪經理也當然來了。這一晚一共備了十席酒，當地的銀錢業領袖和百貨同行的老闆們，都趕來道賀，禮堂中紅燭高燒，充滿着一團喜氣。訂婚的儀式，照例是很簡單的，不過由雙方介

結人交換了幾副紅柬帖兒，并遞送了那三件飾物就完了。酒闌席散，已快近夜半，人人都帶着一份喜茶喜糕，各各嘍興而來，盡興而去。這其間却有一個人，暗暗地抱着滿腔子的苦痛與失望，那就是華鈞百貨商店的那個跑街殷獻仁。原來這一年以來，梅寶每次回家上學，他總是被派接送，因此和梅寶接近的機會很多，眼睜着這花朵兒似的一位好姑娘，不由得起了非非之想，以至於變成單戀。如今見良緣已定，再也沒有他的份兒，便頓時心灰意懶，似乎一翻身跌下絕望的深淵裏去了。

那最 fastest 的，當然是少華和梅寶兩口子了。少華之於梅寶，正如當年秋海棠之於湘綺一樣，的確確是一見傾心，他再也夢想不到那酒樓中賣唱的姑娘，會是自己的表妹；如今會安安穩穩地做了自己的未婚妻。這簡直好像是小時節所讀的神話中的一節，不相信人世間竟有這樣美滿的事。在梅寶呢，更快樂得胡天胡帝，好像掉落在雲裏霧裏一樣。她當初跟父親流落在上海，無依無靠，舉目無親，以至跟着韓家爺兒倆去賣唱爲生；不料父親又病倒了，病得那麼厲害，又沒錢給他醫治；眼見得前面橫着一條死路，分明是沒有生路了。誰知絕處逢生，驀地會遇見這位像飛將軍從天而降一般的表哥羅少華，又因了他的一片深情，會跟那分離了十多年的母親重逢異地，終於有今天這慶月圓花好的一天。一切的一切委實是好像在做夢，又像在串戲；她想到這裏，不知不覺地喜極而涕，感謝慈悲的上天，未免待自己太好了。

訂婚後的三天，秋海棠夫婦見少華就在店裏，似乎太靜止了；年青人愛活動，就給他想了個活動的方法，提議到北山去玩一天，喚梅寶作伴，好讓兩小口子毫無拘束地彼此親熱一下，作爲這次訂婚的紀念。爲了路上安全起見，又吩咐店中的老司務陳大伴同前去，他原是生長在北山羅店村的，也可以做一個嚮導。梅寶一聽了這提議，高興得直跳起來，忙着對少華說：

「表哥，這北山實在是一個最好的去處，今年我們校中春假時，老師特地組織了一個遠足隊，

帶領我們前去暢遊了一天。那邊有三個洞，叫做雙龍洞，冰壺洞，朝真洞，真是宇宙奇觀，天地偉蹟，表哥，你非去玩一下不可。任何人到了金華而不遊三洞，那就虛此一行了。」

「我讀過徐霞客遊記，心頭眼底，早就懷戀這三個洞了。如今難得姑丈姑媽提起，又有表妹作伴，我自然非去不可。」

這一天秋海棠夫婦預備了好多吃的東西，裝在食盒裏，好讓他們明天到北山去作野餐，西方人叫做 Picnic，這確是旅行中很有興趣的一回事。第二天一清早，陳大揀了食盒水瓶，以及火把草鞋等物，少華帶了照相機望遠鏡，同着梅寶與高采烈地出發了。殷獻仁隨他們儼影雙雙，如膠如漆，暗中不由得又妬又羨，但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彷彿有什麼巨靈之掌，又在他心坎上猛擊了一下。

從城區到北山不過二十多里，三輛人力車，載了三人沿着公路前去，那座尖頂的芙蓉峯早就迎面而來，似乎向他們表示歡迎之忱。一小時後，早就到了北山下的羅店村，大家下了車，步行上山；只見綠陰叢畫，曲徑通幽，如在畫圖中行。他們一面趕路，一面欣賞山景，趕了六七里路，已到洞前村了。

「表哥，你瞧，那前面就是赫赫有名的雙龍洞了。這洞分作內外二部，外洞約有五六丈高，四周約有十多丈寬，西面和南面各有一個入口，天光由此射入，很爲明亮。我們遊過了外洞，再遊內洞，那要坐了小船進去的，再好玩也沒有了。」梅寶居然像識途老馬般對少華說着。

少華急於遊洞，三腳兩步的向前趕去，一會兒已到了洞前，打開照相機來，向梅寶說：

「表妹，你站在洞前，我給你拍一張照，留個紀念；可惜陳大不會拍照，不然，我們合拍在一起，不是更有意思麼？」

梅寶滿面春風的站在洞前，讓少華拍過了照，就像一頭小鹿般的跳進洞去，少華收拾好了照相

機，喚陳大在洞外等候着，當下也緊緊地限了進去。只見四面是平平的石蓋，當中半圓形的好像是一頂下覆的傘，西偏有兩條柱子似的石鐘乳，活像白龍升降模樣，連那龍頭也是維妙維肖的。少華正在觀賞，却聽得梅寶放出一片銀鑼似的喚聲來道：

「表哥，到這兒來，我們遊內洞去，內洞要比外洞好玩多哩！」

少華一面答應，一面跟着這聲音向北面走去，只見石壁下有一個三尺高丈餘寬的巖穴，有溪水從裏面汨汨地流出來，溪邊有一個快子把提着的一盞燈，點上了火，彎着腰拉一下繩子，却見他從巖穴中拉出一艘小船來。梅寶即忙挽着少華的胳膊，跨下船去，快子提着燈，也跟着下船，一面忙道：「少爺小姐，您倆快仰躺在船裏，千萬不要擡起頭來，撞痛了可不是頑！」說着，他自己也在船梢上躺下了，再拉一下繩子，那船就向着巖穴裏送去。

少華只覺眼前一片漆黑，而身旁却緊貼着那軟玉温香的表妹，心中不由起了一陣快感。正在這時，猛聽得梅寶在耳邊警告道：「表哥，當心你的鼻尖！沒的給巖石削去了，可不像個樣兒。」說着，吃吃地笑了起來。

一會兒船身一震，已停住了，那快子從船梢上跳起身來，提起了燈，扶着他們倆出了船，隨把那燈照着上面十多丈的巖石，一壁加以說明，那個是雪山巖，那個是仙笠巖，那個是仙人掛衣石，亮晶晶地兀自照眼生明。梅寶又指點着那些縱橫凹凸的石形，向少華道：

「你瞧，你瞧，表哥！這是猴子偷仙桃，這是犀牛望明月，這是獅子滾繡球，你瞧像不像？這兒就是一條青龍跟一條黃龍，有頭有角，有腳有尾，張牙舞爪，再像也沒有，因了這兩條龍，所以這個洞就被稱為雙龍洞了。表哥，你做黃龍，我做青龍，我們倆一輩子躲在這裏，可好不好？」說完，早又嗤的一聲笑了。

少華附和着笑了一陣，兩口子左顧右盼東顧西瞻的在洞裏足足流連了兩小時。洞外是仲夏，洞內却是深秋。末了兒覺得身上冷了；肚子也餓了；方始依舊由那伙子把小船送到洞外。他們犒賞了伙子，坐下小息，便喚陳大掣過食盒和水瓶來，喜孜孜地共同享用了一頓豐美的野餐。

剛裝飽了肚子，梅寶早又坐不住了，嚷着要着冰壺洞去。當下他們套上草鞋，由陳大前導，一同登山，不過半里路光景，過了友松亭，就是冰壺洞了。洞口並不大，下望一片漆黑，只聽得水聲湯湯，如鳴琴筑。陳大把帶下的一個火把引上了火，打頭爬下洞去，少華和梅寶手牽着手，一步一頓的從那滑滑的巖坡上跟着下去，幸而仗着火把的光，不致暗中摸索地像盲人瞎馬一樣。到得下面可以站住腳的所在，却見那洞身豁然開朗，劈面有一道長長的飛瀑，從洞頂巖石的中間憑空飛瀉下來，瀉到下面的一塊大石上，水花四濺，散作濛濛細雨，而瀑聲洶洶，却好像鳴金伐鼓一般，直把人們的耳膜都震破了。回望洞口的天光，微微照着這下瀉的飛瀑，彷彿遮着一重水晶簾子，要是有一美人，在此梳洗，那真的可以在水晶簾下看梳頭了。少華看到這裏，拍手叫絕；梅寶也緊緊地扯住了少華的路膊，興奮得什麼似的。

他們三人像井底蛙般好容易爬上了冰壺洞，坐下來休息着，氣喘噓噓地不住的喘息。梅寶兩個粉團子，紅紅的好似新開了兩朵玫瑰花；帶着笑向少華道：

「表哥疲乏了麼？上面還有一個朝真洞，要不要去？可是山坡峻峭，上去真要費些勁兒的。」

「去，去，去！爲什麼不去？但是，表妹，你可還有這勇氣麼？」

「怎麼沒有！你去，我也去；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梅寶慷慨地回答。

「好，但願我們倆一輩子永永如此！」少華微笑着溜了梅寶一眼，梅寶的臉色更暈紅了。

那時仍由陳大打頭，少華牽着梅寶的手在後面跟着，向那峻峭的山坡上爬去，爬了四百多公尺

，已到洞口，可是三個人都已汗流浹背，氣喘如牛了。休息了一下，便點上火把走進洞去，洞中高高低低，曲曲折折，真有行不得哥哥之嘆。可是少華餘勇可賈，梅寶也不肯示弱，仍然不屈不撓的向前走去，行了三十多丈，見有兩條三丈多高的石柱，彼此遙遙對峙着，每柱足有兩三抱粗，而上面還架着石梁，彷彿是一座天然的大石橋，可惜不能走上去。再進去了十多丈路，梅寶忽地喚陳大將火把熄了，狡猾地對少華說道：

「表哥，這是一個奇蹟！你在這漆黑的洞裏，可以望見天上的明月。」

少華向前面望時，果然見有一輪滿月，嵌在巖石的上面，子細瞧時，纔知石上恰有一個圓窟，透進天光來罷了。再進十多步，這天光不見了，黑暗中又見前面放出一道白光，像是一條粗粗的白線。少華料知道又是巖石上的一條細縫，透着外面的光亮，因便信口說道：

「這多分是叫做『一線天』吧？」

「是啊，表哥，你怎麼會知道的？」

「這沒有甚麼希罕，凡是石縫石罅，可以望見天光的，總叫做『一線天』；杭州鑿隱，不是也有這玩意兒麼？和尚們還要借此造出些神話來，真是荒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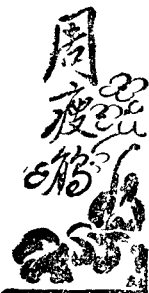
「表哥，你不要奚落他們，我們在這黑暗世界中，驀地瞧見了一線光明，總是好的；我們現在不是正需要光明麼？」梅寶很有含蓄的說着。

「是啊，你這話一些兒不錯，我們在黑暗中快要窒息死了，正在需要着光明，期待着光明！來，我們快快打起精神，走向光明中去！」

陳大的火把，重又燦燦地照耀起來，照着這一對年青人，步步艱難的向着洞外走去。少華吹着口哨，哼着一支雄壯的曲調，寫起了黑暗中的一羣蝙蝠，撲撲地飛了開去。



新秋海棠



七· 天有不測風雲

斜

陽下來了，照映得金華女子師範的體操場上一片黃澄澄地，好像鍍上了一層薄薄的黃金。這校舍正坐落在風景挺好的所在，前面是綠油油的水，後背是碧沈沈的山，它矗立在斜陽影裏，真好像是宋人畫裏的金碧樓臺；不過住在這金碧樓臺中的，並不是甚麼金童玉女，而是一羣活潑潑地女學生。

下課鐘叮叮噹噹的響了起來，尾聲還裊裊地蕩漾在空中；那從操場通入各班課堂的兩扇大門已砰的向外推開了，吐出一羣羣白衫藍裙的女學生來，像嬌鳥投林般三三五五散滿在操場上。一陣陣歡笑之聲，立時打破了四周靜穆的空氣。

「吳梅影！吳梅影！我們開談判去！」一位名喚陳雅珍而滿臉透着淘氣相的小姐，扯住了梅寶的手，要她跟着自己走。

「怎麼啦？陳雅珍，你老是這樣淘氣！」梅寶要掙脫她的手，可是被陳雅珍扯得緊緊的，再也掙脫不了。

同時有四位同學，笑吟吟地包圍着梅寶，異口同聲的說道：「是啊！吳梅影，開談判去！開談

判去！」

「開甚麼談判？你們不要聽信那包打聽的胡言亂語！」梅寶怔忡地說。

陳雅珍得意洋洋的說：「是的，我本來綽號包打聽，這一回可給我打聽得明明白白，怎說是胡言亂語。好在有證人在這裏，你要嫁賴也嫁賴不掉！王杏仙，你能不能作證？」

「能！能！能！怎麼不能！我還可以到總理遺像前去宣得誓，決不打一句謊話。」那四人中有一個瘦長身材的，挺身而出，鄭重其事的說着，「梅影，你是不是已在七月七日乞巧的那天，和那表兄羅少華訂了婚，那天晚上，我的父親會來喝過喜酒的。」

梅寶一聽了這位證人鑿鑿有據的一番話，不由得紅了一紅臉，低下頭來。

陳雅珍鼻子裏哼了一聲道：「哼！梅影，你還有甚麼話說，快乖乖的跟我們開談判去！好在我们同房間的除了你不過四個人，加上了王杏仙，一共五個人，甚麼都好商量。要是你敢倔强的話，那麼我們就得公開的宣佈出去，讓大家都知道，管教你吃不了兜着走！」

梅寶兀自低着頭，做聲不得，只索讓她們簇擁着到了一棵兩抱粗的大銀杏樹底下，席地坐了下来，五箇人擠眉做眼的團團圍住了梅寶，把她圍在核心。當下那箇最淘氣而綽號包打聽的陳雅珍，就被推爲談判的總代表。

「好！我既做了總代表，那麼就由我先來開口。」陳雅珍志得意滿的說，「第一點，我得先向梅影提出質問，訂婚是非同小可的事，爲甚麼隱瞞着不請我們喝一杯喜酒？我們雖是非親非故，够不上資格來喝喜酒；但這一年來在校中同住着一間房，同學的交情非同泛泛的，似乎已取得了資格。要是訂婚而不請喜酒，倒也罷了；如今既請喜酒而不請我們四箇同房間的同學，是何理由？」

梅寶低頭玩弄着手中一箇文具匣，在一本硬薄面的生物學教科書上顛來倒去，的的答答地透出

瑣碎的響聲來；她嚶嚶地說：「那時是在暑假期間，我們又不同在一起；況且事情決定得很快，也來不及通知你們。」

「這理由不能成立，我們四人和你同在一箇金華城中，又不是遠在千里以外，我們的住址，你也不是不知道，儘可分頭來通知我們；即使不願勞動你千金小姐的貴步，難道寫四封信給我們四人也不肯麼？」陳雅珍理直氣壯的反駁着。

王杏仙聽到這裏，佯驢似的忙着向陳雅珍道：「且慢，雅珍，你怎麼口口聲聲的說着四人四人，難道我出來給你們做了證人，倒反而把我一脚踢出你們的圈子去麼？」

「杏仙，你不要忙，我是根釐着我們四人和她同級同房間而說的，你比我們高一級，又不同房間，和她當然疎遠一些，不能和我們四人相提並論。但你這一回出來做證人，自是勞苦功高，等我們主張權利時，自然也有你的分兒，公平分配，老少無欺。好小姐，你儘管放下一百二十箇心，我們吃飯決不會忘記種田人的。」

王杏仙笑了一笑道：「這樣纔像一句話兒，那麼我就耐心兒等着你們分配權利得了。」

「是啊，杏仙，你做過了證人，你的任務已經終了，儘可袖手旁觀，瞧我來一手包辦這箇重大交涉，定要獲得最後的勝利。」陳雅珍說完，頓了一頓，又把臉兒湊近了梅實，鄭重地說：「第二點，我得再向梅影提出抗議，訂婚而不請我們喝喜酒，倒也罷了；偏偏連甚麼喜果喜糖喜茶之類也不肯漏一些兒出來，甜甜我們的嘴。但瞧我們開學已有半箇多月了，她到了校中，還裝做沒事人兒一般，不動聲色，她多分是要一輩子把我們瞞在鼓裏的了。可是前天她和我談起暑期遊玩北山三洞的事，就露了馬脚。當時我質問她爲甚麼不約我一起去玩，她說因爲有人同去，不大方便；我聽了大爲詫異，駁回她說：遊山玩水，結伴同行，是很平常的事，爲甚麼約了我會得不方便起來。」

王杏仙不做聲，其他三位小姐卻不約而同的說道：「駁得好！駁得好！」

「可是我這包打聽是簡鬼精靈，心中立時起了疑；就盤問她是誰和她一起去玩的？她先還咬緊牙關不肯說；經不得我像法庭上法官逼問口供似的再三盤詰，她纔紅着脸回說是表哥同去的。你們大家都知道，凡是女學生，往往有一位表哥，我自己除外；據說這表哥就是愛人的代名詞。你們幾位，多分也各有一位表哥吧？」陳雅珍說到這裏，俏皮地笑了一笑。

「別胡說！我沒有表哥。」王杏仙她們一致的否認着。

「這一年來，我沒有聽得過梅影提起有一位表哥的話，這倒是哥俞布的新發現了。我知道王杏仙的父親是開百貨商店的，和梅影的父親是同行，關於吳家的事，也許略有所知；昨天我就悄悄地去打聽杏仙，這一打聽，可就打聽得一明二白，而且比了哥俞布發見新大陸更爲重要。梅影的表哥倒的確是表哥，也的確是愛人；他姓羅，名少華，他的父親就是和梅影的父親合開華鈞百貨商店的。現在他以表哥兼愛人的資格，升上了一級，在農曆七月初七那天升任梅影的未婚夫了。王杏仙的父親事前得了請柬，那晚上曾去參加喜筵，但是沒有杏仙的分兒。杏仙一向是箇好好先生，見了梅影一聲兒不響，在同學們跟前也一字不提，梅影，你不請我們喝喜酒倒也罷了，怎麼對得起這位好好先生王杏仙呢？」輕嚼薄舌的陳雅珍，又向梅寶進攻了一下。

梅寶在同學姊妹中間向來是柔懦易欺，綽號嫩豆腐的；這時被她們五人包圍着，又害臊，又窘急；聽陳雅珍這麼一說，覺得自己對於王杏仙確有些兒對不起，倒不得不聲明一聲，於是秀出象蚊子似的細弱的聲音來道：「關於請客等事，都是父親作主的，我甚麼都不知道。」

好好先生的王杏仙眼瞧着梅寶那副又害臊又窘急的神情，怪可憐見的，便忙着給她解圍道：「好了好了！雅珍，廢話少說，也不用過分的爲難梅影了。你們主張權利，不妨爽快向她提出，鼠她

接受不接受？」

「主張權利，原是我們談判的本意；如今我便以總代表的資格，代表我們這一夥人向梅影提出要求，訂婚的那天既沒有請我們喝喜酒，應該補請一下。」

王杏仙忙道：「補請喜酒，那可以不必了；等到梅影出關成大禮時，再行補喝也不遲。我料知這一頓大喜酒，她是再也不會賴我們的了。」

「人壽幾何，教我們等到那一天；況且這年頭兒變動太多，今天不知明天事，將來怎麼樣，也正難說！」陳雅珍撇起了嘴，半垂着頭，自言自語的咕噥着，一會兒卻突然擡起頭來，放聲說道：「好！只要大家同意，我就撤回這一個要求，不得已而思其次，那喜果喜糖之類可不能少我們的了。」

梅影，你怎麼說？」

梅寶聽得陳雅珍所要求的，不過是一些兒糖果，那是輕而易舉的事，於是嫩豆腐立時老了起來，慷慨地答道：「好的好的，準這麼辦！下次我回家去時，一定好好的辦就五份，送給你們；另外再送長統真絲襪各一雙，作爲處罰我這一次瞞過你們的不是。」

「你們瞧，吳梅影多慷慨！真不愧是一位百貨商店的小老闆。」陳雅珍高興地說。

「雅珍休得取笑，你不要再挖苦我就好了。且慢，我還有一個要求，我既向你們陪過了不是，你們可不能把這回事張揚開去，行不行？」梅影擰眼向她們五張臉龐上逐一瞧着，等她們的答覆。

陳雅珍扮了個鬼臉，又舉手行了個軍禮道：「是！羅少奶奶，我們遵命就是！」

「嗯！雅珍，你這麼亂叫，我可不依！」梅寶握緊了一個拳頭，待向陳雅珍身上掃過去，卻不過陳雅珍像猴子般霍地跳起身來，在一陣嬌笑聲中逃跑了。

這一所面水背山風景如畫的金華女子師範，離城四十多里，有水道可通，附近只有一個山村，住着幾十戶樸實的農民，自耕自食，克勤克儉，倒像是桃花源裏人家。學校的環境既這般清幽，自是一個讀書的好地方，爲都市中所求之不得的。那一羣天真無邪的少女們，在這靜穆的氣氛中孜孜向學，不問外事，幾乎把她們的家也忘懷了。誰知秋季開學以後，不到兩個月，這靜穆的氣氛，卻漸漸地不安定起來；那些一向安心讀書的女學生，也因此而不安定起來。她們夜半夢回，常聽得城裏有爆炸之聲；而白天從城裏做買賣回來的農民們，又帶來了許多驚心動魄的謠言，在可信不可信之間。學校當局出了布告，勸大家鎮定，不要自相驚擾，每天仍然照常上課。可是不上三天，形勢益發嚴重了；日夜有鐵鳥成羣結隊的飛來，城裏也日夜有爆炸的聲響。那些做買賣的農民們不再上城去，而城裏人反有扶老攜幼逃難來的。於是梅寶、杏仙等那些住在城裏的學生，都惦記着家，再也不能安心上課了。學校當局派了庶務主任上城去打探，當天回來報告，也說形勢嚴重，岌岌可危；於是在大禮堂中召集了一個大會，宣布停課，凡是住在城裏的學生可以先自回去，有些住在蘭谿永康一帶的，等家裏來接。一時學校中亂嘈嘈的，大家都好像變做了熱石頭上的螞蟻。

梅寶一面整理書籍行李，直急得要哭。王杏仙學級高一些，年紀也長一些，比較的有些主意；她集合了那些住在城裏的同學們，僱定了一艘大船，預備第二天清早回城裏去，叫大家快快收拾好了行李準備着。大家的心中，都像濺進了沸油，直熬煎得她們一刻也不能安定，恨不得插翅飛了回去，投入家的懷抱。

不料梅寶正在焦急得沒奈何的當兒，她心目中的一顆救星突然降臨了。一艘小船，急於星火的搖到了校舍前面那條小河的埠頭上停下，船上急於星火的跳出一個人來，直向校中跑去。門房老張恰在門口小立，一見了此人，忙迎着說道：

「殷先生，你可是來接吳梅影小姐回去麼？城裏到底怎樣了？」

「不得了，不得了！你快去稟明含監先生，請吳小姐來，我在應接室中等着她。」殷獻仁氣喘噓噓地說，不住的把手帕抹着額上臉上的汗。他本是來慣了的，不用別人指引，自管趕往應接室去了。梅實正在她的房間中，把行李收拾好了，在和陳雅珍她們說着憶家裏的話，聽見女勤務洪媽急急地趕了進來，沒口子嚷着道：「吳小姐，吳小姐，林含監叫我通知你，你家裏有人來接了，在應接室裏等着，你快快下去。」

梅實料知她的爸媽派殷獻仁來接她回去了，無論城裏的情形怎樣，總是回去厮守在一起的好。當下懷着一顆喜孜孜的心，三腳兩步趕下樓去；陳雅珍她們要探聽一些城裏的消息，也一窩蜂的跟了來。

「殷先生，怎麼樣？爸和媽都好着麼？」梅實的脚步跨進了應接室的門，就忙不迭的問。

殷獻仁正心神不定的在應接室中往來踱步，一見梅實，如獲至寶似的透出一臉笑來，接着說道：「梅小姐，你放心，老闖和老闖娘都好着，不過城裏是不能再住下去了，搬走的人家，不知有多少；我們店裏早已停止營業，夥計和學徒也遣散了。今天早上，你的爸和媽收拾了行李箱籠，僱船直放蘭谿，預備暫在旅館中住下，再作道理，派我來接了你，立刻就上蘭谿去，好在路程不遠，今天可以趕到的。」

「這怎麼辦！這怎麼辦！我又不知道蘭谿在那裏？」梅實皺着眉，喃喃地說。

「你怕甚麼？我就是蘭谿人，船已等在外面，我們一上船，立刻動身，今天準可趕到，事不宜遲，快把你的行李拿下來送上船去，早一刻走，早一刻到蘭谿，也可早一刻見到你的爸媽。」殷獻仁非常懇切的說着。

梅實忙道：「請假條子呢，我得交與舍監先生去。」

「在這裏！在這裏！」殷獻仁從懷中掏出一個紙條兒，遞與梅實；梅實心中麻亂，連臉也不瞋，忙着找舍監先生去了。

包打聽的陳雅珍趁這當兒，開口問殷獻仁道：「城裏到底是怎樣的情形？」

「唉！一言難盡！一言難盡！總之大家都在搬走，混亂得不成樣子，你們住在城裏的，還是快快回去，自然會知道。我又不能隨便的說着，沒的擔上了一個造謠生事的罪名。」殷獻仁不住的搖頭太息。

這時應接室中恰又來了幾個人，也是住在城裏的學生們的家長，派來接他們的愛女去的，一時空氣頓然緊張起來。三三五五的學生，不斷地跑來探問消息。

一會兒梅實已喚女勤務拿了行李趕來了，跟着殷獻仁跑出了校門，陳雅珍王杏仙一行人依依惜別，都擰着一雙流淚眼送她上船；那船便一搖一擺的，向着煙水茫茫中搖去了。

梅實不知如何纔好，呆呆地坐在船頭，淚眼盈盈的望着校舍，漸去漸遠，漸縮漸小，乍還像一個籬籠，盡在綠樹叢中，末後卻縮成了香煙匣子；又縮成了火柴匣子……整個兒瞧不見了。她心中好生難受，想自己一年來在遣女子師範中唸書，因為自己愛唸書之故，也就愛這學校，把遣學校瞧做自己的第二家庭；和同學們又都相親相愛，如手如足，好像姊妹們一樣，如今卻硬生生地分手了，不知那一天可以再見；又不知那一天可以再到這洞天福地似的學校中來？想到這裏，兩顆淚珠兒，不知不覺地擠出了眼眶，掉了下來。

「怎麼啦？梅小姐，你好端端爲甚麼掉起眼淚來？」殷獻仁眼瞪瞪地直瞧着梅實的臉。

梅實掏出一方小手帕來抹了一抹眼睛，哽咽着答道：「秋天開了學，還不滿兩個月哩；人家正

在好好的唸書，做夢也做不到今天會逃起難來，連書也唸不成了。同學姊妹們合在一起，一向是熱鬧慣了的，如今也只得分了手，東逃西散了。唉！這是那裏說起！」說着眼圈兒又紅了。

「梅小姐，你不要難過，這回子不過暫時出去躲一躲，等到局面平靜了，仍可回來唸書；同學們暫時分了手，也仍有見面的日子。況且你此刻是回到你爸和媽的身邊去，合該高高興興纔是，難道你不願意見你的爸和媽麼？」殷獻仁柔聲下氣的，說着安慰的話。

梅實一聽得「此刻是回到你爸和媽的身邊去」一句話，她的臉上就好像來了一陣春風，把先前的一抹陰雲吹開去了，當下就欣然的答道：「這是那裏來的話，我豈有不願意見爸和媽的道理，巴不得早見一刻好一刻呢。」

「一提起爸和媽，你就高興起來了，我原知道你是最愛你的爸和媽的。梅小姐，其次你可愛的是誰啊？」殷獻仁俏皮地問。

「不用管我愛的是誰！殷先生，你也和我開起玩笑來了。」梅實沉下了臉，似乎有些兇生氣的模樣。殷獻仁誠惶誠恐似的說道：「不敢不敢！我不過順便問這麼一聲，怎敢和梅小姐開玩笑。噢！我知道了，其次……你……你是愛着你自己。」

「你這麼說，倒也未嘗不可。一個人自己愛自己，那就是自愛；任何人立身處世，原應該自愛的，切不可自暴自欺，做那對不起自己對不起別人的事。凡是不知自愛的人，就是社會的姦賊，天下雖大，可沒有他的立足之地。」梅實侃侃說來，倒像在學校中講臺上練習演講一樣。

「不錯！任何人都應該自愛，應該自愛！」殷獻仁嚙嚙地附和着，臉上不知怎的，微微一紅。兩岸上一堆堆的青山綠樹，半空中一陣陣的征雁歸鴉，一條條的小橋，一帶帶的港汊，一道道懸瀑，在船邊不斷的移動，向後面倒退下去，把梅實的視線吸引住了。她欣賞着這大自然的美景

，不知不覺地出了神；忽地指着一個遠遠從山坡上瀉下來的瀑布，嚷了起來道：

「媽，您看那瀑布多好看！又白又亮的，真像一疋白紡綢一樣。」

「梅小姐，你真是個孝女，又想起你的媽來了。」殷獻仁帶着笑，喚醒了她的迷惘。

梅寶定了定神，也不由得笑起來道：「我想着媽，真想瘋了；媽不在這裏，卻驀地喚起媽來。殷先生；我們甚麼時候可以到蘭谿？」

「你不要着忙，今晚上準可到的。船家，快快搖！」殷獻仁回頭向船尾上的船夫做了個手勢。船夫不做聲，兩隻手把着櫂似乎搖得加緊了一些；那嘩嘩啞啞的聲音，也似乎響朗了一些。

「我真不明白，爸和媽爲甚麼這樣急促地拋下了店，離開了城，事前連一個信都不給我？」梅寶眼望着遠山，沈吟着。

「梅小姐，你在學校裏，還不知道城裏的情形哩。白天滿街都是搬家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像失落了魂靈似的東奔西走；一堆堆的大包小裹，鋪蓋箱籠，有提着的，有背着的，有車子裝着的，直好像賽會一樣，大大小小店舖子都打了烺，我們店裏也早就沒有生意了。晚上全城不見燈火，黑魆魆地變做了鬼世界。你爸和媽爲了捨不得這店，總想多耽一天好一天，但望太平無事，仍然廝守下去；一方面因爲你們學校的所在比較安全，所以不願給你信，怕嚇了你。可是昨天晚上，那離開我們二十多家門面的一家火腿店給燬了，一隻挺大的火腿直飛到我們的後門口來，給陳大拾進來煮了，做夜飯菜請大家吃。可是你的爸和媽慌了，知道這裏再也就不下去，連夜收拾好了東西，發了錢給夥計學徒們，一齊打發他們回家，只留下陳大守店。今天早上，他們決定了上蘭谿去，因爲東西帶得太多，僱了一艘大船直接動身，韓老先生夫婦倆當然帶着一同走；一面派我趕到學校裏來接你，到蘭谿會齊了再作計較。梅小姐，你瞧，他們是在這樣緊急中決定了的，還來得及

先給你信麼？」

殷獻仁儘滔滔地說，梅寶儘悄悄地聽，不開一聲口，不插一句話，直到聽完之後，纔微微的歎了一口氣。她想到她爸和媽一年多辛苦經營的這一月華鉤百貨商店，正在蒸蒸日上，不料竟會遭到了這樣的厄運。她又想到舅舅舅母和表哥在暑期中趕來小住，給自己決定了終身大事，那時是多麼的熱鬧，多麼的快樂。她又想到訂婚後的三天和表哥備同遊北山三洞的情景，一同坐着小船遊覽龍內洞去；一同爬下冰壺洞去看水晶簾子；又一同在朝真洞裏看一線天，說是要打起精神從黑暗中走向光明中去。當時的一言一動，都還歷歷在眼，好像是昨天的事；誰知一別三月，自己却分明從光明中走向黑暗中去了。梅寶想到這裏，她的一顆心，似乎緊緊地打了一個結，眼淚又止不住掉下來了。

殷獻仁的一雙眼睛，自從上船以來，似乎從沒有離開過梅寶的臉，一見她掉淚，早又柔聲下氣的安慰着道：「梅小姐，你怎的又難受起來了？要知常常掉淚，是要弄壞眼睛的，像你這麼一雙好的眼睛，就是小說書中叫做甚麼「秋水」和「橫波」的，你難道忍心弄壞它麼？」

「別說廢話！我不耐煩聽你的。殷先生，到底甚麼時候可以到蘭谿？」梅寶的聲音，十分生硬，似乎刺痛了殷獻仁的耳朵。

「快了快了。但是這麼一段長長的路，可不能特地替我們縮短一些；況且這船又不是火輪船，全仗船夫一步一步的搖過去，要快也快不了多少。你瞧他搖到如今，連早煙也抽沒過一筒，總算是特別賣力的了。梅小姐，我的心正像你一樣的急，但也沒法可想，你還是耐性些吧。」

梅寶實在耐不得了，她也不理會殷獻仁的話，自管回過頭去，向那船夫說道：「船家，你搖得快一些，倘能早些到蘭谿，我多多的賞你酒錢。」

那船夫瞧了梅寶一眼，自管搖着櫓，並不答白。

「這船夫是怎麼一回事？我對他說話，他却一理都不理！」梅寶詫異地問殷獻仁。

「他是一個啞巴，不會開口；凡是啞巴總是連耳朵也聾的，所以他也不聽得你的話。剛纔我喚他快快的搖，也是向他做着手勢的。」

當下殷獻仁爲了要討好梅寶起見，特地爬到船尾上，一面做手勢，一面提高了嗓子，把梅寶的話向船夫耳邊複述了一遍。那船夫點點頭，滿頭的大汗，直濺了殷獻仁一臉；瞧他的模樣，實在已精疲力盡了，於是叫他把船靠了岸，臨時雇了一個幫手。有了這一支生力軍，船便搖得快了。

西斜的太陽，像一個鮮紅的蛋黃一般被山頂吞沒了；暮靄漸漸四起，掩蓋了水面上的落日餘光。後面趕上來的大小船隻倒也不少，船上都裝着許多男女和箱籠包裹，分明也是從金華來的。有好些船上，船夫總有三四個，使勁的搖着，所以都超過了梅寶的船，使梅寶的心中，益發焦急起來。

「殷先生，快要到了麼？」梅寶已不知道問了多少次了。

「快了快了，梅小姐，你不要着忙！」殷獻仁也不知道回答了多少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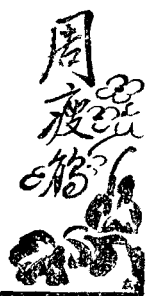
昏沈的夜色，包裹了梅寶的船，也包裹了梅寶的心；天上既沒有星月，船上也沒有燈火。梅寶痛苦地追想着她表哥走向光明中去的那句話，覺得自己是一步步走入黑暗中去了。

這樣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梅寶老聽着那單調的咿咿啞啞的櫓聲，一顆心幾乎要爆裂開來；一雙乾澀的眼，遙望着前面漆黑的一片，正如孤舟泊在海洋中一般的緊張。轉過了一帶瀕眼的山，終於望見遠處繁星似的燈火了，梅寶心中猛覺得一喜，彷彿從這繁星似的燈火中望見了她的爸和媽。

「呀！蘭谿到了！」黑暗中飛過來一聲歡呼，也不知是從那一個口腔裏發出來的。



新秋海棠



八· 茫茫四顧欲何之

「這

是那裏說起！好容易趕到了蘭谿來，却見不到爸和媽的面。你不是明明說爸和媽在蘭谿等着我麼？殷先生，現在他們在那裏？他們在那裏？」

這艘小小的船，被那黑魘魘的一片夜色包裹着，停泊在蘭谿的岸灘旁邊，像一條死狗般一動都不動。船上點着一盞桅燈，放出一絲半明不滅的微弱的光，照着梅寶一張焦急的臉，兩眼直瞧着殷獻仁。

「梅小姐，這——這個你可能怪我；今天早上我明明送你爸和媽跟韓老先生夫婦備上船的；我還幫同陳大把箱籠行李一件件搬上船去，足足有十二三件之多。你爸和媽給了我一千塊錢，喚我上學校來接你，直接上蘭谿。好在蘭谿地方不大，旅館也不多，一找就可以找到他們的。」

「那麼現在爸和媽在那裏呢？爲甚麼把蘭谿的大小旅館全都找到了，老是找不到他們？這怎麼辦！這怎麼辦！」梅寶兩道彎彎的修眉，頓時打了個結兒，連臉色也透着蒼白了。

殷獻仁愁眉不展的瞧着梅寶，沉吟着說道：「梅小姐，你不見麼？那些大小旅館都已客滿，實在從金華來的人太多了；這委實出於你爸和媽的意料之外，就是我也萬萬料不到的。也許他們見旅

館中容不下，又沒有甚麼親戚朋友那裏可以投宿，所以不得不轉到別的地方去了。」

「沒有這回事！他們既和你說定在蘭谿等我的；那麼即使旅館裏容不下，也該在船上等着，等我來了再想辦法，怎麼會轉到別的地方去？難道他們竟硬着心腸，拋下我這女兒不要了麼？」梅寶說到這裏，止不住掉下兩顆淚珠兒來。

「這真是沒奈何的事！你不見我剛纔已把泊在岸邊的船一起都問過了嗎？那裏有你的爸和媽？也許他們在半路上出了甚麼岔子，沒有到蘭谿呢。」

梅寶一聽得出了岔子的話，慌張得甚麼似的，急急地問道：「殷先生，你想爸和媽在半路上也許會出岔子麼？要是真的有甚麼三長兩短，那更要急死我了。」

「梅小姐，你不要着急，我不過是胡亂的猜想，未必真有這回事。況且我說的是也許出甚麼岔子，並不是說甚麼亂子，岔子和亂子，大有輕重之別。譬如在這亂糟糟的逃難時光，水路上的船隻比平常多了幾十倍，前面是船，後面也是船，左面是船，右面也是船，擠呀擠的，直擠得個水洩不通，那麼船就走得慢了；本來預算白天可到的，也許要挨延到晚上才到，這豈不是出了岔子麼？」殷獻仁說得頭頭是道，果然使梅寶的心放下了一半。

「但願如此，要是今天晚上可到，那麼明天一清早就可見到爸和媽了。」梅寶透着樂觀的口氣，不知不覺地向燈火點點的水面上望過去，希望一下子就望見了她爸和媽的船。

「梅小姐，你得鎮定一些，不要望得太切。世間不論甚麼事情，望得太切了，也許會使你失望；要是隨隨便便的聽其自然，到頭來却如願以償，會使你喜出望外的。時光不早了，我們還沒有吃夜飯，熬了這麼大半天，大家肚子也餓了；船上沒有甚麼東西好吃的，快快上岸去吃一些。」

「殷先生請便，我沒見到爸和媽，再也吃不下甚麼東西！」

「梅小姐，餓着肚子是不行的。來來來，快跟我上岸去。」殷獻仁說時，向船夫要了那隻燈籠，照着船邊上一條狹狹的跳板，一頭是擱在岸上的。他分明不等梅寶再說甚麼，定要她上岸去。

梅寶雖說吃不下甚麼東西，其實肚子裏空蕩蕩的，也確實有些餓了，於是不再說甚麼話，小心翼翼地走上了跳板。殷獻仁在前面引路，一壁囑着：「當心！當心！」一壁伸手到後面來想攙梅寶一下；梅寶只裝做沒有瞧見，自管一步黏不開兩步的慢慢地走。

本來像蘭谿這種地方，並沒有夜市的，可是沿江一帶，常有船隻往來，所以那些小商店小飯店等，打烊的時間比較城裏要遲一些。這兩天因為從金華方面逃難來的人着實不少，所以更把打烊的時間延遲了，多做了好些買賣。殷獻仁同梅寶上了岸，就在附近一家小飯店中找到了個座頭，點了兩菜一湯，吃起夜飯來。梅寶畢竟是個有心事的人，喉管裏似乎有甚麼東西梗着；心窩上也似乎有甚麼東西壓着，只勉強強地吃了一小碗飯，就放下了筷子，再也吃不下去了。殷獻仁的胃納却特別的強，三碗飯一會兒已裝下了肚子；連兩個碟子裏的菜，一個碗兒裏的湯，也像風捲殘雲般一掃而光；這纔得意洋洋地放下筷子來。

出了小飯店，殷獻仁興會淋漓，笑吟吟地向梅寶說道：「梅小姐，我們吃飽了飯，合該消化一下，我伴你在這沿江一帶的小市集上溜躑溜躑，看看夜景可好？」

「爸和媽不在這裏，心裏老是覺得空洞洞的，可沒有這一股閒情逸致，我要回到船上去了。」

「你是一位十八九歲的大小姐了，可不是三歲小寶寶，怎麼一步也離不開你的爸和媽？」

「殷先生，任你說我是三歲也好，兩歲也好，我委實是一步也離不開爸和媽的。」

「這話不對，你既一步也離不開爸和媽，那麼你住在學校中，爲什麼半個月一個月也不想回家呢？」殷獻仁反駁着。

「那是爲了要求學，不得不如此，要是不想求學的話，我簡直一輩子不願離開爸和媽呢。」

「這話又不對了。梅小姐，你不是已經訂了婚麼？到了出嫁的時候，你又怎麼能不離開你的爸和媽，難道教爸和媽陪着你一同出嫁麼？呵呵呵呵！」殷獻仁這一發，自以爲是得意之筆。一陣子格格摩地笑了起來。

梅寶聽殷獻仁這樣肆無忌憚的說着，不由得惱了起來，連連的踩着脚道：「這個你不用管，也輪不到你管！你要溜騷，自管溜騷去；我要回船去了。」說完，扭轉身子向岸邊跑去。

殷獻仁見梅寶惱了，便誠惶誠恐的提着桅燈追上來，一面陪罪道：「對不起！梅小姐，我因爲見你沒精打彩的，老是不高興，有意說一句玩笑逗你笑的；却不道偏偏惱了你，真是該死！」說着，抄到了梅寶前面，把桅燈照着纜板，讓梅寶跟着走，又一疊連聲的囑着：「當心脚下！當心脚下！」直囑到了船上。那兩個船夫見他們已回了船，也就把纜板抽了。

這當兒船篷早已張好了；殷獻仁便把那桅燈掛在中央，燈光一晃一晃的，照見梅寶仍是透着一臉的心事，待要向船板上坐下去時，殷獻仁即忙陪着笑道：「慢着，梅小姐，你坐了好半天，定然乏了，待我把你的鋪蓋打開來，鋪好了被褥，你就坐在被窩裏，可以舒服一些；倘要睡時，那麼脫了衣服睡下去好了。」

梅寶不做聲，只幫同殷獻仁把自己的鋪蓋打了開來，把那粉紅綢的被和白地印花布的褥子輕輕一抖，就有一股似蘭非蘭似麝非麝的香氣發散開來，大抵小姐們的被褥裏往往有這股香氣的。殷獻仁把鼻子撮了一撮，待要說出「好香」兩個字來，怕又惱了梅寶，疾忙把這兩個字咽了下去。

這時梅寶等殷獻仁把那打鋪蓋的灰色氈毯鋪好在船板上之後，也就不管他幫忙了；自管把那褥和被對摺起來，鋪在氈毯上面，一頭放了個白十字布挑紅花的大枕頭，隨將身照鋪到被褥上去，雙

手托着後腦門子，靠在枕頭上，眼望着船篷外燈火閃閃的水面，和星光閃閃的天空；她的一顆心，早又飄飄蕩蕩地飄到她爸和媽的身上了。

殷獻仁偷偷的望了梅寶一眼，打開了他自己的鋪蓋，就着船篷裏的那一頭把被褥鋪好了，却並不躺下去，盤膝坐在被褥上，擡眼呆望着那盞檯燈出神。

梅寶沉吟着，自言自語的道：『我不知道爸和媽安着甚麼心眼兒？既然是一路上蘭谿來的，爲甚麼不到我的學校裏來灣一灣，好接了我一同走。如今到了蘭谿，兩下見不到面，使人牽腸掛肚的，好生難受！』

『梅小姐，這個你不能怪他們，他們帶的東西多，船身又大；搖起來也就慢得多。你那學校所在偏又不是路過的地方，灣一灣就得好幾十里路，那不如派我把小船來接了你直接上蘭谿的好；他們的船開得早，不來灣學校也就可以早一些到蘭谿了。這一把算盤，實在是打得不錯的。』殷獻仁說時，把五個指頭在膝上彈了一下，做着打算盤的模樣。

『你說甚麼廢話！既然可以早一些到蘭谿，他們現在在那裏？爲甚麼我們到了好幾個鐘頭，找遍了大小旅館，還是見不到他們的面。』梅寶的聲音中，包含着一般怒火，幾乎要燃燒起來。

『這一這個我不知道；今晚上他們也許會來，且等明天早上再說。梅小姐，你辛苦了這一整天，太累了，還是早些兒安睡吧。』

『我不要睡；在這樣舉目無親的地方，今晚上準睡不成的了。』

『晚上要是不好好的睡一覺，白天就打不起精神來；出門人別的不打緊，身體最要當心；梅小姐，你千萬要保重身體啊。』

『爸和媽不知下落，我的心裏好似懷着一個大疙瘩，任你是個貪睡的鼹睡鬼，也那裏會睡得熟

呢？」

「梅小姐，古時節有二十四孝，你可以算得是第二十五孝了。像你這樣一位念念不忘爸爸和媽的孝女，真是二十世紀所少見的。」殷獻仁說這幾句話時，似乎帶一些譏諷的口氣。

梅寶是個冰雪聰明的女孩子，怎麼會聽不出來，當下便勃然道：「任你怎樣的譏笑我，我也不在意的；爸和媽給與我的恩德太大了，我正恨自己不能做一個孝女報答他們。殷先生，你難道沒有爸和媽的麼？要是有的話，那麼你就會知道爸和媽是值得敬愛的。」

「是啊，我是自幼兒就沒有爸和媽的；仗着舅舅舅母把我撫養長大起來，從沒受過爸和媽的恩德，所以也不懂得甚麼叫做孝道了。」

「那就難怪你要譏笑我老是惦記着爸和媽了。殷先生，我真可憐見你，你怎麼會自幼兒就沒了爸和媽的！」

殷獻仁聽了這話，倒也引起了一些悽然之感，嘶啞着聲音說道：「梅小姐，我真是個苦命的孩子！據我舅舅說：我出世不過一年又四個月，爸和媽就同時染疫死了。我在這世界上既是這樣孤單的一身，因此一切都無所謂，混到那裏是那裏。可是，梅小姐，你既有着爸和媽，那麼你爲了他們的份上，就該保重你的身體。現在時光不早了，快脫了外衣，睡到被窩裏去，好好的睡一覺。」

「殷先生，不用管我，你自己要睡時，就自管安睡吧。」

「不，你不睡，我也是睡不成的。梅小姐，你快睡了下去，不要胡思亂想，乖乖的閉上了眼睛，嘴裏默默地數着數目，從一二三四起數到一百二百，末了兒自會慢慢地睡熟了。」

梅寶見殷獻仁這樣的獻着殷勤，也不忍再去捨白他，伸手把身底下的粉紅綢被拉起了一角，蓋在身上，隨即閉上兩眼將息着；殷獻仁又挨延了一會，自管脫去了長衫，睡到他的被窩裏去了。

可憐梅寶那裏睡得熟呢！她自有生以來，從沒有在船上宿過夜，況且又在這樣一個陌生的地方，四下裏都是水，前後左右都是大大小小的船，船上都是些陌生的人；而自己這一艘小小的船裏，除了那兩個粗魯的船夫外，腳邊又輪着一個非親非故的男子，雖然聽他平日閒的行爲還算得少年老成，可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總覺得有些兒提心弔膽。要是有爸和媽在一起，那麼一切都不不同了；任是飄到天涯海角去，也可以放心托膽的，一覺睡到大天明。叵耐爸和媽不知道在那裏，累得自己孤零零的，真的好似孤雁落荒田咧。

夜漸漸的深了；岸上的燈火大半都熄滅了；整個的蘭谿城，已深入了黑甜鄉裏。那許多船上的人聲，也漸漸地靜下去了；打鼾的聲音，却此起彼落的，隱約可聞。江面上夜風起處，掀起了一陣陣微波細浪，舐着船頭船尾，發出一些輕悄的汨汨之聲，那船身也微微簸動着，好像一隻搖籃似的。梅寶小時節躺在搖籃裏，無憂無慮，只須搖動幾下，就很容易的睡熟了。可是她今晚上睡在這大搖籃裏，被重重心事煎熬着，老是翻來覆去的不能入睡。

那船尾上的兩個船夫早就睡了，鼾聲分外的響，連殷獻仁也鼻息如雷，睡得甜甜的像一頭死豬一般。只有梅寶還是精神抖擻，絲毫沒有睡意；頭腦中充滿了雜亂的思想，千頭萬緒的理也理不清楚。她索性不想睡了，只是一時一刻一分一秒的等候着；耐心兒的等候天明。等候到天空中帶來了一線曙光，也許會帶來了她的一線希望；她可以到昨晚遲來的船上去找她的爸和媽，一艘一艘的找過去，說不定會歡天喜地的和他們備見面了。

她仗着這一線希望，把她不安定的心安定了一些；船上沒有鐘，她也沒有帶手錶，不知道這是甚麼時候；又爲的船篷兩頭的小板門都關上了，也望不見天色；便把自己頭邊的板拉開了一些，眼瞪瞪地向天空中望去。只見疏疏落落的星斗，伴着殘月一鉤，綴在鉛灰色的天上，似乎不久就要天

明了。

然而越是等候，時光似乎過得越慢；梅寶眼望蒼天，頸子望得痠了，眼睛也望得澀了；纔好容易望到鉛灰色漸漸地泛出魚肚白來，疏星和殘月的光也漸漸地淡下去了。揉着又不知挨過了多久，見星光和月光都隱去了，東方雲端裏，微微地吐出了一線曙光。多謝那些解事的公雞，好像安慰梅寶似的噉噉地啼了；那沿岸大樹上的宿鳥，也囁囁啾啾的叫了起來。

梅寶很興奮的把那板門全都拉開了，搗去了蓋在身上的被角，挺起了上半身，迎着曉風，長長的吐了一口氣。她好生性急，恨不得立刻跳到別的船上去，找她的爸和媽。可是一眼望到後面密密層層的幾十艘船，都還靜悄悄地沒有聲息，分明人人都睡得很甜；太清早不便去打擾人家，只索把自己的急性捺捺住了，再耐心兒等候下去。

直等到天色大明，太陽出來了；梅寶見自己船上的兩個船夫已經起身，岸上和別的船上也有了人聲；瞧殷獻仁時，却還熟睡着沒有醒來。她這時再也按捺不住了，伸過手去把他肩頭一陣子搖撼着，連連喊道：「殷先生，殷先生，快快起來，天已亮了好久，我要找我的爸和媽去了。」

殷獻仁揉了揉倦眼，張開來向梅寶望了一下：「梅小姐，忙甚麼！時光還早呢。」說着也就從被窩裏坐了起來，披上了長衫。

「不早了，人家都已起身；找到了爸和媽，那麼我也可以安心了。」梅寶懇切地說着。

「我也巴不得你早一些找到你的爸和媽；但是這時候有的人還睡着，你可不能把他們一個個從被窩裏拉起來。再等一點鐘，我一定陪你去找就是了。」

梅寶聽他說得不錯，只得再把自己按捺下來；當下把她的小皮箱打開了，檢出了毛巾牙刷肥皂梳子等，等船夫打上洗臉水來，便草草的梳洗了一下；想走出船篷去，留心察看別的船上有没有人

走到船面上來，也許事有湊巧，一下子就瞧見了她的爸和媽。

「且慢，梅小姐，早上寒氣很重，當心着了涼。你的身上還是穿着昨天白天的衣服，快加上一件短大衣，再到船面上去。」

梅寶心中雖很憎厭殷獻仁過分的討好自己，但也不忍辜負他的一片好意，就把手頭一件淡灰色的薄呢短大衣穿在身上，彎着腰鑽出船篷，在船尾上站住了。

晚風習習，吹得她首如飛蓬，她把散髮掠了一掠，瞟眼向後面那些船上望去，見有的船面上有船夫在那裏揩抹船板，或在生火煮早飯；有的船面上有男女船客在那裏閒望，或在洗臉刷牙；可是瞧過去一張張都是陌生的臉，並不見她的爸和媽。

梅寶微感失望，即忙回頭向船篷中嚷道：「殷先生，你能不能陪我到那些船上找爸和媽去？」

「好，梅小姐，我陪你找去；不過在那些船上跨來跨去，千萬要當心脚下，關了亂子可不是頑！」殷獻仁一壁說，一壁從船篷中鑽了出來。

「我知道，平日間我在學校中原是跑呀跳呀運動慣了的；不像人家千金小姐那麽寸步難行的樣子。請你打頭走，我跟着來，準不會鬧出亂子來的。」

當下殷獻仁做了開路先鋒，先向近旁的一艘船上打了個招呼，就跨了過去。他一壁在前面走，一壁還不時的回過頭來瞧梅寶，并且伸出一隻胳膊來，好讓梅寶在必要時搭一下。可是梅寶很輕靈，很矯捷，從這一艘船上跨到那一艘船上，一些沒有困難，一面總是向每個船篷中張望，每一張臉都瞧得分明。虧得殷獻仁做慣了跑街，會說會話，會敷衍人家，一路向人打招呼，陪不是，并且替梅寶說明了找尋父母的一番話，大家當然很表同情，沒一個引起反感的。

可憐的梅寶！她在這好幾十艘船上，像穿花蝴蝶似的穿來穿去，早累得頭昏眼花，腰痠背痛了。

；然而結果是等於零。在這好多從金華來的男女船客中，那裏有她的爸和媽呢？休說沒有她的爸和媽，就是連一個熟人都沒有，要探問一下爸和媽的消息也無從問起。梅寶很失望的跟着殷獻仁回到自己船上，不由得抽抽咽咽地哭了起來。

這悽楚的哭聲，驚動了鄰船上一位好事的老者，從船篷裏探出頭來望了一眼，然後慢慢地走到船頭上，在一個鋪蓋上坐下了；一面擎着一枝長長的斑竹旱煙管抽着煙，一面好奇的問着梅寶：「小姐，怎麼一回事？」

梅寶淚眼婆娑的向那老者瞧了一下，却老是抽噎着，回不出話來；殷獻仁是圓活不過的人，忙把梅寶尋親不遇的話代答了。

「殷先生，爸和媽既沒有到蘭谿來，我們幹麼老守在道裏？還是立刻回金華找他們去。」梅寶在無可奈何中提出了這個主張。

「梅小姐，你回金華去不但危險，并且在那裏也找不到他們，我不是早和你說他們在昨天早上就僱了船離開金華麼？」殷獻仁愁眉苦臉的 answering 着。

那老者吐出了一口煙，湊趣的說道：「回金華去是一件危險的事，那邊的風聲緊得很，地方上秩序已亂了；整日整夜不斷的爆炸，燬了不少屋子，城裏十室九空，大家都在向西遷避，只有些窮苦人家沒有能力的，還在那樣硬挺。你們既好容易到了這裏，那有回去之理？」

「老先生，但我找不到爸和媽，老守在道裏，待怎麼處？」梅寶抹了抹眼淚，問了老者約話。

「那麼你們可會上岸去找過麼？」老者問。

「昨天傍晚早把大小旅館全都找過了，不料家家客滿，也沒有他們的蹤影；據旅館裏的人說：所有城裏的空屋子，也早在前二天租賃一空了。」殷獻仁向老者說，「據我瞧來，他們也許爲了這

裏沒處可住，老住在船上也不是事；一定把船繼續地向西搖去，到下一個大碼頭上去找旅館了。」

「這倒難說，下一個大碼頭就是建德，你們何妨向西找去。我以為這裏也不宜久留，今天早上我們一家子也打算往建德去呢。」老者在旱煙管的煙霧濛濛中噴出了這幾句話。

「老先生見多識廣，說話是不會錯的；我們吃一些早點，就把船搖往建德去吧。」殷獻仁得意地說。

梅寶方寸已亂，說不出甚麼話來，只索聽着殷獻仁擺佈。當下他就掏出錢鈔，喚船夫上岸去買了些糕餅來，又沏了一壺茶，邊吃邊喝，津津有味，同時殷動的勸梅寶吃，把糕餅直送到她的嘴邊。可是梅寶那裏吃得下，勉強的吃了半個餅，就不吃了。

朝日曛曛，把一條秀麗的蘭谿江映照得生氣勃勃，但在這向西搖去的一艘小船中，偏坐着一個黛眉含愁粉腮帶恨的小女子，她那滿腔子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的情緒，簡直連這小船也被壓得沉重起來。幸而這當兒風是順的，水也是順的，船上張起了布帆，在順風順水下加添了速率；那兩個船夫休息了一夜，也分外的虎虎有生氣，使這船好像在玻璃板上滑過去一般。

兩岸的風景，被秋色渲染得十分美麗，隨着船身的移動，變化多端，好像是四王筆下的青綠山水畫屏，一扇又一扇的在變換着。巨耐梅寶老是含愁含恨的低頭坐在那裏，自白地辜負了這些好山水，一些兒也沒有放在眼裏。殷獻仁見梅寶這樣的鬱鬱不樂，漫法兒勸慰她，只索呆呆地坐著，也似乎引起了一重重的心事。

欸乃聲中，那船搖呀搖的搖到了近午時分，雖說順風順水，使船夫們省力不少，然而搖了半天，也覺得乏了，并且肚子也餓了；於是在一個小鎮的岸邊停泊下來，開始生火煮飯；他們的伙食是很簡單的，青菜豆腐，早在蘭谿買好了。

殷獻仁和梅實一路上各自想着心事，已好久沒開過口，說過話了。這時殷獻仁便帶着笑問道：「梅小姐，你早上只吃了半個餅，可覺得肚子餓了麼？趁船夫們吃飯的時間，我們就到岸上飯店裏去吃些飯；吃過了飯，立刻開船，好早一些趕到建德，我們的希望，如今是在建德了。」

梅實搖了搖頭：「我不想吃飯，早上雖只吃了半個餅，可是肚子裏飽鼓鼓的，再也吃不下甚麼，殷先生，你自管去吃飯吧。」

「這樣不吃東西是不行的，梅小姐，你既愛着你的爸和媽，就該爲了他們倆保重你的自身，老是這麼憂憂鬱鬱的，萬一在路上病倒了，如何是好？」

梅實歎了口氣，便有氣沒力的站起身來；殷獻仁忙喚船夫攔好了纜板，便一步三回頭的領導梅實走上岸去。

梅實的吃飯，是等於虛應故事，那半碗飯粒粒好似鉛珠一樣，還是泡了湯，纔吃下去的。殷獻仁也似乎受了她的影響，胃口已沒有昨晚那麼好了，吃了兩碗飯，也就擱下了筷子。

不到一個鐘點，那船就在兩船夫通力合作之下開始搖出去了。殷獻仁爲了要使梅實拋開心事破除寂寞起見，不像上半天那麼悶坐着不開口了。他和梅實坐在船頭上，一路留心着風景，作爲談話的資料；看見了甚麼像形的山巒，就指點給梅實瞧。

「梅小姐，你瞧，這一座山，不是像一頭挺大的獅子麼？前面恰好有一塊渾圓的大石塊，那就活像是獅子滾繡球了。」

「快瞧！快瞧！這一座山峯再像一位美人兒沒有了。梅小姐，你瞧它頂上掛下許多藤蘿，就好像披散着的一頭青絲髮；那圓的石塊是頭，兩面倒平的是肩，挺挺的是胸，彎彎的是腰，下面的石勢瘦一些，那就代表兩條腿了。她站在那裏，彷彿在望着甚麼人似的，也許是在望她的情郎麼？呵

！呵！呵！殷獻仁口講指畫，還緊接上一陣子笑聲。

梅實仍然是心如亂麻，只敷衍着隨便擡眼瞧一下，却始終不開口，不做聲；倒像變做了春秋時代那位以不言聞名的息媯息夫人了。

偶然在山脚邊瞧見了一艘漁船，船上裝滿着十多頭長嘴的鵜鶘，有的却在淺灘上捕魚；殷獻仁一見，便又很高興的喚梅實瞧。

「梅小姐，你不見那些長嘴鳥麼？這就是摸魚公公。它們跳到水裏去銜到了魚，却並不吃下肚子去。你瞧你瞧！它們回到船上了；把那魚從嘴裏吐出來，讓漁夫放進竹籠裏去，這是怪好玩的。梅小姐，你以前會瞧見過麼？」

這個梅實倒沒有見過，她眼望着漁船上那些吐魚的鵜鶘，不知不覺地發生了一些兒興趣，那兩道深鎖着的愁眉，就略略開放了一下。

殷獻仁見梅實暫時展開了愁眉，正如在陰霾之天，忽然瞧見了一絲陽光一樣，不由得與高采烈起來；那時恰見一個山坳裏瀉下一道長長的瀑布來，他便又指着對梅實說：

「梅小姐，快瞧這一道瀑布，又長又大，又是白白的，在陽光下一閃一閃地泛出銀光來，多麼美麗！今年夏季裏你是去玩過金華北山的，你瞧這瀑布比了冰壺洞裏的水晶簾子怎麼樣？」

不提冰壺洞猶可，一提起冰壺洞，就好像把整塊兒的冰壓在梅實的心窩上，使她周身都冷了起來。她於是想起了那大可紀念的北山一日之遊；想起了她那親愛的表哥兼未婚夫羅少華，算來分別還不到三個月，不料自己如今會像浮萍般飄泊在外，連爸和媽都不知道在那裏，要和表哥握手重逢，那是益發的渺茫了。她想到這裏，心如刀割，便哇的一聲哭了，返身彎彎跑進去，撲到倒在地的被褥上，不住的抽噎；頓使殷獻仁怔住在船頭上，不知怎生是好！

梅寶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不知換過了多少時候，那咿咿啞啞的搖櫓聲，老是在耳邊聒噪着；有時還聽得過橋時船夫吶喊的聲音，使她的心中煩躁不堪。

這一天始終是順風，船上的布帆，也始終沒有卸下來，船夫並不休息，不停的搖着櫓，船是去得再快也沒有了。梅寶在被褥上躺了好久，覺得口苦舌乾，便坐起來喝了一口茶，却一眼瞧見夜色迷茫，已鑽進船篷來了。當下她聽得殷獻仁在問船夫：「建德快到了麼？」啞巴的船夫當然不做聲，只聽得那幫忙的船夫放聲答道：「快了快了，再過去三五里，就是建德了。」

梅寶聽說三五里外就是建德，倒又興奮起來，於是不再躺下去，眼瞪瞪地望着船篷外面，一顆心不知怎的，像卜郎鼓兒般老是搖着。這樣挨過了半點多鐘，前面燈火星星，已映進了她的眼簾；猛見船頭上的殷獻仁把頭探進船篷來，連聲歡呼着道：「梅小姐！梅小姐！建德到了。」

船兒傍岸之後，梅寶懷着一腔熱望，跟殷獻仁上岸去，殷獻仁把桅燈照着路，找到了近岸的一家大旅館，先看旅客們題名的黑板，果然有三個姓吳的，於是央求帳房中派人陪他們去瞧，無奈一瞧之下，全都不是的。回到帳房中，問明了這建德城中一共有多少旅館，便一家家的逐一找去；梅寶更把她爸的模樣兒子細說明，誰知都回說沒有這樣的人。費了兩點多鐘的工夫，好不容易把所有大小旅館都找到了，依然是無影無蹤。

這一個打擊可真大了，直把梅寶的心打成粉碎；她神昏頭倒的回到船上，殷獻仁一面安慰她，一面把桅燈照着她走上纜板。梅寶眼望着桅燈，燈光一晃一晃的映在水中；水中一晃一晃的放出一個光團兒；光團兒裏一晃一晃的現出她爸和媽的兩個臉龐來。梅寶低着頭，痴痴的瞧着瞧着，她的身體却一晃一晃的搖擺起來。猛可裏一聲慘呼，又緊接上撲通一聲，纜板上已沒有了梅寶。那桅燈的黯淡的光，一晃一晃的照見船邊湧起了一朵挺大的水花。



新秋海棠

周瘦鹃
稿

九。 「我……我爲的是愛……愛你！」

不

好了！不好了！有人落水了！」岸上有人吶喊着，船上也有人吶喊着，交織成一片亂嘈嘈的聲音。

「快快救她！快快救她！」殷懣仁着了慌，只直着嗓子，在那裏乾嚷；當下他索性伏在艦板上，伸直了兩隻手，向水面上亂抓亂擦，又一疊連聲的喊道：「梅小姐！梅小姐！你在那裏？」

一時岸邊和船頭聚集了不少人，十二根篙子一齊伸到水裏去，攪得水花濺濺，水聲湯湯，可是白白的空攪了一陣，總也碰不到梅寶的身子。

如此府寶就這樣悄沒聲兒的死了麼？不，決不，決不會死。她爲了沒有找到她的爸和媽，她不肯死；她爲了愛她的表哥兼未婚夫羅少華，她不願死；她爲了前途有無限的希望，有重大的責任，她不能死。於是她在喝進了一口水身子向下沉一沉之後，就開始和死神搏鬥起來。她掙扎着，沒命的掙扎着，不知道那裏來的這麼大的氣力，竟把她的身子掙扎到了水面上，兩隻手一陣子的舞動，像人家游泳時划水一樣，不多一會，她的一隻右手不知不覺地却抓住了船舷，她知道這船舷就是她的生命線，於是更使足了她從來不曾有過的一股勁兒，抓得緊緊的死也不放。

殷獻仁一見了船舷上突然的現出一隻手，真個如獲至寶一般，便沒口子的嚷道：「好了好了！她有救了！她有救了！」接着又向水中大喊道：「梅小姐，你抓住了船舷不要放，我們來救你！」船頭的船夫拋下了篙子，正待去抓住梅寶的那隻手時，可是梅寶畢竟在學校裏練運動練慣了的，她的左手早也抓住了船舷，只把上半身用力向上騰挪了一下，整個兒身子便上了船，帶起了一身的水，把船頭全都打溼了。她恣楞楞地抖擻着，吐出了嘴裏的餘水，就忙不迭的鑽到了船篷裏去。殷獻仁見梅寶得了救，不由得長長的吐了一口氣，忘其所以的想跟進船篷去；可是梅寶早把門板拉上了；一面嚷着：「別進來！別進來！」一面把背心抵住了門，把溼衣袴全都脫去了，忙向皮篋中取了一塊乾毛巾，先擦乾了頭髮，拭乾了頭面，再把上下身逐部的揩擦了一下，然後鑽到她的被窩裏去。

這到底是東籬菊綻的天氣了，含瀟瀟殺氣氛。她受了露，又受了寒，周身還兀自在那裏抖擻，牙齒也在捉對兒厮打，於是重又從被窩中坐了起來，打開皮篋，檢出一身白絨布的襯衫袴來穿上，上身再加上了一件絨線衫，纔輪了去，把被窩裹得緊緊的，借此取暖。

正在這當兒，殷獻仁在外面把手指彈着門板，低低的喊道：「梅小姐，梅小姐，我可以進來了麼？」梅寶答應了一聲，那門板便拉開了，殷獻仁雙手端了一大一小兩隻青花粗瓷碗，僞僞着鑽進船篷來，膝行到梅寶旁邊，說道：「梅小姐，這小碗中的是高梁酒，大碗中的是薑糖湯，你快快喝了下去，趕掉一些寒氣。」

梅寶從枕頭上擡起頭來，向兩隻碗裏瞧了一下道：「我不會喝酒，還是喝這薑糖湯吧。」

「不，梅小姐，你多少總得喝一些酒，纔能把寒氣趕掉；單喝薑糖湯是不够的。」

梅寶眼瞧着殷獻仁透着一臉子懇切的神情，便仰起頸子來，皺了皺眉頭，勉強把那一小碗高粱

酒喝了一半，正像喝藥一般的難於下咽；接着再把那一太碗燕窩湯喇喇地喝了下去，雖是甜中帶酸，却比較的可口多了。

「梅小姐，你喝了這個，再裏緊了被窩好好睡一會，出一身汗，包管你把寒氣全都趕掉了。」

「殷先生，謝謝你！」梅寶兒殷獻仁這樣的設想周到，便由衷的表示了她的感激。

「梅小姐，你怎麼還謝我，這都是我的不是，剛纔走上辦板時，沒有當心好你。」

「這是我自己不小心，不知怎的，只覺得一陣子頭暈眼花，就掉到了水裏去，可不能偏派你的不是啊。」

「總之，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不是。梅小姐，你還是睡一會養養神吧。」殷獻仁說時，臉上流露出—種異樣的神氣，可是梅寶兒早已躺了下去，並沒有聽見。

她昨夜一夜沒睡，今天既飽受了刺激，又落了水，身心都疲乏極了；頭着在枕上，一會兒已鼻息呼呼，竟深入了黑甜鄉。

「噢，奇了！這是甚麼地方啊？」梅寶兒真咕嚕着，忽在一面芙蓉鏡裏望見自己身穿五銖衣，簾蝶裙；頭上梳着盤龍髻，插着碧玉簪，珊瑚釵；兩個耳朵上還掛着兩串長長的珠墜子，一閃一閃地發着亮，分明都是用夜明珠串成的。梅寶兒一面暗暗詫異，一面兀自對着鏡子向自己上下打量着，記得先前瞧過戲院子裏串演的天女散花一齣戲，那個天女也正是這樣的打扮，如此瞧來，自己分明已變成了天女了。

她擡眼更向四下裏瞧時，却見這所在月籠雲榻，瑤輝瓊壁，白玉作柱，瓊頂爲梁，所有一切器具陳飾，也全是珠鑲玉嵌，金碧輝煌；這明明是一座壯麗的天宮，決不是人間所有的。她兀自納罕着，想自己正躺在那艘小小的船上，平白地怎麼會到這兒來的呢？

正在咄咄稱怪，聽得一陣簫簫悠揚的聲音，自遠而近，右面一扇翠玉雕嵌的門開了，有十多個金童玉女，簇擁着一男一女兩位仙人，冉冉地走了進來。梅寶定睛一看，不是她的爸和媽是誰？於是笑逐顏開的迎將上去，一壁歡呼着道：「爸！媽！孩兒從蘭露找到建德，正找得您倆好苦，怎麼會在這兒的？難道是在做夢麼？」

「傻孩子，你說甚麼話？我們本來在一起啊。」她的爸笑着回答。

「真的，這孩子越長越傻了，我們整日整夜的彼此厮守着，從沒有分離過，甚麼蘭露啊，建德啊，做夢啊，全是一派胡話！」她的媽也這樣數說着。

梅寶聽了這些話，老是摸不著頭腦，便呆呆地站在那裏；停了好一會，纔又好奇地問道：「媽！那麼這到底是甚麼地方，我們打扮得這樣珠光寶氣，好像是在串戲似的，又是甚麼一回事？」

她這麼一說，她的爸和媽都放聲大笑起來，真笑得毒寶莫名其妙；笑停之後，她的爸纔答道：「傻孩子，你瞧，我們一家子可不是快快活活地在天宮中享福麼？這又那真是串戲，你難道還不知道仙人原是這樣打扮的麼？」

「仙人！仙人！真教人越弄越糊塗起來。爸，您是金華華鈞百貨商店的老闆吳鈞；媽，您是他老人家的太太羅湘綺；我，我是您倆的女兒吳梅影；大家明明都是凡人，怎麼會脫胎換骨，變成仙人呢？」梅寶切切實實地問着，定要打破這一個悶葫蘆。

「我們挨了好多年的苦，受了好多年的磨折，如今一家團聚，苦盡甘來，自然變做仙人了。」她的爸得意地說。

「那麼表哥他們又怎麼樣？如今是凡人呢，還是仙人？」梅寶急急地問。

「呵呵！女孩子有了夫家，就念念不忘她的未婚夫了。你可是怕自己做了仙人，你的未婚夫仍

是凡人，就做不成夫妻了麼？」她的媽打趣着。

梅寶緋紅了臉，忸怩地說不出話來，只望着她的爸，希望有一個滿意的答覆。

她的爸微微一笑，拍着她的肩頭道：「孩子，你不要着慌！你表哥和舅舅舅母一家三口，融融洩洩，也像我們一樣是個快樂的家庭，所以他們也早已成了仙人了。不過我們這裏是在三十三天，他們是在三十二天，相去只是一天之隔，我們只須駕着雲轡下去，一會兒就可和他們見面了。」

梅寶聽她爸這麼一說，心頭頓時一寬，覺得飄飄然的，真的有羽化登仙之概。她暗想表哥做了仙人，定然不能再穿西裝，不知是怎樣的一副打扮，多分也像八仙過海中的青年仙人韓湘子一般模樣。而舅舅的個子本來有些胖的，做了仙人，無憂無慮，不要更胖得像那挺胸凸肚的漢鍾離了麼？想到這裏，不由得暗暗好笑起來。

「梅寶，你做了仙人，可覺得比凡人怎樣，住在天上，比人間快樂麼？」她的爸忽然問她。

「當然快樂，只要跟爸和媽在一起，不論做仙人，做凡人；在天上，在人間，都是快樂的。」

「恐怕單單跟爸和媽在一起，不够快樂吧；還得加上一個表哥，是不是？呵呵！」她的媽帶着笑，又在打趣她了。

「媽，您怎麼的，老是跟女兒開玩笑？」梅寶嬌嗔着，忽然她好像想起了甚麼似的，向她的爸道：「爸，但我做了仙人，還能照常唸書麼？要是不能唸書，那我甯可不做仙人的。」

「怎麼不能，那邊有一座蘭苑，就是仙女們唸書的地方；你只要跨在青鸞背上，沿着天河飛過去，一會兒就可到了。」她的爸指着雲母窗外遠遠地矗立在五色祥雲中的一座金碧樓臺。

「那好極了！爸，媽，回頭見，女兒要唸書去了。」梅寶興奮已極，立時跳跳蹿蹿的趕出翠玉門去，却見一頭青鸞已候在門外，剛跨上了背，它就騰雲駕霧的沿着天河飛出了。

天上是沒有日曆，也沒有時鐘的。梅寶在園苑中高興與地唸書，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這一片祥和恬靜的大空中，驀地掀起了一陣沸翻盈天的大雷雨，日月星辰，全都黯淡無光，變做黑越越地。梅寶從園苑中望過來，已不見了她爸和媽的所在；她旁皇着，焦急着，不知道怎樣纔好。驀然之間，却來了一個魔鬼，悄悄地對她說：「你的爸和媽喚我來接引你，快跟着我來！」梅寶並不知道他是魔鬼，聽他的模樣兒很有些兒像殷獻仁，就跟着他走了。

走，走，走，日日夜夜的走，走過了好多地方，却兀自不見她的爸和媽。她哭着，喊着，在暗中摸索着，苦痛得甚惡似的，不料走到一個所在，猛可的從斜刺裏跳出一頭猛虎，張牙舞爪地向她身上直撲過來；她大吃一驚，沒命的猛叫了一聲，就這樣把她自己叫醒了。原來是一場夢！一場奇怪的夢！

她雖從這奇怪的夢境裏醒了回來，可是一顆心還是別別別的亂跳着。她張大了兩眼向四下裏瞧時，見自己仍在小船中，而在船篷入口處的門板旁邊，多了一隻煤球爐子，爐火熊熊地燃燒着，使船蓬裏平添了幾分暖氣。殷獻仁正坐在爐邊，把她的溼衣在翻來覆去地烘着；似乎還不覺得梅寶已回來了。

「謝謝你，殷先生，你真想得周到，我倒沒有想到這個。」

「梅小姐，我們自家人，請你不要這樣客氣；凡是你的事，我是件件都放在心上的。這一回你忽促動身，所帶的衣服不多，如今把這些溼衣烘乾了之後，明天要是有大太陽，再曬上一曬，那就可以穿了。」

「殷先生，你安着這一片好心，處處照顧着我，真使我感激得很！將來我爸和媽知道了，也一定會重重謝你。」梅寶天真無邪的心中，感覺到殷獻仁真是一個再好沒有的人。

殷獻仁聽了梅寶這番感激的話，不知怎的，忽然微微歎了口氣；回過臉來瞧着她說道：「請不要這般說吧，我聽了，老是覺得慚愧！唉！梅小姐，你還不知道我的心，只要我不當我是一個十分壞的壞人，那就好了。」

「我雖然不懂得甚麼，可也不是一個不知好歹的人，怎麼會當你是壞人呢？」梅寶懇切地說，接着她又想起了那個奇怪的夢，「殷先生，我剛纔睡熟之後，做了一個又可怪又可怕的夢，至今這顆心還沒有跳停呢。」當下她就將夢中所見的，好像說故事般一一向殷獻仁說了。

「俗語說得好：『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只爲你白天想你的爸和媽太切了，纔會做這樣的夢，梅小姐，你不用再去想它了。至於猛虎撲到你身上的話，更不必相信，一路上太太平平的，那裏會有猛虎出現，即使有猛虎要來害你時，我也得拚着這條命打退它，把你搭救下來；梅小姐，你儘管放下一百個心吧。」

梅寶聽他這麼一說，便不言語了，眼望着那絳紅的爐火，心裏倒似乎安定了一些；只覺得四肢無力，周身疲乏得很，也就懶得再坐起身來。殷獻仁雖殷勤地問他要吃甚麼東西，也只是搖頭，連口也懶得開，這樣不知挨過了多久，她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一清早晨光熹微中，梅寶還沒有醒，船夫依着殷獻仁的吩咐，繼續地把船向西搖去，到得梅寶醒回來時，已離開建德十多里了。她見殷獻仁已不在船篷裏，拉開頭邊門板一望，見天氣陰沉沉的，像要下雨的樣子；一陣陣風劈面襲來，連連打了兩個寒噤，身上冷得好像浸在水裏一樣，忙把門板依舊拉上了；不知怎的，覺得口舌苦乾，鼻管裏熱烘烘地，一摸額上，也分外灼灼熱，分明是在發燒了。

殷獻仁在船頭上聽得船篷裏有了聲響，就拉開了門板捧了一面盆的熱水鑽進來了，笑吟吟地說

這：「梅小姐，我剛纔醒來時，見你睡得很香，不敢驚動你，所以一起身，就到船頭上去了。這裏有熱水，你且洗一洗臉吧。」

梅寶謝了一聲，從旁邊取了一塊毛巾浸在面盆裏，就草草的洗了臉；她見船正搖向前去，忙道：「怎麼，船又開了麼？我們上那裏去？」

「這有甚麼辦法！我們只得向西搖上去，可也說不出那裏是目的地啊。」

「既沒有目的地，難道不能搖回金華去麼？謝謝你，殷先生，你還是伴我回金華去找爸和媽！」梅寶擡眼望着殷獻仁，滿臉透着乞憐的神情。

「我們只有搖前去，決沒有搖回去的道理，梅小姐，你不見麼？」殷獻仁把梅寶那一頭的門板拉開了一些，指着後面煙雨迷濛中的許多船隻，「從後面開上來的船越來越多，足見那方面的情形越發吃緊，恐怕不但回不得金華，連蘭谿也不能去咧。」

「那麼我們的船這樣無目的地向前搖去，搖到那裏纔停？又向那裏去找爸和媽？」梅寶苦着脸問。

「那只能碰運氣了！我們且等着瞧這船靠近那一個碼頭時，就上那一個碼頭去找；一路上更留心前前後後的船，一艘也不要漏掉，也許皇天不負苦心人，給你在無意中找到了你的爸和媽。」

梅寶低頭無語，一會兒纔又淚眼汪汪的擡起臉來道：「殷先生，這簡直是好似向大海裏去撈針一般，那有多大的希望！況且我又病了。」

「怎麼說？梅小姐，你病了！」殷獻仁驕地吃了一驚。

「是啊！我周身都在發燒，也許爲的昨天落了水，我這身體熬不起苦，就給病魔纏上了。」殷獻仁伸手過去，想摸一摸梅寶的額，可是梅寶她的把頭側了一側，却躲開了，沒奈何，他只

得縮回了手，很焦慮地說：「這怎麼辦！這怎麼辦！路上害了病，既沒有大夫又沒有藥，那真要坐生的急死我了。梅小姐，你快快騎下去，把被窩裹緊了，再蓋上了我的被，暖暖和和地睡一會；昨晚上買的薑湯剩下一壺，待我去煎一碗薑湯來，趁熱喝了，出一身汗發散發散，也許會把熱度打退的。」

梅寶微微一驚，騎了下去，把被窩裹一裹緊；殷獻仁連忙拉了自己的一條棉被蓋在上面，索性把昨晚烘乾了的幾件衣服和短大衣也一古腦兒堆上去了。

一刻鐘後，殷獻仁已把一大碗熱氣騰騰的薑湯端進來了。梅寶喝過之後，忙把被窩裹緊了全身，希望出一身大汗，使熱度快快退去，把病彪快快打退。目前第一要着，總須恢復了健康，纔可繼續地找她的爸和媽。

雨漸漸瀝瀝地下來了；雨點打在船篷的頭上，真好似一滴滴打在梅寶的心坎上，更增加了無限的煩悶。她的頭又溽溽作痛起來，無論側身仰身，都覺得沒個安放處，料知自己這一遭已落在病魔的魔手中了。喝了薑湯，雖曾出過一些汗，減退一些熱，可是不到半個鐘點，熱度早又升高了。

殷獻仁呆坐在船篷的入口處，眼睜睜的瞧着梅寶這一邊，似乎在等候她不要藥而愈的好消息。

「梅小姐，你喝過了薑湯，覺得怎麼樣？熱度已退去了麼？」

梅寶正沒好氣，就立時怒沖沖地答道：「薑湯又不是甚麼仙丹靈藥，一喝就會好麼？」

「梅小姐，求你不要生氣，我知道你不會有甚麼大病的，只因昨晚落水受了涼，纔發起燒來，還不過是感冒罷了；只要好好的躺一天，包管你明天就不覺得甚麼呀。」殷獻仁安慰她說。

「不要緊呀！我的頭在痛，心中也厭煩得很。最好讓我一個人靜一下子，你到船頭上去。」梅寶不耐煩的揮了揮手。

「梅小姐，請你原諒！此刻正在下雨，船頭上全已淋溼了。」

「那麼請你不要開口，再開口，我要嘔出來咧。」

「是是是！我決不開口就是。」殷獻仁愁眉苦臉的坐在那裏，再也不敢開口，活像是一頭駱駝。
之等。

船夫們搖船搖得乏了，在一個小村落前靠了岸；岸邊幾株烏柏樹，柏子已熟了，沐着雨，襯着疏疏的紅葉，分外美麗。

「梅小姐，我上岸去瞧瞧，有沒有大夫，倘有大夫時，我立時請他來給你看看脈。」殷獻仁打破了船篷裏岑寂的空氣。

「不用找大夫，倒是找我的爸和媽要緊，讓我自己上岸去。」梅寶邊說邊拉開了被窩的一角。

「不行不行，梅小姐，你正在發燒，怎麼能出去？我上了岸，當然先要找你的爸和媽。你放心，我要是瞧見了他們倆，不給你知道，我可對得起我自己的良心麼？」殷獻仁說着，指了指自己的心。

梅寶從被窩中撐起了半身，可是頭痛如劈，實在掙扎不起來，只索重又躺下了。

殷獻仁冒雨上岸，去了不到半小時，就垂頭喪氣的滾回來，手裏拿了一隻小碗，盛着幾塊乳腐，和一點醬菜。

「怎麼樣，怎麼樣？廢先生，你可找到我的爸和媽麼？」梅寶擡起了半個頭，急急地問。

「沒有啊！這裏是一個小村子，並沒外來的客人，連找一個大夫也找不到；我只買到了一些葷的素菜，梅小姐，你已有兩頓沒吃東西了，停會兒吃一些粥吧。」

梅寶聽了，被窩角上湧起來的淚珠兒，就不則一變的把她的頭鑽到被窩裏去了。

雨已住了，船又搖過了幾十里路，會有兩次又靠過岸，殷獻仁照例的上岸去走盪，可是依然垂頭喪氣的趑回來。梅寶料知要找到她的爸和媽，已沒有多大的希望，除了獨自啣指淌淚外，只得死心塌地的聽天由命了。

向晚時雨過天青，船兒傍着一個大鎮停泊下來，聽得船梢上的船夫在喊道：「洪鎮到了！」梅寶因了殷獻仁的苦口相勸，曾勉強地吃了半碗薄粥，又喝下了一碗沸熱的薑湯；可是頭痛依然，熱度也絲毫沒有減退；此刻聽得到了一個大碼頭，寶料也未必能找到她的爸和媽，所以並不覺得興奮，仍是靜靜的躺著。

「梅小姐，這裏是一個大鎮，不比是先前的小村子了；我且上岸去瞧瞧，能找到了你的爸和媽果然再好沒有，不然的話，就是找到一位大夫也是好的。你的病總得診治一下，治好了我纔放心，決不能聽其自然，更害苦了你。」殷獻仁說完，就拉開門板趕上船頭，接着忙又把那門板拉上了，船夫早把跳板攔好，他便三脚兩步的上岸去了。

半小時後，殷獻仁伴着一位中年人匆匆地回上船來，直引到梅寶的身旁，柔聲地說：「梅小姐，這一位洪大夫，是這裏洪鎮上數一數二的名醫，我請他來給你看脈。」

梅寶擡起頭來，對那洪大夫點了點頭，說一聲：「洪大夫費心了。」那大夫給梅寶把了脈，看了舌苔，說是很厲害的感冒，熱度要是加上去，也許有變做傷寒可能，這決不是一二劑藥所能治好的。躺在船上不是事，最好能找一家客店住下來，治好了病方能趕路。殷獻仁當然諾諾連聲的附是；梅寶也抱了趕快打退病魔的決心，立刻贊同了洪大夫的建議。

仗着洪大夫的推薦，把梅寶移到了市梢一所清靜的客店中，在一間寬大的雙鋪房間裏住下了。窗內可以聽到一帶青山，窗下又遠着一帶綠水，倒是一個挺好的養病的所在。

這一晚梅寶雖服了藥，可是熱度已達到了最高點，一時不易打退，她的頭又痛得像要爆裂開來，不住的在被窩裏哼唧唧的呻吟着。殷獻仁斷守在病榻之旁，急得沒了主意。

夜半，梅寶兩頰燒得通紅，呻吟轉側，分外的可憐，嘴裏不是喊爸，便是喊媽的喊個不了。末後呻吟稍住，神志迷糊，似乎是沈沈入睡了；一會兒却又霍地坐了起來，雙手亂舞，兩眼直瞪的驚呼道：「呀，猛虎來了！爸爸救我！媽媽救我！」

殷獻仁聽她這樣的胡言亂語，直慌張得手足無措，忙把她先扶倒在牀上，蓋好了被窩，然後把毛巾浸了些冷水，覺在她的額上，過了一會，纔漸漸的靜止了。

「我害苦了她！我害苦了她！」殷獻仁喃喃地自言自語着，老是在病榻旁踱來踱去，直踱到了天明。

天明之後，他忙去瞧洪大夫，洪大夫安慰着他，說這是不打緊的，單憑這劑藥的力量，原打不退那壓高的熱度，急切間可也不能就用重藥，得慢慢兒的來，一星期後，包管她藥到病除就是了。這一天洪大夫給梅寶服了一劑安神的藥，到晚上果然能安眠了，殷獻仁趁這機會，也就睡了一覺。一連三天，洪大夫的藥便見了效，梅寶頭痛已去了一半，熱度也逐漸減退；每天已能在牀上起坐一會，并且每餐也能吃半碗粥了。殷獻仁日夜的侍奉湯藥，寸步不離，形容却憔悴了不少。

到第六天上，梅寶的熱度全已退盡了，頓時頭也不痛了，開始踏上了恢復健康之路。大抵人在病後，自然而然的會高興起來，即使平日是個悲觀主義者，也會一變而成樂觀的人。那時梅寶靠着枕頭坐在牀上，微笑着對殷獻仁說道：「殷先生，這幾天難爲你做了一名男看護，真辛苦你了。將來趁媽跟表哥知道了這回事，也要感激不盡呢。」

「梅小姐，請你不要再說這些感激的話，你多說一句，使我良心上多添一分痛苦；只要你知道

我的真心實意，不把我當做壞人看待，對於我表示一些親切之感，那我就滿足了。」殷獻仁說時，眼望着梅寶的臉，似乎有一種似飢如渴的神情。

「我不明白你的話，你原是一個好心眼兒的人，不但我知道，就是我的爸和媽也知道；怎麼會把你當做壞人看待呢！」

殷獻仁沈吟了半晌，似乎有甚麼話要說，却又不敢出口的樣子；末後纔吞吞吐吐地說道：「梅小姐，你……你怎麼說來說去，總是三句不離爸和媽，難道沒有了爸和媽，就不能生活了麼？我以為此去即使找不到他們倆，我……我也可以一輩子伺候你的。」

「爸和媽跟我三個人，簡直是書本子裏所說的三位一體，沒有了他們，我就不願再活下去；況且還有我的表哥，我既已許配了他，生是羅家的人，死是羅家的鬼了。不論以後怎樣千辛萬苦，我非找到他們不可！」梅寶說到這裏，一臉子現出激昂慷慨之色。

「那……那麼你打算怎樣呢？」殷獻仁嚙嚙地問。

「我已打定主意了，明天我們仍向原路上退回去，也許他們當時出了甚麼岔子，落在我們的後面，此刻退回去時，便恰好碰個正着。萬一碰不到，那是天命，還有甚麼話說。殷先生，你能不能依我的話？要是再這樣無目的只管向前趕，萬一遇了甚麼意外，那我一輩子要怨恨你的。」

殷獻仁低頭思索了一下，便歛一口氣站起身來道：「唉！人世間任何事情，要是給老天爺安排定了，再也勉強不來的。梅小姐，依你依你，我們準這麼辦！不過病後總得休息一天，你也該依我的話，到後天方始動身。」

梅寶聽他言之有理；也只得依從了。午飯時分，她居然吃了半碗飯，不知怎的，覺得精神一振，身子也硬朗了不少。

第二天梅寶已起牀了，把那些從船上搬上來的行李箱篋等整理了一下，作動身的準備。午飯後在客店門前小立了一會，雖覺腿腳還沒有多大勁兒，可是也不覺得乏；不過擡頭望望青山，低頭看看綠水，似乎與先前在學校門前所見的青山綠水很爲相像，只因處境不同，百感交集，真的是不堪回首了。這一天殷獻仁也彷彿變了一個人，老是呆呆木木的，不大開口；梅寶有時和他說話，也答非所問，分明有甚麼不可告人的隱情，重重地壓在他的心上。

一天的光陰，很容易的消磨過去了，梅寶因爲決定了明天清早就要動身，吃過了夜飯，提早睡覺，殷獻仁也悄悄沒聲兒的睡了。夜深人靜時，忽然槍聲四起，人聲嘈雜，把他們從夢中驚醒過來；疾忙披衣起牀，趕到窗前一瞧，却見下面都是火把，照得滿街通紅了。那些擎着火把的全是短衣窄袖的漢子，有的還拿着刀，傘，簫，一臉子殺氣騰騰，在分頭打開店鋪子和住戶的大門。

殷獻仁情知不妙，嚇得滿身打顫，滿楞楞地嚷着：「土匪！土匪！」一面拉了梅寶跑下樓去，客店中所有客人，全起來了，鬧攘攘的預備逃命。誰知正在這當兒，轟的一聲，大門已被打開了，闖進十多個大漢來，明晃晃的刀光，映着火把，耀得人眼花撩亂，吆喝的聲音，和婦孺們的哭喊聲鬧成一片。

大漢們喝住了那好幾十個男女客人，喚他們排好了隊，就開始搜索起來。殷獻仁首當其衝，內外的衣服全被拉開了，把幾隻衣袋都翻了個身；可是他的錢部藏在衣箱裏，身上只有十多張作零用的十元紙幣。他們似乎不滿意，逼問着其他的錢鈔藏在那裏，殷獻仁兀自抖顫，做聲不得；旁邊有一個漢子，却將火把湊近了梅寶的臉一照，放出夜貓子似的聲音來道：「這姑娘兒出落得怪俊的，倒是一注財香，待我先來抓她回去！」說時，丟下火把，雙手抱起了梅寶，一旋身就向大門口趕去。梅寶一面哭嚷，一面掙扎，可是那真掙扎得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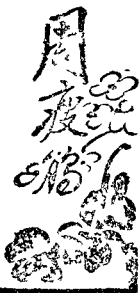
「不行不行！你們不能抓她去！你們不能抓她去！她有爸爸和媽，我要還給她的爸和媽去！」殷獻仁邊嚷邊還趕着，直追到門外大街上，抓住了梅寶的一隻腳死不放。

那漢子怒從心起，猛可的騰出一隻手來，向腰帶裏拔出一枝長柄的手槍，回頭就放；只聽得砰的一響，殷獻仁立時跌倒了。梅寶也趁這當兒掙脫了身，跳下地來，撲倒在殷獻仁的身上；只見他滿頭是汗，滿臉是淚，滿胸脯是血；他仰起了頭，力竭聲嘶的說道：「梅小姐！我……我不成了！——一切……都請你……你原諒！可……可不要怨我！」

梅寶早已驚瘋了，一箇嘔喘着，一面使勁兒搖撼着殷獻仁的身子；殷獻仁緊緊地抓住了梅寶的手，掙扎着吐出最後一絲微弱的聲音來道：「我……我爲的是愛……愛你！」



新秋海棠



十·虎穴中

梅

寶失魂落魄似的從殷獻仁的屍體旁邊跳了起來，兩手沾滿了慘紅的血，十分可怕！她呆了一呆，一時沒了主意；却不道一隻鐵鎗似的魔手，已着到了她的肩上，把她緊緊地抓住了。她回頭一看，可不是那開槍擊死殷獻仁的青年土匪是誰！料知自己一落到了這魔鬼的手掌之中，準沒有命；於是使盡了平生之力，沒命的一掙，居然給她掙脫了，便立時沿着那一灣綠水，飛一般的落荒而走。

『呸，小蹄子！跑到那裏去？看你逃得出咱老子的手！』

那青年土匪擎着火把，灑開脚步，追隨在梅寶的後面；一面追，一面嘻嘻哈哈地笑，好像要追趕到她，是不費甚麼吹灰之力的。

梅寶在學校裏原是跑跑跳跳慣了的，在運動會中賽跑起來，總得列在第二三名，可是如今正在病後，身體還沒有完全復元，跑急了，兩條腿兀自酸溜溜的。不過虎猿在後，有關性命出入，不得不強撐着趕上前去。趕了一會，回過頭去瞧時，却見和那土匪已隔了兩丈多路，心裏稍稍安定一些，兩腿更不敢懈怠，還是一步緊一步的飛奔着，真的怪她媽生下她時，何不給她多生兩條腿？

那土匪那裏肯放鬆，雖她跑得快時，他也提起了兩條飛毛腿，追趕得快了一些；口中還在嚷着：「小蹄子，慢慢的跑！要是跌交了，斃了腿，變做一個女鐵拐，可不是頑，咱老子要心痛的。」

到得梅寶跑乏了，放慢了脚步，他就哼着戲詞，索性蹶起方步來。他似乎並不要急急的抓住她，只是保持着二丈多路的距離，遙遙的追隨着；以爲多早晚總是要掉在他手掌之中的。這正好似貓兒捉到了耗子，並不急於大嚼，還要把它戲弄一會。

可憐梅寶畢竟是個弱女子，並沒有持久的長力的；何況又是病後之身，那裏經得起這樣的磨折！她跑了這麼二三里路，早已跑得滿頭大汗，上氣不接下氣的，不住的喘息。末了兒跑到一帶荆棘叢中，覺得眼前金星亂迸，耳中轟轟地作響，猛可裏一個天旋地轉，就撲的跌倒在地，暈厥了。

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她悠悠地蘇醒回來，却見一燈如豆，照着自已正躺在一張矮矮的小木牀上；一股濃重的穢氣息，直刺到鼻管裏去，不但是身上蓋着的那條硬硬的紫花布棉被有這氣息，似乎這一間屋子裏都在發霉，多分是密不通風，一向空關着的。

「好了好了！大姑娘醒回來了！」一個粗魯的老鼻子似的聲音，從離牀不遠的所在發了出來。梅寶冷不防有人說話，微微一驚，即忙擡眼瞧時，却見牀頭陰影中，站起一個粗眉大眼滿臉橫肉的中年婆子來，身穿藍布大褂，腰間束着一條粗粗的黑布腰帶，左面插着一柄亮晃晃的快刀，右面插着一柄長長的手槍，殺氣騰騰的好不可怕！

「你！你！你是誰？」梅寶抖擻着聲音問，兩眼低垂着，幾乎不敢對她的臉上瞧。

「我麼？我是這裏當家的頭兒，人稱雌老虎陳大媽的便是。」老鼻子又在叫了。

「陳大媽，這……這裏到底是甚麼地方？」

「這還用問麼？這是我的家，叫做陳家寨，人家却喚作強盜寨。是啊！我們這夥人都是強盜，

打家劫舍就是我們的營生。我的手下一共有二百二十個嘍囉，個個都是吃着豹子膽的殺人不眨眼的。好漢。」那婆子擎起右手，翹着一個大拇指，那張橫肉臉上透出驕氣十足的神情。

梅寶從眼角上偷瞧了她一下，怯生生地說：「我……我是一個小女子，既不會弄刀槍，也不會殺人，你們抓我到這裏來有甚麼用？」

「大姑娘，這也是你的造化，祇爲你長得俊，我的兒子小老虎瞧上了你，要你來做他的媳婦兒的，你一做了他的媳婦兒，那麼也就是陳家寨的小當家了。」陳大媽邊說，邊裂開了嘴笑着。

「做當家的也得有做當家的能耐；我是一個一些兒沒有用的小女孩子，一向在學校裏唸書，實在是當不來家的。陳大媽，我求求你，還是放我去吧！我的爸和媽正在家裏等着我！」梅寶淚眼婆娑的向那婆子哀求着，想打動她的心。

陳大媽把那蒲扇般的大巴掌向腰間的手槍上拍了一下，鼻子裏又哼了一聲道：「哼！你要去就放你去，世上有這樣便當的事情麼？大姑娘，老實和你說：這裏周圍三百里內有一句俗話，叫做「一進陳家寨，來得去不得！」何況你又是我們小老虎親自帶進來的，更是來得去不得了。」

梅寶一聽了這話，心中好生着急，不由得抽抽咽咽地哭起來了；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把那粗白布的枕頭套沾濕了一大塊。

「噯，噯，噯！我的好姑娘，你不要裝腔做勢的儘着哭；老娘是天生就一副鐵打的心腸，任你眼睛裏哭出血來，可也打不動我的心！」陳大媽冷冷地說；她那聲音中的一股冷氣，直冷到了梅寶的心。

她噙咽了一會，知道儘着哭是沒有用的，還得盡她最大的努力；於是抹一抹眼淚，從枕頭上擡起頭來向着陳大媽道：「大媽，你也是生男育女，做人家母親的；你總得知道天下父母的心，他們

不見了親骨血的女兒，是怎樣的牽腸掛肚，按捺不下！我的爸和媽單單生我一個，平日鬧疼得我甚麼似的，直把我瞧得比他們倆的性命還重。你們要是把我一個人磨折死了，算不了一回事；可是他兩位老人家也準是活不成的了。大媽，好大媽！求你發發慈悲心，放走了我，那不但救了我一條小性命，也救了我爸和媽的兩條老命；你這好事做得大了，老天爺是生着眼睛的，準會保佑你和你的兒子！」

陳大媽聽了這一番宛轉動聽的話，彷彿把她那副鐵打的心腸攔到了一隻洪爐上去，有些兒軟化起來；不由得搔了搔頭皮，把兩隻絡滿着紅絲的眼睛眯成梅寶，從兩片豬肝色的厚嘴唇裏吐出緩和的聲音來道：「瞧不出你這小姑娘倒生着一副伶牙俐齒，怪會說話的；可是我一個人也做不了主，且等我兒子回來了再說。此刻我要到外邊瞧瞧去，你且乖乖的躺一會；天快要亮了，他們也該回來了。」說着，三腳兩步的走到一扇小門旁邊，開了門蹣了出去，梅寶側耳聽時，只聽得一陣悉索之聲，知道這門已給反鎖上了。

她仰躺在牀上，定了定神，暗想自己既已落在虎穴之中，未來的運命，可以預測得到，不是屈服便是死；但是屈服既非所願，死也有所不甘，算來三十六着走爲上着，總得設法脫身纔是。現在趁那些嘍囉們還沒有回來，寨裏一定沒有多少人，這倒是一個脫身的好機會；事不宜遲，非立刻設法不可。她想到這裏，就從牀上一躍而起，趕到門前，先把那門試推一下，果然是給那陳大媽反鎖上了，白木的板門足有三寸多厚，推上去結結實實的一動都不動。唯一的出路，還是找一扇窗子吧；可是向四下裏瞧時，只見四堵黑黢黢的泥牆，似乎在向人扮着鬼臉，牆上竟連一扇小窗都沒有。當頭頂倒有一扇小小的天窗，開在屋頂上，既不裝玻璃，也沒有蠟殼；這當兒正在透着天明時的一片魚肚白色，照見一個胡桃般大的蜘蛛，在當窗結網，也好像在向自己示威的模樣。

梅寶看那天窗和自己的距離，足有一丈半光景，即使把那牀前的小桌子墊着腳，也還是高不可攀；自己可又沒有飛簷走壁的本領，待怎樣騰身而上，逃將出去呢？她不肯輕易爲失望所屈服，束手待斃，想從無辦法中找出一個辦法來；低頭一看，瞥見小桌子旁正放着一隻矮方凳，就是陳大媽剛纔坐過的，如今不妨利用它一下，且試一試也好。她於是把那小桌子移在天窗之下，再把矮方凳放在上面，然後輕輕地爬上桌子，踏在凳上，踮起了腳尖，伸直了兩臂，向那天窗口探去。巨耐任她怎樣的延頸企踵，相去還在五尺左右，費長房有縮地之方，她却沒法兒縮去這五尺的距離；而身體在那凳上一晃一晃的，險些兒跌了下來。

『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在學校中國文課上讀過的「項籍本紀」裏項王自刎烏江時的一聲悲歎，浮上了梅寶的心頭；她只索長歎一聲，從凳上跳下桌子，又從桌子上跳下地來。

她回到牀邊，在牀沿上坐下，扶着頭苦想怎樣可以脫身，她還是不肯輕易爲失望所屈服，還是不肯束手待斃，還是想從無辦法中找出一個辦法來。

『難之一字，惟愚人之字典中有之。』『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這一句拿破崙的格言，一句口頭相傳的俗語，又浮上了梅寶的心頭；使她重行振作了精神，把她沈着的頭擡了起來，又擡眼向天窗望去。恰見那隻大蜘蛛從網的中心吊了下來，一會兒晃一晃身子，又吊上去了。她瞧了，心中憚的一動，暗想蜘蛛能吊上去，我難道不能照樣的吊上去麼？蜘蛛有絲，我只須用一條繩子好了。單有一條繩子還不行，更需要一根木棒，將繩子繫在木棒上，一面仍像剛纔那麼把桌子和矮凳墊了腳，隨將木棒拋出天窗去，只須木棒的兩頭攔住在窗框子上，那麼自己就可在繩子上吊上去。

梅寶想到這裏，喜心翻倒，立刻從牀沿上直豎的豎起身來，滿地裏找繩子和木棒；然而找遍了

整間的屋子，又那裏有甚麼繩子和木棒呢！正在沒做理會處，驚聽得門外鬧盈盈的，人聲嘈雜，一會兒這邊門上也起了一陣雜索之聲，知道有人來了，連忙把桌子和矮凳移在原處，自己也跳上牀去，把被兒蒙着頭，假裝睡着了。

門呀的開了，陳大媽和她的兒子小老虎一先一後遂將進來，娘兒倆眉飛色舞，一臉子透着很得意的神情。

「媽，孩兒笨，回出馬領頭，果然旗開得勝，大大的發了利市回來；這小蹄子是孩兒一眼瞧上了的，你合該賞給孩兒做媳婦兒了。」小老虎興興頭頭的說着。

「這有甚麼說的，她當然是你的人嘍。她那鵝蛋兒似的臉蛋子，就是爲娘的瞧了，也覺得很合式，早就想給你攀上這門現成的親事了。可是我剛纔好好的替你說親，她並沒有答允，老是哭哭啼啼的央求我放她回去，又拉扯上了爸啊媽啊那一套話，說得怪可憐見的。看來憑着爲娘的這一張嘴來說，準沒有用，還是你自己來向她求親吧。」

「媽，求親是怎樣求法的？孩兒可從沒有幹過這回事啊！」小老虎搔着他那頭亂蓬蓬的頭髮，躊躇着說。

「誰知道來！你爸當初也並沒有向我求過親呢。」陳大媽揮了揮手，尷尬着臉這麼說。

「也罷，讓我來試一下子再說，」小老虎邊說邊趑趄到牀前，向那蒙在被裏的梅寶嚷着：「姑娘……姑娘，我……我向你求親來了。」

梅寶老是蒙在被窩裏裝假睡，給他個不睬不睬。

驀然之間，那被窩刷的給小老虎揭開了，伸着雙手，把梅寶躺着不動的身子一陣子推。梅寶的假睡可裝不成了，假意打了個呵欠，假意撐開眼來，向小老虎瞅了一下。

「姑：姑娘，我……我向你求親來了。」

「你說甚麼？我不懂你的話，」梅寶說着，翻一個身，向裏牀睡了。

小老虎那肯放鬆，即忙把她的身子扳了過來，一面點頭點頭的說：「噲！你也不懂我的話麼？那麼我就給你說個明白；我……我要你做我的媳婦兒。」

「是啊，大姑娘，我的兒子要你做他的媳婦兒，你肯不肯？」陳大媽走上來找補了一句。

梅寶鼓着勇氣，直截地回說：「不行不行！一百二十個不行！我早就做了人家的媳婦兒了，怎麼能做你家的媳婦兒！何況你們是甚麼人，是土匪！是該死的強盜！」

「他媽的！你會罵，我會揍！」陳大媽咆哮起來，拍拍兩下巴掌，打得梅寶兩頰上熱辣辣地作痛。「小蹄子，乾脆地對你說：落到了老娘的手中，死活也由不得你自己作主，老娘要你怎樣，可不怕你不依！」

「不依不依，甚麼都不依，老實和你們說，我已拚着這條性命不要了，瞧你們把我怎麼辦！」梅寶捧着臉一面哭，一面提高了嗓子嚷，表示她的決心。

「好個不識禮舉的東西！我立刻就斃了你，他媽的！瞧你再倔强！」陳大媽伸手到腰邊去，似乎要拔出那柄手槍來。

小老虎却忙不迭的扯住了他媽的手：「媽，且慢！我們跟她三天答允我們的話，且讓她好好兒的想一想。」

饒以子，偏是這樣婆婆媽媽的，斃了她，再向鎮上大戶人家去挑一個更好的來，難道一輩子會沒有媳婦兒麼？也罷，爲娘的爲了疼你，且讓你分上，寬限她三天，要是過了三天還是不答允，哼！那麼休怪老娘這傢伙真的子兒，可要找到她的細皮白肉裏去打公館了。」陳大媽說完，向小

老虎擠了擠眼，大踏步趑出屋子去。

「三天，只有三天！你得好好兒的想一想。」小老虎向梅寶重又申說了一了，也跟着了了出去；一會兒那門又給反鎖上了。

陳大媽娘兒倆纔出得門去，梅寶的一顆心，便又轆轤地在一條繩子一根木棒上轉動着；可是這一間小小的屋子裏，四壁蕭然，除了一張牀，一張半桌，一張矮方凳外，空蕩蕩的甚麼都沒有，又那裏來的繩子和木棒呢。大概這屋子是專作囚禁擄掠來的人們用的，所以四下裏空無所有，以免發生意外。

這時梅寶又想起了「絕處逢生」「天無絕人之路」那些成語，真盼望有甚麼慈悲爲懷的神仙菩薩，從半空裏掉下一條繩子一根木棒來，救度她安然出險；要是仙佛無靈的話，那麼就是妖魔鬼怪，突然從天窗中伸下一隻毛茸茸的怕人的怪手來，抓她上去，也是心甘情願；總之，她只求脫出這個虎穴就是了。

她心中煩躁得很，負着手，不住的往來踱着。暗想自己在學校裏時，何等的自由自在，料不到如今會陷身匪窟，彷彿變做了籠中之鳥，要飛也飛不出去。到此她不由不痛恨殷獻仁，要不是他，自己未必弄到這般田地，他雖已死於非命，還是死有餘辜的。當下她又細細地追味他臨死時的那句話：「一切都請你原諒，我爲的是愛你，」可見他定是爲了單戀着自己，所以安着壞心眼兒，利用金華正在亂嘈嘈的局勢中，編了那麼一大套謊話，把自己哄騙出來，慢慢兒的轉移到遠方去，妄想作百年偕老之計；也許爸和媽至今還在金華，也說不定，但是天各一方，見不得面，兩位老人家正不知要怎樣的憶念和憂急呢！

到了向午的時光，聽得門外播着鑼鼓，放着鞭炮，一時山鳴谷應，夾雜着嬉笑聲，歌唱聲；五

魁八馬的搏戰聲，把這一座陳家寨鬧得沸翻盈天，好像在舉行甚麼盛大的宴會似的。梅寶不知就裏，正在暗暗納罕，却見那門斗的開了，一個老婆子雙手捧着一隻熱騰騰的盤子走了進來，外面不知有甚麼人立刻把門帶上反鎖了；梅寶滿想趁這機會冒一下險，奪門而出，可是已來不及。那老婆子滿面春風的說了聲「大姑娘可餓了麼？請用飯吧。」隨把盤子裏盛的幾個碗幾個碟子逐一放在桌上，倒全是熱炒和魚肉雞鴨之類挺好的菜，再加上兩碗香噴噴的黃米飯，一陣陣的熱氣直向上冒。

梅寶本想仿效印度聖雄甘地先生絕食的方法，來一下消極的抵抗，轉念強盜發善心，只是這麼一句話，他們決不會因自己絕食而引起惻隱之心，就隨隨便便的把自己放走的。爐子裏需要燃料，有了燃料，纔能生火煮飯菜；人身中需要食料，有了食料，纔能發揮生命力，纔能英勇地奮鬥。自己既不願袖手聽運命的支配，要向死路中求生路，那麼決不能用絕食來作消極的抵抗的；何況病後還沒有好好的吃一頓，平白地又出了這樣大的岔子，身體怕要支撐不住了，如今瞧着大魚大肉肥雞肥鴨放在面前，何不儘量吃它一個暢快呢？

「是啊，吃飽了肚子，纔有活力，纔能幹事情！」梅寶心口自語着，向那老婆子勉強地笑了一笑，在牀沿上坐了下來，端上飯碗，拿起筷子就吃；那老婆子在矮方凳上坐下了，也端了另一碗飯，伴着她吃。

「老婆婆，外面這樣熱鬧，是爲的甚麼一回事？」梅寶好奇地問。

「大姑娘，你不知道麼？只爲我們的小頭兒小老虎第一回出馬領頭，就發了很大的利市，弄到了好幾十萬金銀珠寶；加上了你這麼一位花朵兒似的大姑娘，好給小老虎做媳婦兒，頭兒高興極了，因此辦了酒席，請嚶嚶們吃喝一頓，大大的熱鬧一下。」老婆子指手劃腳的答。

「頭兒又是誰啊？」

「我們陳家寨現在只有一個女頭兒，當然是陳大媽咯。先前本是她的老公陳老虎當家的，自從老虎在陣上失風喪了命之後，就由她接手了。」

梅寶瞧那老婆子的臉上並沒橫肉，也不是粗眉大眼的，模樣兒比陳大媽和善得多；便有意要和她攪得親熱一些，也許有利用她的地方。

「這真奇怪了，女娘兒也會打家劫舍，當土匪的頭兒麼？」她和顏悅色地問。

「怎麼不能？大姑娘，你還不知陳大媽的厲害哩！她出名雌老虎，陳家寨周圍百十里地內，誰人不知，那個不曉。她會騎着馬潑風價跑上百十里路；她打起槍來百發百中的，準教人吃不了兜着走，當頭兒再够格也沒有了。」

「老婆婆，那麼你又是誰啊？」

「我是給陳大媽管家的，跟她是同族，姓的也是陳，你只須喚我陳姥姥得了。大姑娘，我陳姥姥可不中用，既不會騎馬，也不會打槍；偏又沒兒沒女的，沒個依靠，因此上只能打打雜，在這兒吃一口閒飯罷了。」

「姥姥，陳大媽他們待你可好麼？」

「還不算錯。大媽生來是暴躁的，不大好說話，但你只要陪着小心依順她，也就沒有甚麼了。至於小老虎這孩子，今年才二十歲，還是初出道；他老子在時，會唸過幾年書，心眼兒還不壞。大姑娘，他這回子瞧上了你，請了你回來，並不胡作胡為，這就是他的好處；又怕你獨個兒宿在這屋子裏太冷清，特地喚我來陪伴你的。」

「唉！姥姥，你還麼一大把年紀，合該享享福了，爲甚麼老守在這土匪窠裏，受土匪們的使喚呢？好姥姥，你要是能給我個法兒，幫我逃出了這牢籠，我帶你回家鄉去，讓我的爸和媽好好地

僕養你，像他們自己的娘親一樣，好吃好穿的，多享幾年福，這難道不好麼？」梅寶懇切地說着，想說動她的心。

陳姥姥連連搖着她那雙乾癟的手，慌張的說道：「那不行！那不行！凡是我們陳家寨的人，都會賭過毒咒，不能離開我們的頭兒的。喲！我還沒有跟你說明白哩；小老虎是我幫着大媽養大起來的，因此那孩子很聽得起我，三年前就拜我做了乾娘，我怎麼能做這對不起乾兒子的事呢？」

「一個土匪乾兒子，有甚麼希罕！姥姥，我是好人家女兒，家裏又有的是錢，你要是幫我逃了出去，我拜你做乾娘，好不好？」梅寶的口腔中好似塗着蜜一樣，說得分外的甜。

「大姑娘，我勸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別想逃跑吧；要知道山寨是在亂山裏，沒路好走，前後左右又都放着哨，看守得跟鐵桶相似，只要有甚麼風吹草動，槍子兒就鳴的飛過來了。任你有多大能耐，也休想逃得出去。」

梅寶滿想利用那老婆子的心已冷了一半，不言不語的低下頭去，不免引起了失望的悲哀；但她還想作最後的努力。

「姥姥，不瞞你說，我已許配了人家了，怎麼還能做這裏的媳婦兒？況且我的爸和媽把我養到這般大，會爲我吃盡了千辛萬苦，我也怎麼能拋下他們啊？好姥姥，你總得可憐見我，幫……」

「大姑娘休說廢話了。」那老婆子剪斷了梅寶的話，「我勸你還是依從了小老虎，死心塌地的留在這裏吧。一做了他的媳婦兒，準有好日子過，綢緞綾羅任你穿，金銀珠寶任你耍，甚麼會短了你的。這年頭兒安分守己的做老百姓也是白白挨苦，倒不如乾脆的當土匪，倒甚麼都可不管。」

梅寶正色道：「甚麼話！你這老不死的，竟要我跟土匪一塊兒過活麼？你們要是逼得我沒路走，我橫一橫心，也會跟你們拚命的！」

陳姥姥見勸她沒有用，就不做聲了；梅寶兒求她沒有用，也就不做聲了。

苦難中的光陰，在心理上是度日如年，而實際上也是一樣是白駒過隙般，過得很快的。那三天的限期，眨眼兒已到了；這三天中陳姥姥幾乎寸步不離的陪伴梅寶，夜間又做一牀睡，分明是監視着她，即使要逃跑，委實也沒法可想。第三天的夜晚，梅寶照例很早就睡了，可是一夜不會合眼，千思萬想，有如鬼起鵲落，暗想脫身既不能脫身，屈服又不願屈服，到頭來祇有拚着一死而已。

一抹曙光，纔從天窗中透將下來，她就起身下牀了；陳姥姥還沒有醒，正睡得很甜。她呆呆地立在屋中心，擡頭望着天窗上結網的大蜘蛛，正好似一個待決的囚徒，等候死神的臨頭。她的心倒反鎖定了；便坐到牀沿上去理着頭髮，驀聽得屋瓦上起了悉索索的聲響。她心中又喜又喜，暗想今天到了生死關頭，難道有甚麼飛仙劍俠之流，突然來搭救了她麼？

「大姑娘，你怎麼起身得這般早，沒男人陪着你睡覺，可覺得冷清麼？今晚上要不要我來陪你？」天窗口送下這幾句輕薄的話來，緊接着一陣格格格的笑聲。

梅寶擡頭一瞧，却見一個嬉皮涎臉的小夥子，從天窗口探進頭來，把那蜘蛛網弄得粉碎，連那大蜘蛛也給嚇跑了。梅寶瞅了他一眼，依舊低下頭來，理她的頭髮。

「好美的頭髮啊，光油油的真是一頭青絲……」話兒沒說完，猛聽得砰的一聲，緊接上一聲「哎喲」，一團黑影霍的掠過梅寶眼前，那小夥子已從天窗中掉下地來，寂然不動了；腰眼裏汨汨地淌着血，淌滿了一地。

這一下子，可把梅寶嚇得面無人色，從牀沿上跳了起來，陳姥姥也從睡夢中驚醒了，忙不迭的披衣下牀，連連的問着：「甚麼事？甚麼事？」

正在這當兒，那門已給推開了，跳進那個小老虎來，手中還握着一柄手槍，兩眼紅得像要冒出來一樣。當下他對地上的屍體踢了一腳，破口罵道：「該死的東西，你吃了甚麼豹子膽兒，竟敢調戲我的心上人麼？」

「誰是你的心上人！」梅寶圓瞪着兩眼，怒氣勃勃的責問着。

「當然是你啊！我的姑娘！」小老虎笑應着，「三天的限期已滿了，你的心中怎麼樣，到底答允不答允？」

「不行不行，一百二十個不行！我的心仍和三天前一模一樣，一些兒沒有變動。我是清清白白的好人家女兒，肯嫁你這十惡不赦的小強盜麼？」梅寶頓着脚，沒口子的罵着。

「他媽的！好大膽的小賤貨，竟這樣不識擡舉，敢得罪我雌老虎陳大媽的寶貝兒子！」門外一聲怒吼，早又闖進那陳大媽來，一巴掌向梅寶劈面打去，只爲來勢太猛，竟把梅寶打得倒退了兩步直退到泥牆邊去；上下牙縫裏滿是血，直噴了出來。

梅寶倒也滿不在乎似的，把手背向嘴邊一抹，又咬着銀牙，斬釘截鐵的罵道：「你們這些賊強盜！賊土匪！將來惡貫滿盈時，逃不了千刀萬剮；死了之後，還得打入十八層地獄裏，永遠不得超生！」

「他媽的！快快閉住你的鳥嘴！你再敢罵時，我就要你的命！」陳大媽怒嚷着。

「要殺就殺，我不怕死！」梅寶的聲音，也簡直是響過行雲。

「好！你不怕死，我就要你死！小老虎，這事情讓你來幹，你自己有着傢伙，我這傢伙也交給了你，只碎碎兩下子，可就結果了她；他媽的！瞧她再倔強不倔強！」陳大媽邊嚷邊將腰間的手槍拔出來，遞給了小老虎。

梅寶把背心貼着泥牆，高高的挺起了胸脯；兩隻手攥得緊緊的，指甲兒刺破了手心；兩眼怒瞪着，似乎立刻要射出火星來。她那不屈不撓的模樣兒，竟像列女傳中一位捨身取義視死如歸的烈女。

小老虎兩手擎着兩枝手槍，對準着梅寶，梅寶有意把胸脯挪移一下，不偏不倚地迎着那兩個槍口，似乎要讓他打得準一些。她口中雖不做聲，却默默的喊着她的爸和媽，又喊着她的未婚夫羅少華，作最後的道別。

一秒鐘……二秒鐘……三秒鐘……一分鐘……二分鐘……三分鐘……悠悠地過去了，却不聽得開槍的聲響。小老虎的兩隻手，在瑟瑟地發抖，抖得十個手指鬆弛開來，接着葉葉刺響，那兩柄手槍已一先一後的掉在地上了。

『不！不！我不願打死你，我下不了這毒手！快走，快走，回到你的家裏去！』小老虎放出嘶啞的呼聲，一面不住的向梅寶揮着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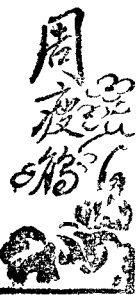
陳大媽怒從心上起，斗的提起了一隻飛毛腿，照準小老虎的肚腹一脚踢去，把他踢倒在地，連連的哼唧着。

『他媽的！你這不中用的小雜種，丟了你爸和媽一輩子的臉！昨天晚上我叫你蠢了她，你不敢；今兒個我叫你斃了她，你又不敢；倒敢不向老娘請個示，平地殺了自己一個小弟兄，回頭又大模大樣的想把這賤貨放走了！哼！你不敢要他做媳婦兒，老娘却要借着她發一注小財香哩。他媽的！小雜種，真是丟人！』陳大媽發瘋似的吼着。

那時梅寶早已暈厥了過去，身子靠着牆根漸漸兒倒下，真的是玉山頹倒再難扶了。



新秋海棠



十一·新秋海棠

一個小小的房間，陳設着十多件大大小小的紅木家具，擠得好像透不過氣來似的；可是一張桌面，一根荷檯，都揩擦得亮晶晶地，在一閃一閃的發着光，一隻裝着大圓鏡子的妝檯上，陳列着七八瓶香水花露水潤髮油雪花粉之類，相對無言地在等候着人去使用它們；而檯面上的大部分地位，却被一對長壽字的黃銅燭臺佔據去了，剛點上了兩枝斤通大蠟燭，猩紅奪目的好似塗抹着人血一般。天花板的正中，吊下一隻一百枝光的電燈泡，罩着花花綠綠地圍有珠穗的燈罩，帶着淡黃色的電光，從珠穗中間漏出來，似乎和妝檯上的燭光爭着光輝，照見了妝檯旁邊一張舊式的紅木大牀，張着一頂粉紅色葡萄綉的帳子，帳門用白銅帳鉤向兩旁鉤起，留出當中一個大窟窿，影影綽綽見到鋪着的紅綉紗被兒，遠遠瞧去，恰像一張虎口張開着待要吃人的模樣。

凡是光，總是大公無私地無所不照的；它照見了人家的笑臉，也得照見人家的淚痕。於是燈光和燭光，來了個無聊的合作，照見了牀沿上坐着一個苗條的身影，把兩條胳膊合圍着頭臉，伏在妝檯的一邊在抽抽咽咽地哭，哭得透悽慘的；在舊小說裏，就得把「巫峽猿啼」「蜀道鴉啼」等成語形容上去。只因頭臉都埋在胳膊下，燈光和燭光都照不到，但是聽了這悽慘惻惻的哭聲，就可料知

是「淚溼春衫袖了。」

「梅姑娘，你不要老是這樣哭，哭得我怪難受！要知道這是女孩子家一輩子最最歡喜的事情，你歡天喜地還來不及，幹麼這樣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哭個不了？」牀邊站着一個塗脂抹粉妖妖嬌嬌的中年婦人，在那裏柔聲下氣地解勸着。

哭聲還是不斷的從那胳膊下面透出來，一些兒沒有減弱；那肩背也跟着哭聲一上一下的起伏，連帶那銅燭臺上的一對大紅蠟燭也搖晃不定，燭火一晃一晃的，淌下了蠟淚來。

「梅姑娘你要知道遺兒的姑娘一總也有十來個，長的短的胖的瘦的甚麼都有，在我瞧來，那一個不是俊俊俏俏的，花兒似的一朵；她們也那一個不在指望着給王大爺瞧上了眼，準少不了日後的穿着插戴。可是王大爺全都瞧不上，偏偏挑中了你，要給你梳櫥，這是多大的面子，多大的福分！要是換了我，那就整日夜嘻嘻哈哈的，連屁股上也得掛上了笑，還會像你這樣傻頭傻腦的哭個不了麼？」

依舊沒有回話，可是哭聲似乎低一些了，那婦人以爲局勢已在好轉，便又掉着那三寸不爛之舌，天花亂墜的說了下去。

「你還不知道咧，梅姑娘，這位王大爺是這兒數一數二的土財主，家裏有的是錢，錢，錢；因此人家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做金錢豹，一提起金錢豹，全蕪湖的人是沒有一個不知道的。聽說他家地窖子裏，全都堆着一座座黃金的小山，要是把這些黃金打造起人來，那麼像你這樣的個子，準可打成好幾百個；你想像他這樣的大財主，人世間能有幾個，怕你打着大燈籠滿街滿巷去找，怕也找不到半個呢。況且他的脾氣也是挺好的，有情有義，有始有終，不像那些油頭粉面的小伙子，愛過一個擦一個。窖子裏的姑娘們不給他瞧上眼便罷，一瞧上眼，一給你梳櫥，只要你小心眼兒好好

的伺候他兩三回，準會打點身價銀子，把你討回家去，像他那位五姨太太，七姨太太，八姨太太，不都是在這兒給他梳櫛過的姑娘麼？她們住在高堂大屋裏，吃的是油穿的是綢，要甚麼是甚麼，寵得甚麼似的，這兒的姑娘們，聽了誰不眼紅來着；巨耐王老爺不把她們放在眼裏，乖乖的送上門去也不要，只索怨恨自己沒有福命罷了。前晚上王老爺從大官人家應酬回去，可巧路過這兒，踏進來坐地，多分是前世裏的緣份，一眼就瞧上了你。梅姑娘，你不記得那時踏進門來就打着哈哈，臉兒白白胖胖嘴上留着八字鬚的那位爺麼？這就是王老爺。他眼睛裏有了你，心窩裏也就有了你，準是你的後福無窮；梅寶梅姑娘，你……」

「咄，快住口，不要多說廢話了！」梅寶本已懷着一肚子的不高興，吃那婦人叨嘮叨的一絮話，更覺得意亂心煩，忍受不得，便刷的放下了兩條胳膊，擡起那個淚痕縱橫的臉龐來，截住了她的話。『大娘委實和你說，我是一個清白的好人家女兒，幹不了這窩子裏不要臉的營生，任你一張嘴說得花好稻好，可也打不動我的心；管他王老爺王小爺那些臭男子，可也近不得我的身；誰敢碰一碰我的一根頭髮，我就得和他拚命，這兩個月來，你可也够瞧的了。』

「可不是麼？這些日子裏，已不知道給你得罪了多少客人，他們興興頭頭的跑來尋歡作樂，却攪了一鼻子灰，一個個都被你轟了出去。照着我當家的那股子火爆的躁脾氣，管教一頓皮鞭子，把你抽得個死丟活來；都只爲我瞧你長得花朵兒似的捱不起苦，背地裏不知給你說了多少好話，央求他擔待你一些，也許有朝一日會回心轉意，讓我們發一注財香的，這纔把老頭子的氣平了下去。梅姑娘，我實在也疼着你，真把你當做親生女兒般看待，試想在陳家寨裏捱了多少苦，自被陳大媽把你轉賣到這兒來後，我待你好，挑好的衣服給你穿，挑好的東西給你吃，已把你那張瘦瘦的臉蛋，保養得肉嘟嘟起來了。可是我待你好，你也得顧到我一些，漫的叫我在老頭子跟前交不了帳。

今兒個王大爺來時，你總得好好的跟他親熱一下，千萬不要使性子得罪他。他可比不得旁人，你跟他好，他自然一團和氣，要他割下頭來都肯；要是冒犯了他，那就乖乖不得了，不但你要翻個大筋斗，連我們也吃不了兜着走咧。」

梅寶聽了這一大番話，兀自閉着眼，悄悄地不做聲，明知多說也沒有用，還是自己拏定了主意，看專行專便了。那婦人見梅寶悄沒聲兒的，模樣兒已和緩了不少，自以爲已說動了她的心，便很高興的來扯她的手道：「來來來！梅姑娘，今兒是你大喜的日子，剛纔淌眼抹淚的把一張俏臉蛋糟腫得成了甚麼樣兒，快讓我來給你裝扮一下；包管你裝扮得嬌滴滴地，教王大爺瞧了歡喜。」

這鴛母洪大娘原是簪子裏的姑娘出身，除了生就一張利口會說會話外，對於畫眉點唇抹粉搽脂等化妝術，也是她的拿手本領。梅寶胸有成竹，索性假裝假呆地把自己當做了一個木偶，聽憑她去牽線，儘由她去擺佈。一會兒妝檯上的香水瓶雪花粉缸等在洪大娘調遣之下，全體動員起來；她又招呼外面打雜的老媽子打了一盆熱熱的洗臉水來，手忙腳亂的張羅了半個時辰，總算大功告成了。

「快瞧！快瞧！梅姑娘，瞧你這般嬌模樣，可不是好像變了一個人麼？」洪大娘拉了梅寶站在妝檯上的大圓鏡子面前，指點着鏡中嘖嘖地說。『且慢，讓我再來給你換上一件新旗袍，包管你錦上添花，越發標緻了。』於是她又趕去開了紅木大櫥的玻璃門，檢出一件黃地彩花的織錦緞旗袍來，給梅寶換上了。她心中暗暗詫異，想這位姑娘一向倔強得像一匹野馬一般，今晚上怎麼柔順得有如一頭小綿羊，也許紅鸞星照命，從此把那壞脾氣改變過來咧。

洪大娘把梅寶裝扮定當，上上下下的打量着，嘻嘻開了血紅的嘴，露出幾個黃澄澄的金牙齒來，兀自得意地笑着。猛聽得壁上的一隻掛鐘，鏗：鏗：鏗：響起來了，一連打了十下。妝檯上的那對紅蠟燭，結成了兩個大燭花，微微發出燦爛。

「噢！十點鐘了，王大爺快要來了。他正在酒樓裏排了喜筵大請客，一會兒就可到這兒來，跟你這位可喜娘兒成雙作對咧。哈哈，我的好姑娘，你不見那大紅花燭上已結了兩朵挺大的花兒，正在向你道喜麼？梅姑娘，你耐心兒等着，我得迎接王大爺去！」洪大娘說完，又從金牙齒裏迸出了一陣笑聲，向梅寶點一點頭，就三腳兩步趕出去了。

梅寶的心，本像是一片白紙，從沒有着過一些兒塵污，這兩天老是聽她們鬧着「梳櫥」「梳櫥」，不懂得是甚麼一回事，又不願意去動問，到如今她的心中可就一明二白了。她料知這一幕悲劇的演出，已在一小時以內，她再也沒有勇氣掙扎下去，就得快快實現剛纔所拿定了的主意了。回想當初自從金華形勢吃緊，被殷獻仁騙離了學校以來，流離顛沛，遭受了種種的磨折，先陷入了匪窟，後又被寶進了窰子，肉體上和精神上都被挨到了莫大的苦痛。這兩個月來雖會偷偷的寫了兩封信給金華的爸和媽，上海的舅舅和表哥，可是至今還是毫無消息。她痛苦已極，掙扎也似乎沒有希望，那就不得不厭倦人生了。

她剛纔所拿定了的主意是甚麼呢？就是毀滅！她要趕在這一小時以內，毀滅了自己，結束這二十年嘗遍了千辛萬苦的生命。大凡人死之後，總得被打扮得齊齊整整，倒像要上閻羅殿去吃喜酒似的，好在自己已給洪大娘打扮好了，儘可現現成成地躺進棺材裏去，並且始終保持清白，免得再給人家觸動她的遺體。當下她又推想到自己死了之後，那一對結着大花朵兒的紅蠟燭，照着自己靜悄悄地躺在大紅縐紗的被兒裏，彷彿是睡得很甜的模樣；那所謂王大爺的，歡天喜地的跑進來了，準備來享受這一夜甜蜜的時光。誰知他所應到的，却是一具冰冷的屍體，連一句甜蜜的話都聽不到；連一個甜蜜的笑都瞧不見；怕還要嚇得魂飛魄散，忙不迭的逃將出去；他所掏去的那筆梳櫥的代價，是白白的丟掉了，得不到一些些的收穫。

梅寶想到這裏，臉上微微透出了笑，特地向大圓鏡裏照了一下，好生得意，眼見得自己正像孔雀開屏一般，多麼的美啊！可是不多一會，這美就變做死的了，直僵僵地躺在那裏，說不定臉上會透出可怕的死色，使那好色如命會侮辱女性的惡魔嚇掉了魂，嚇成了神經病，也好給他一個嚴酷的教訓，一輩子忘不了。她正在想着，想着；蓦地裏響的一聲，那掛鐘在報道這時是十點半了。於是立刻回到牀前，脫去了腳上的那雙粉紅緞子繡花鞋，一骨碌鑽到那大紅綉紗被兒裏去，靠在繡花枕上斜靠著上半身，伸手摸索到頸子上，卸下她在杭州時乾爸爸趙玉崑賞給她的那隻大金戒指，她從那天起配上了一條細細的金鏈，一遶吊在頸子上，從沒有分離過一天，今兒個倒要利用它了。

「乾爸爸是個好漢子，他是甯死不屈的；我如今借重他的紀念品來表現我甯死不屈的精神，他老人家知道了，也許會含笑點頭，說這孩子挺有骨氣吧。爸和媽，來世再見！」梅寶自言自語着，隨手把那金鏈和金戒指團一團緊，毅然決然的向嘴裏送去了。

「來！我們快快打起精神，走向光明中去！」這是羅少華在金華朝真洞裏所說的一句鼓勵的話，此刻轟地在梅寶的心坎深處怒吼着，這句話的潛在的力量，直堵住了梅寶的咽喉，使那金戒指在口腔裏停留着咽不下去。梅寶想起了她的表哥兼未婚夫羅少華，那愛的熱力引起了生命的熱力，頓時把求生之念壓抑下去了。於是低一低頭，哇的一聲，將那金戒指吐了出來，理好了金鏈，重又吊到頸子上去；一面扯開了被兒，騰挪出身體來，穿上了鞋，回身把被兒依舊鋪好，就在牀沿上端端正正的坐定着。

「死不得！萬萬死不得！自殺是懦怯的行爲，豈是我們新青年所肯幹的。目前的環境雖是一片漆黑，也該依着表哥那句話，打起了精神，走向光明中去。」梅寶心口自語了半晌，就決定不死了；她又連帶記起了從前在學校裏國文課上讀到那「費宮人刺虎」的故事，更增加了不少的勇氣。

時間可不容她多想了，只聽得呀的一聲，房門推開了，洪大娘早伴着那白白胖胖嘴上留着八字鬚的王大爺進來，笑吟吟地蹣跚到梅寶跟前，梅寶微微擡了擡頭，重又垂下去。

「梅姑娘，恭喜恭喜！今兒個你要做大人了。王大爺心眼兒好，肯體貼人家，你只要好好的伺候他，準不會待虧你。我出去了，要甚麼就呼喚我，我在門外等候着。」洪大娘拍拍梅寶的背，又帶着笑轉向王大爺：「恭喜您！大爺，可是孩子年紀小，不懂事，甚麼都得請您老包荒一些。」說完，就一步一回頭的蹣跚出房門去了。

洪大娘在房門外等着，等着，蹣跚不動；把耳朵湊在門上，細聽裏面的聲息，這樣聽了十多分鐘，只聽得王大爺喃喃地低語的聲音；却聽不到梅寶有甚麼動靜，這一個局面，分明是太平平，可以維持下去的。

「謝天謝地，謝祖宗保佑！這孩子的脾氣，分明是改好了，王大爺的這兩千塊錢，也可以安安穩穩的上腰包了。」洪大娘笑逐顏開的自語着。

王大爺一串響朗的笑聲，從門縫裏擠出來，接着却又聽得碰碰幾聲，分明是甚麼瓶子摔在地上破碎的聲響；拍，拍，是打着耳刮子的聲響；「反了！反了！反了！反了！」是王大爺怒嘖的聲響。洪大娘情知不妙，正待推進門去，誰知又是碰碰兩個更洪大的聲響，好像是妝檯上的那對銅燭臺掉下地去了。不待洪大娘進房，王大爺早已一脚踢開了房門，氣沖沖地直跑出來，把洪大娘撞倒在地；嘴裏還是連嚷着「反了！反了！」頭也不回的奔下樓梯去了。

一霎時間，房門口早已擠滿了姑娘們和打雜的，看是出了甚麼岔子？洪大娘從地上爬了起來，靈魂未定，哭喪着臉踏進房去，只見那些香水瓶花露水瓶都已摔碎在地，飄蕩着滿房間的香氣；那對銅燭臺早不在妝檯上了；東倒西歪的躺在床上，兩枝紅蠟燭都已跌斷，火熄了，還在冒煙。更聽

梅寶時，却見她交叉着兩條胳膊，靠在妝檯上站着，瞪眼豎眉的，活像一頭睡老虎。

洪大娘正要開口埋怨梅寶，猛聽得門外怒吼一聲，她的丈夫洪老疙癢癢風般跳了進來，手中執着一條長長的皮鞭，不問情由，向梅寶沒頭沒臉的抽打着；一面嚷道：「小賤人，我的家給你毀了！打死了你這小賤人，纔出得我頭之氣！」

梅寶雙手抱住了頭，東閃西躲的想躲過這皮鞭子；可是這皮鞭長長的，那裏躲得了？呼，呼，呼，老是像雨點般抽下來。手臂上給抽痛了，挪一挪開，頭面上給抽痛了，忙又用手臂來招架，一會兒已皮破血流，痛倒在地；但她不哭不嚷，只咬緊了牙關死拚。洪老疙癢見她並不乞憐，還是個強到底，便索性喚兩個打雜的把她那件織錦緞旗袍剝掉了，邊罵邊抽，直把她抽得遍體鱗傷，死過去了，他方始住了手，揚長而去。

洪大娘畢竟是婦人家，心腸軟一些，見梅寶挨了她丈夫這樣的一頓打，委實可憐見她，即忙抱她到牀上去，讓她好好的躺着。停了一會，梅寶已悠悠地醒回來了，只覺得周身都在熱辣辣作痛，不由唧唧吟起來。洪大娘幫同打雜的收拾殘局，將摔碎了的瓶子全都掃去，把銅燭臺也擎了出去；然後過來坐在牀沿上，責怪梅寶的不聽話，拉拉扯扯說了一大堆，梅寶老自閉上了眼睛，不做理會。她雖痛在身上，却是快在心裏，因為剛纔一下子撒潑轟走了王大爺，終於保全了自己的清白。

一小半是出於憐憫之念，一大半是爲血本攸關的身價銀子着想，洪大娘輕易不敢離開梅寶，生怕她挨了這一頓打怨憤起來，或竟尋了短見，可不是頑。所以一連幾天，她總是陪着梅寶，夜間做一牀睡，白天在一起吃飯，一壁東說黃河西說海的聊天，想趁此勸勸梅寶，把那倔強的脾氣改變過來。

末後，梅寶身上的傷痕已平復了；但她的心却好似放在油鍋裏煎熬一般，她苦苦的想着爸和媽

，舅舅和表哥，要是接到了她的信，爲甚麼不立刻趕來搭救她跳出火坑？倘再一天天捱下去，自己即使不想自殺，也許要遭那洪老疙瘡的毒手；但瞧他發起火來，簡直變做了一頭野獸，理性和人道，甚麼都管不了的。她會聽得同夥的姑娘喚做明霞的背地裏告訴她，前幾年曾有一個小姊妹夜半逃跑了，被洪老疙瘡追回來，生生的揍死，所以這一條血痕斑斑的皮鞭子上，說不定正有冤魂纏繞着。

梅寶在這審子裏雖是落落寡合，不屑和旁的姑娘們同流合污；就中却有這一個明霞比較的談得來。她年紀大一些，態度也穩重一些，只爲七八年前爸和媽同時染疫而死，沒錢安殮，因此自願把身子賣了，料理後事；梅寶就爲了這一點上，對她另眼看待，沒事總在一起談談說說。洪大娘也就爲了這一點上就利用她來做說客，勸梅寶以後隨和一些，不要再倔強下去；并且託她代達苦衷，說當初從陳大媽手中買下來時，是十足出了五千塊錢的身價銀子的，這兩個月的飯錢且撇開不提，也總得設法幫她撈回這筆血本。

明霞轉達了這一番話，正如李密的一篇陳情表一樣，說得婉轉動聽。梅寶平心靜氣地聽了之後，覺得這倒也在情理之中；洪老疙瘡夫婦倆出了五千塊錢的身價銀子，也像做買賣那麼下了一筆大資本，目的無非將本求利，我可不能讓他們蝕掉血本，非設法償還他們不可。經過了三天的考慮，居然想得了一個兩全的辦法，就託明霞把他們夫婦倆請來，當面談判。洪老疙瘡先還祭架子，不肯屈尊，禁不得洪大娘死拉活扯，也就勉強出席了。

「大娘，明霞姐姐轉過來的一番話，我都明白了；覺得這一件事，該大家好好的談一談，所以請你和老闖一塊兒來。」梅寶先開口對洪大娘一說，然後轉向洪老疙瘡：「老闖，過去的事情，我們都不用再提，那一頓打，我也只算是白挨了。我想這樣鬧整扭一直鬧下去，也不是事，總得想個辦法纔是。大娘念念不忘了那五千塊錢的身價銀子，我可也不是不講理的，不能叫你們白白賠本。」

不過我老實對你們說，要我把這清清白白的身體來幫你們掙錢，那是殺掉了我也辦不到，千句餅一句，這窩子裏的下賤的營生，我是抵死不幹的了！」

「不幹便怎麼樣，讓你做我們祖宗三代的神主牌位，高高地供在客堂裏好麼？」洪老疙瘡虎起了臉，冷冷地插了這麼一句。

「老闖，你不要性急啊！下面有許多話要說，且耐心兒聽我道來，我雖說抵死不幹這窩子裏的營生，但我並不想白白吃飯，却願意去做另外一種幫你們掙錢的工作。當初我在北方時曾學過戲，在上海時爲了維持生活，也曾賣過唱，肚子裏倒有好幾齣戲在着，青衣花旦都來得，也能反串一二齣小生戲，只因好久沒動過，不免生疎一些，少不得要請一位教師來讓我操練這麼一個月，吊嗓子，排排身段，要是有路子的話，能趕快給我上臺去瀟臉，一朝唱紅了，那麼每個月掙他五千一萬的包銀，不是容易得很麼？」

洪老疙瘡聽到這裏，那張虎起着的臉立時放下來了，眉眼間堆滿了笑，一面把那兩隻熊掌般的大巴掌拍了一下，很高興的說道：「好！這纔像是人說的話了。你既願意上臺去唱戲，我準定成全你就是。好在我有一位拜把子的弟兄張德勝大哥，他是這兒天字第一號的戲園子天聲舞臺的老闖，我去和他商量一下，先借一位教師來跟你練戲，往後就在他那裏瀟臉，決沒有辦不到的事。好！我們三面言明，準這麼辦！」說時，拉住了梅寶和洪大娘大家拍巴掌，算是簽定了和約。洪大娘料不到平白地有這麼一個好局面，便開了笑口，再也合不攏來；兀自梅姑娘長梅姑娘短，說了許多好話。於是化干戈爲玉帛，來了個天下太平。

洪老疙瘡是個籬爐火秦明般的急性子人，當天就去和天聲舞臺的張老闖一說，馬到成功；這晚上治了一席酒，把張老闖和一位姓白的教師請了來，跟梅寶見面。席面上哀絲豪竹，談笑風生，大

家都與高采烈，連梅寶一張慣常憂鬱的臉龐上，也儼久陰的天色突然放晴一般，露出了一絲笑容。當下配着白教師的二胡，先試唱了一段蘇三起解，又來了一段反串小生的羅成叫關。

白教師一面含笑聽着，一面把二胡拉得挺起勁；張老闖將筷子叩着茶碟做節拍，聽得眉飛色舞，連連嚷着：「一塊好料子！一塊好料子！」洪老疙瘡更是洋洋得意，閉着眼，在靜靜地聽，一顆腦袋，像卜郎鼓兒似的搖擺不定。

一個月來，梅寶天天跟着白教師勤勤懇懇的吊嗓子，排身段，把她會唱的幾十齣戲，逐一習練過來。末了兒嗓子已吊出來了，身段也練得很遠式了；急性子的洪老疙瘡早已向當地一位名票友商借了好多件必要的行頭，身材恰恰和梅寶相配，喜之不勝，當下他趕去和張老闖商量，要梅寶早日登臺了。在登臺前的一星期，爲防梅寶怯場起見，特地趁天聲舞臺夜戲完場以後，把預定的一齣打泡戲蘇三起解排練了一下，唱工做工居然都很老練，扮相尤其美麗出衆。到得一切都準備好了，藝名却還沒有商定，張老闖和白教師提出了幾個，都被梅寶駁回去，却給她自己題了個「新秋海棠」的藝名，并說明了原由，因爲從前北方有一位紅角兒秋海棠，才貌雙全，轟動平津兩地，她爲了要鼓勵自己上進起見，所以借用這位大藝人的大名，而在上面加上一個「新」字，希望自己一個新人，日後也要唱得像秋海棠一般的紅張。老闖和洪老疙瘡他們聽她言之有理，一致贊成；於是一方面連絡新聞界，先在報紙上大吹大擂的宣傳起來。

別說梅寶是個一片天真的小姑娘，她自願向洪老疙瘡夫婦投降而登臺唱戲，并且給自己題這「新秋海棠」的藝名，原是有深心的。她明知她的爸因爲受了刺激而痛惡唱戲，自己豈肯投入這漩渦裏去？只因一家子消息隔絕，沒法接觸，所以想出這條苦肉計來。她打定主意，定要好幹一下，像她爸當年那麼唱得大紅大紫起來，把這「新秋海棠」四字沸沸揚揚傳播開去；她而且懷有絕大野

心，不但限於這蕪湖一地，還想傳播到杭州金華一帶，引起她爸和媽的注意；傳播到上海，引起她舅舅舅母和表哥的注意；傳播到北方，引起她乾爸趙玉崑的注意；說不定因此一舉，竟達到了骨肉團圓的目的。

「好啊！好啊！好啊！」當梅寶登臺的時候，一片喊好的聲音，幾乎震破了天聲舞臺，把屋頂都掀了起來。張老闆張德勝存心要捧紅梅寶，一開頭就讓她唱大軸，又怕別的角兒們閒話，索性收她做了乾女兒；端爲他交際廣，朋友多，聽說他的乾女兒登臺唱戲，紛紛跑來捧場；銀盾花籃，擺滿了半隻臺，聲勢委實不小。新聞紙上刊登巨幅廣告，在新秋海棠的名字上，加上了甚麼「色藝雙絕青衣花旦超等名角」的頭銜。有一家的副刊上還出了「新秋海棠特刊」，把新秋海棠形容得像天化人一樣；在一篇「訪問記」裏，詳述梅寶的淒涼身世，梅寶原是有作用的，有意把自己吳梅影的真姓名，也告知了他們，渴望着「一紙風行，收到了她所預期的最大的效果。」

紅，梅寶是紅了；「新秋海棠」四字，轟動了整個的蕪湖。別的戲園子感到威脅，好多觀衆都被吸引了去；於是有一家喚做春舞臺的，特地派人到北方去，禮聘所謂京朝大角，有名鬚生，名武生，有坤角名花衫，便是淨丑等等，也有獨當一面的名角兒在內，陣容相當堅強，預備和天聲舞臺打對臺，而壓倒了新秋海棠。可是事前嚴守祕密，梅寶並沒有知道。

「梅姑娘，你真的是紅過半月天了。好容易已到了這一天，也不枉我疼你一場。你跟我們窩子沒有緣，倒是吃戲飯對工，也難爲你想到這上面去的。」洪大娘滿面春風的對梅寶說。

梅寶自在天聲舞臺唱戲之後，再也不肯就在洪家的窩子裏了；張老闆趁這機會，就接到他家裏去住。這一天由天梅寶替慈善機關唱義務戲，破例反串羅成拜關，賣了個大滿意，興興頭頭的回來休息；洪大娘也跟她的丈夫洪老疙癢一塊兒來了。

洪老疙癩聽他妻子說了那幾句話，也湊趣道：「梅姑娘真是個聰明透頂的人，唱一樣像一樣；人家唱了一輩子的戲沒唱紅，你只消一個月的工夫就大紅大紫了。我敢說一句放肆的話，這倒是我一頓皮鞭子，給你打成這個天下的。」

「是啊！我一輩子忘不了洪老闆的大恩大德，得牢記着這一頓皮鞭子的味兒！」梅寶冷冷地說。
「可是，洪老闆，你家大娘老是惦記着的五千塊錢身價銀子，如今怎麼樣？我唱了這一個月戲，已經够你們撈回血本了麼？」

「够了够了，張老闆張大哥很客氣，送了二萬塊錢包銀來，仗着你的能耐，果然讓他老人家掙了不少錢，倒也幫好了我們。」洪老疙癩紅着臉，訕訕地說。

「梅姑娘，但願你好好地唱下去，使張大哥的戲園子一天天更興旺起來，也好讓我們多湊幾個錢，圖個下半世生活。我的好姑娘，你這大恩大德纔是我們倆一輩子忘不了的。」洪大娘忙不迭的接口上來。

梅寶一聽這話，知道洪大娘的慾望是很大的，便沈吟了一下，委婉地說：「當然咯，我在這裏唱一天是一天，你們也多一錢是一錢；不過我早就和你們說過，我家裏有着爸和媽，并且已許配了人家，萬一我家裏的人來找我回去時，那麼對不起得很，這裏的戲可不能再唱下去了。」

「當然當然，到那時一定讓你回家去，我們決不敢留難的；好在張大哥那裏也只說試唱兩月，並沒有訂過合同，等到兩個月滿了之後，再作道理。」洪老疙癩的話，使梅寶放下了心，可是洪老疙癩說了之後，似乎有些懊悔，便默默的不再多說；洪大娘也不開口，把眼睛盯着她的丈夫，分明在責怪他多說了話。

「一事無成兩鬢斑，數光陰一去不回還，日月輪流常相見，青山綠水對在眼前。……」不知是

誰高唱着戲詞，抑揚頓挫的直送到梅寶耳門上來，末一句拖腔拖得分外的長，像游絲般曳曳不絕。
「怪了！這是誰啊？怎麼這聲音聽去怪熟悉的呢？」梅寶暗暗自語着，側着耳，細辨那繞樑三
的餘音，驀的在眉眼之間透出了一種又驚又喜的神情，正像投石在水，水圈兒漸漸地擴大起來似的
，霎時佈滿了她那張宜嘖宜喜的春風面。

「噢！我的乾爸！我的乾爸來了！」梅寶直嚷着跳起身來，發瘋似的飛奔到房外去，剛奔到堂
屋的門口，劈頭就撲倒在一個人的懷中，止不住放聲大哭起來。洪老疙瘩夫婦倆莫名其妙地跟出來
瞧，見了這情形，都站在一旁呆住了。

洪老疙瘩定了神，把兩眼向那來人的臉上掃射過去，期期艾艾地開口問道：「你：你不是三
年前在天聲舞臺唱時遷偷雞唱紅了的趙……趙老闆麼？」

「是啊！咱行不改姓，坐不更名，這幾十年來就老是喚做趙玉崑的便是。」那人揚着頸子，很
俏皮的回了洪老疙瘩的話。

梅寶甚麼都不管，扭股糖兒似的扭着她的乾爸趙玉崑，一同回到內房來，砰的關上了房門，把
洪老疙瘩夫婦關出在外，只索在堂屋裏坐地，靜候事態的發展；他們倆的心中已逐漸明白，他們那
黨着梅寶源源發掘黃金的好夢，已在開始打破了。

「昨天晚上我一踏上燕湖的碼頭，聽人家口口聲聲轟着新秋海棠，心裏就生了好大的氣，暗想那
一個混蛋敢毀了我三弟的大名混飯吃，今兒個特地趕上天聲去瞧那齣叫關，真把我喜瘋了，原來這
混蛋不是別的，却是你這孩子！你的能耐可真不錯啊！哼幾聲活像你那年青時的爸。」趙玉崑攙着
梅寶，喜孜孜地說。

梅寶抹去了眼淚，眼睜睜地瞧着趙玉崑：「乾爸，您總是這樣神出鬼沒的，怎麼也趕到這兒來

了？這些日子裏我雖也暗暗盼望着，可料不到會這樣的快，真好像是做了一場出奇的好夢呢。」

「我們一行人是被這兒春舞臺李春山老闆拍了十萬火急的急電邀請來的；我們因為跟李老爾挺有交情，所以加快的起來。誰知昨兒趕到之後，就知道要我們來跟天馨舞臺的紅角兒新秋海棠打對臺；孩子，這一回我不中用的乾爹怕要跌在你的手裏了。」

「乾爸，不要開玩笑，讓我們來談談別後的一切，正好似一部二十四史，不如從那裏說起！要知道這些日子裏，你的乾女兒，正熬受着人世間的高千慘痛，簡直是從鬼門關裏逃出來的啊！」梅寶哽咽着說。

於是趙玉崑從梅寶口中聽得了一部可歌可泣的血淚史，從金華趕到蕪湖止，講得原原本本，詳細，一些兒沒有遺漏，梅寶邊講邊哭，又落掉了不少眼淚，連那對於人生一向抱着玩笑態度的趙玉崑，也聽得心酸淚落。接着梅寶從趙玉崑口中却得到了一個出於意外的好消息，原來她的爸和媽已回到北方去了；她的爸因金華的店燬了，女兒又失了蹤，曾在浙東一帶盲目地找尋了一陣，毫無結果的轉到上海，氣成一場大病，病愈後灰心已極，恰因她的舅舅爲了賣買不順手，要到北方去發展，就一同北上，舅舅和舅母找了房子，住在北平城裏，而她的爸和媽却回李家莊務農去了；韓道本老大婦不肯分手，也跟同前去；不過她的表哥很是執拗，自願獨個兒在浙皖邊境上找尋她，此刻正不知道飄泊在那裏呢。趙玉崑在北平遇見了她的爸和媽，聽到她失蹤的事，苦悶得甚麼似的，本來也在準備着到南方來找尋一下，可巧這兒春舞臺拍來急電，聘請他們一班老搭檔的角兒，他正中下懷，就催着他們一行人飛快的趕來了。

「乾爸，您真的帶來了一個再好沒有的好消息，爸和媽都已回到了李家莊，舅舅和舅母也在北平，我這不安定的心可也安定下來了；可是表哥不知下落，這便如何是好？他要是有個三長兩短

我又怎樣對得起他！」梅寶說到這裏，淚珠兒又在眼眶子裏的溜溜地滾動了。

「女孩子家許配了人家，心兒就外向了，一提起了你表哥，老是這樣多情多義的樣子。要知道他們年青的人應該出去見見世面，挨些兒苦也不算一回事，往後總有見面的一天。來來來！過去跟將來的事，都捺在一旁別提，且談談現在打算怎麼樣？你這戲還想唱下去不唱下去，要不要跟我們打對臺？」趙玉崑像正經又像開玩笑的說着。

梅寶立時搖了搖頭，正色道：「乾爸說那裏話來，試問我這樣辛辛苦苦，爲的是甚麼？就爲了要找到爸和媽。如今既知道了二老的下落，恨不得插着翅兒飛回去，還要囑甚麼撈什子的戲！」

「好！準這麼辦！」趙玉崑拍了一下巴掌，「你不幹，我也不幹了，伴着你一塊兒回去。」

「乾爸，你剛到這兒，怎麼成呢？」

「我說不幹，就不幹了！這些年來，我不論到那裏去唱，通不打甚麼嚙嚙嚙的合同；春舞臺的李老闆跟我够交情，我要是把急於伴你回去的話向他一說，他也不好意思強留我的。不過你跟天聲張老闆怎麼樣，有沒有合同？即使有，也不相干，我替你撕了就是。」趙玉崑說着，將雙手比了一比，嘴裏又嚙的一聲響，倒像真把合同撕了似的。

「合同倒沒有，不過張老闆待我還不錯，向他說個情，也許沒有問題；至於洪老疙瘩夫婦倆，却是貪心不足的，怕不免有些麻煩。」梅寶的兩條長眉，微微地打起結來。

「這些事你不用管，通讓你乾爸來作主！他們要是講交情的，那麼客客氣氣地分了手，後會有期；要是不講交情的話，咱老子只須使一使手法，把你像時遷偷雞般偷了出去，瞧他們怎麼樣？好，你儘自在這裏，我找他們去！」趙玉崑說完，便向梅寶揚一揚手，打開了房門，口中又在哼着戲詞，大搖大擺的甦出去了。



新秋海棠

周瘦鹃



十二·昏大歡喜

春

意如酥，滲透了北國的田野，却滲不到秋海棠夫婦的心中；因為他們兩的心房，已被蕭殺的秋，凜冽的冬，密密封鎖住了。

春之神不會偏枯了李家莊，早把綠油油的草木和五光十色的野花給它着意裝點起來。無邊無際的菜田與麥田，織成了無邊無際的一片新綠，在陽光下滿佈着青春的朝氣；而菜田上千千萬萬黃澄澄的油菜花，映着翠綠的菜葉，被春風噓拂着，似乎在點頭微笑。小鳥忘機，成羣結隊的儂自在田間覓食，啾啾唧唧地分外熱鬧，即使有人來了，它們也並不驚飛，只是閒閒地躲開了一些，一會兒早又活躍如常了。此外有的是：疎疎落落的茅舍竹籬，曲曲彎彎的小橋流水，給大自然的丹青妙筆，畫就了一幅挺好的天然圖畫。

「春已來了，可是人還沒有回來！噢！梅寶梅寶，你到底還有回來的一天麼？這幾個月來，我們已等得你够苦了。」秋海棠眼望着那當前的漫漫春色，唉聲歎氣地說。

這時羅湘綺正傍着秋海棠坐在田莊前的場地上，也是一樣的愁眉不展，但爲了要安慰良人起見，却故意把眉結放鬆了一下，柔聲說道：「鈞，你不要短氣，這些日子裏，我雖是牽腸掛肚的惦记

着這孩子；但我有一個信心，相信她一定會回來的。」

「這些安慰我的話，我也不知道聽你說過多少遍了；然而空口說白話，有甚麼用！一眨眼半年多已過去了，梅寶至今還是沒有回來，雖曾在各處新聞紙上登了懸賞找尋的賞格，仍然是好像石沉大海，毫無消息。好好一個女孩子，我們倆一向是怎樣的疼着她，萬一被人輕輕的作踐了，便怎麼處？」秋海棠說到這裏，兩眼呆瞪瞪的望着遠處，眼角邊已湧起了兩顆晶瑩的淚珠兒。

「這個你倒不用擔心，梅寶到底唸了幾年書，自幼兒又熬辛吃苦的，經過了好多的磨難，所以人也變得機伶不過了。我相信她一定能够保護她的自身，不會被人作踐的。這……這又是我的一个信心。」湘綺說時，也眼望着遠處，彷彿聽見梅寶那副斬釘截鐵百折不回的態度。

「湘綺，你雖是這麼說，可是我總有些兒不放心；這些年來，我的心實在是在是嚇慌了。」秋海棠歎了口氣，接着又說：「唉！我不知前世裏造了甚麼孽，老天爺老是跟我鬧别扭，從不肯讓我好好兒過幾年的。我自從給那老傢伙袁寶藩栽了個大筋斗以後，晦氣星就鑽進了天靈蓋；我們恩恩愛愛的一對兒，只落得東逃西散，我端的爲了這孩子，纔戴着這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臉蛋子做人，十多年間，只索獨個兒咽着眼淚，連你也不願見面。難爲了這孩子，跟着我咬緊牙關，一塊兒捱苦；誰知苦捱够了，偏偏在數千里外給你找到了。我爲了仍然不願給你瞧見這一張醜臉，拚着一死自了；不道被送到醫院裏去，偏偏又給你從閻羅老子手中搶了回來。多承你不忘舊情，仍像先前一樣的待我；又承你哥哥多方照拂，在金華開了那麼一月店舖子，買賣也着實不錯。一家三口，斷守在一起，暢敘天倫之樂，滿以爲苦盡甘來，再也不會出甚麼岔子了。那裏知道又遭了老天爺的忌，落在劫數中，店舖子給燬了，孩子又失了蹤，半年多不知下落；這可不是前世造了孽，今世纔受到這樣的報應麼？你雖是硬裝着笑臉，苦苦的安慰我，但我的心中老是虛怯怯的，生怕這苦命的孩子，已

是凶多吉少了吧！』

『鈞，你是個男子漢大丈夫，別那麼短氣！我的心始終如一，不相信梅寶會有甚麼三長兩短的。何況這一回二哥到南邊去時，曾對我們拍胸脯說過：此去定要翻江攪海的找尋這孩子，找一月是一月，找一年是一年，要是找不到的話，那麼他拚着死在南邊，再也不願回來見我們的面了。你別聽他平日間嘻嘻哈哈的，慣會說頑話，正經時挺是正經；我料知他一定會找到了梅寶，一塊兒回來的。這又是我的——個信心！』湘綺說着，向秋海棠點了點頭，似乎使她的話加重了一分量。

秋海棠從他臉上那個十字形的癢痕後面，勉強地透出一絲苦笑來道：『湘綺，你的信心太多了，一個一個又一個！也罷，我就跟着你也來一個信心，相信你的猜想是不會錯的。』

湘綺嫵媚地扭了一下頭，兩眼向秋海棠瞧着：『當然咯！梅寶的小心眼兒一向是挺好的，老天爺定然保佑着她，終於使她好好地回到我們的身邊來。鈞，你耐心兒等着，二哥回來的日子，也許就是梅寶回來的日子。』

『算算二哥去了已有一個多月，怎麼連信都沒有——封呢？真使人惦記得很！』

『你可不要着急啊！這一個多月工夫，未必就會找到梅寶，即使找到了，你是知道他的脾氣的，決不會先寫信來通知我們；何況他自己既不會動筆，又懶得託人去寫，你要望他的信，準會撲一個空的。自從二哥動身以後，我常在心中暗暗盤算着：他去唱戲的地方，是安徽省的蕪湖，去浙江邊界不遠；而我們上回找到蘭谿去時，不是聽說有許多逃難人的船都是往安徽去的麼？梅寶的船，說不定也在其內。二哥到了蕪湖，要是能湊巧遇到梅寶，自會帶着她一同回來；也許有這麼一個黃道吉日，我們倆正死心塌地的不再盼望了，而他們倆却出其不意的已趕到了這裏，讓我們喜出望外，還當是在做夢呢。呵！要是真有這麼一天，那我們真的要謝天謝地謝神明了。』湘綺眉飛色舞的

，說得很興奮，趙玉崑和梅寶的面影，好像已在眼前晃動着。

「但願如此！你不見我日夜眼巴巴地向西頭望着莊口，望的是甚麼？還不是望我們的孩子會突然的回來麼？」秋海棠說時，他的一雙眼睛早又從湘綺臉上移向西面，對那半里以外綠樹掩映的莊口望着。四周一百多畝的田野間，正有他所雇用的長工三三兩兩地在工作，口中哼着古老的俚歌，斷斷續續地由和煦的春風播送過來。

秋海棠和湘綺側耳聽着，各自沈吟無語，心中不由得羨慕那些長工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過着無憂無慮的生活。驀然之間，秋海棠的注意力，又轉移到半里以外的莊口去了；眼見那曲曲折折的碎石路的盡頭處有一個人影在蠕動着，可是動得很快，分明是在奔跑的樣子；轉過了一棵兩人合抱的大榆樹，這人影兒越放越大，越奔越近，湘綺自然也跟着秋海棠的眼光注視着。到得那人奔到一二百步外時，纔瞧清楚了他的面目，原來是長工的頭兒張小狗子；也就是往年秋海棠在李家莊和樟樹屯做莊稼人時的舊屬。

「三爺……三爺……我……我……我帶……帶得……喜信來了！」張小狗子一面奔，一面喘息，一面直着喉嚨嚷。

秋海棠的神經立時緊張起來，霍地站起了身，搶前十多步，迎着張小狗子忙着問：「小狗子，是甚麼喜信？是甚麼喜信？難道梅寶姑娘回來了麼？」

張小狗子站住了腳，把臂彎裏的一隻裝滿日用東西的籃子放下了，把衣袖子抹着滿頭滿臉的汗，一面還是氣喘喘地喘息，回不出話來。

「小狗子，你快說啊！是不是梅寶姑娘回來了？」湘綺望着張小狗子的臉，也性急地問。

張小狗子的喘息漸漸地靜止了，在旁邊一張矮竹凳上坐了下來，纔帶着笑說：「是啊，這真是

一個天大的喜信！我剛在鎮上買好了東西打算回來，驀聽得背後有人哼着戲詞，那聲音好生酥熱，忙回頭一瞧，可不是趙二爺是誰！他一手拎着個小皮箱，一手攙着一位身穿藍布襖子手提衣包的姑娘，俏得正俊俏的，分明是我們的梅姑娘。我雖已十多年沒見她了，可是還清清楚楚地記着她小時節的模樣兒，準不會錯。但我那時還當做自己在白天做夢咧；把自己拍拍打了兩下老大的耳括子，臉上熱辣辣地，明明不是做夢。趙二爺可並沒有瞧見我，東張西望的不知在找尋甚麼？我却再也按不住了，托膽的喚了聲「二爺，」二爺這纔扭過頭來瞅了我一眼，接着就虎起了臉，好像是不願意見我的樣子。我忙又陪笑着說：「二爺，您回來了，這一位可就是梅姑娘麼？」二爺放下了那隻攙着梅姑娘的手，拍了一下後腦門子道：「該死該死！怎麼偏偏給你撞見了！小狗子，你可是向李家社去麼？回去時你得裝做沒事人兒一般，千萬別在三爺和太太跟前露個風，待我找到了酒店喝過了酒，悄悄地帶同梅姑娘回來時，好讓他們倆大大的驚喜一下，要是先給他們一知道，可就不够味兒了。小狗子，聽明白了沒有？你倘敢露一露口風，當心我回來收拾你，揍你個半死不活！」說着，還把我的右胳膊狠狠地捏了一下，到此刻還有些兒疼痛咧。我忙不迭的點着頭，諾諾連聲的回了幾個「是」，就一口氣沒命似的跑回來了。」

秋海棠聽了張小狗子這一番話，真的是喜心翻倒，扯了湘綺的一隻手道：「快快快！我們快找到鎮上找他們去！」一面說，一面拔腳就跑。

張小狗子從矮竹凳上跳起身來，哭喪着臉，沒口子的賠道：「三爺別去！三爺別去！停會兒二爺回來時，我這條狗命可就沒有了！」

秋海棠回頭說道：「小狗子，你放心！有我給你擔代着，二爺準不會難為你的。」說着，早和湘綺倆潑風似的奔向莊口去了。

鎮上唯一的酒店叫做陳長興，一面小小的藍色酒旗，整日夜的挑出在屋簷下，風吹雨打的不知經過多少年了。秋海棠雖從沒有到這裏來喝過酒，可是十多年前在李家莊上做莊稼人時，鎮上的幾家店舖子，都成了熱門熟路，此刻他一下子早就趕到陳長興來了。

趙玉崑在靠窗的一個座子上坐着，面前放着四五個碗和碟子，正在閒閒地喝酒。他一手攔在酒壺上，一手把着大酒杯，隨意哼幾句戲詞，拉拉扯扯的也沒有甚麼頭尾；只爲一開頭就作牛飲，臉上已透出幾分酒紅來了。梅寶托着一個青花粗飯碗，在一旁吃飯，只吃了一碗，就向玉崑道了聲「慢用」，把筷子攔了下來。

「幹麼吃這麼一些兒飯，年青人該多吃些纔是。」趙玉崑從酒杯上擡起眼來向梅寶賤了一下。

「乾爸，您老是慢條斯理的喝着酒，我却急着要去見我的爸和媽了；那裏還有心思吃飯！」

趙玉崑笑着側了一側頭：「忙甚麼！到了這裏，還怕見不到你的爸和媽麼？你不見做乾爸的一路上從沒好好地喝過酒，把一肚子的酒蟲都餓死了。好孩子，你乖乖的坐在一旁嗑瓜子，讓我痛痛快快喝一下，等喝飽了酒，勁兒也來了，就帶着你上李家莊去，爸是爸，媽是媽，一個個交到你手中，準不會少你一個邊。」說時，涎着臉向梅寶裝模作樣，真像猴兒崽子似的，直逗得梅寶笑了起來；他就仰着頸子，把一大杯酒向嘴裏囁囁嚙嚙灌了下去。

正在這當兒，秋海棠和湘綺倆一疊連聲的喚着「梅寶」，一前一後氣喘喘地直闖進來，梅寶耳快眼快，立刻從座子上跳起身來，連嚷着「爸」「媽」，張開了兩臂撲將過去，秋海棠夫婦面對面的合抱着她，好似夾心餅乾般把她夾持在中間，各自止不住嚎啕大哭起來，一時把別的座子上的幾個酒客都看呆了，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趙玉崑站起了半個身子，一隻腳踮在條凳上，把筷子叩着他面前的酒杯，一面向秋海棠囁道：

「噲！老三，你有了女兒，可就把你老把兒捺在一旁不理會了麼？」

秋海棠一聽這話，疾忙放了梅寶，伸手抹一抹眼淚，回身對玉崑唱了個喏道：「對不起！二哥，這回事有勞了。要不是你，怕一輩子也見不到我們的孩子咧。」

「別嚇嚇！來來來，我們大家乾一杯；你給我搵風，我賀你們一家團圓。」玉崑斟滿了一大杯酒，一口氣喝了下去，向秋海棠和湘綺照了照襟；又嘆道：「跑堂的，快快添兩副杯筷，再添兩壺酒來！」

跑堂的沒口子答應着，一會兒兩壺酒和兩副杯筷都添上來了；玉崑滿滿的斟了兩杯酒，要秋海棠夫婦喝，兩人推辭不得，便勉爲其難的都喝了。

「好好好，痛快痛快！跑堂的，再來幾個菜，要挑你們拿手的做，越快越好！」玉崑吆喝着。秋海棠夫婦本來急於要回去，好和梅寶談談別後情形，只因見玉崑正在興頭上，怕他生氣，不敢掃了他的興，兩人就耐心兒坐了下來，陪着他吃喝，一面更番勸酒。玉崑直喝到九分光了，纔自動停止，嚷着要回李家莊去。秋海棠搶着付了賬，便分提了小皮箱和衣包，一行四人，走出陳長興酒店，向李家莊進發。

在李家莊上，當年秋海棠本來有一些田地房屋，後來因爲遷移到樟樹屯去，全都賣去了；去多他因金華的店舖子被燬，梅寶又失了蹤，找來找去找不到，灰心已極，便和湘綺重又回到李家莊來，爲的手頭很有幾個錢，把先前的田地房屋一起買回來，恰好他的堂叔吳老爺堂兄吳大一家都到外省做買賣去，便把他們的田地房屋也買下了，此外又收買了不少接連的田地，合共有了一百多畝，居然變成了一個小小的農場，打算和湘綺終老此鄉了。他現在住着的就是他堂叔的那所大瓦房，兩旁有幾間小屋子，後面還有披屋，他一起把來佈置好了，客室書房以及臥房廚房一應俱全，臥房共

有四間，一間是他夫婦倆的，一間是留給梅寶的，另二間作爲客房，專供客人住宿。

秋海棠他們回到莊上，坐下休息；張小狗子一見趙玉崑，就嚇得倒蹩倒躲，玉崑怒目相向，搶着拳頭，遠遠地向他作勢道：「賊小子，我喚你別向三爺露口風，你倒索性給我通風報信了。該死的賊小子，不把你揍個半死，你可不知道咱老子的厲害！」

張小狗子急得甚麼似的，忙着在百步以外打躬作揖，志楞楞地說：「二爺饒命！二爺饒命！只爲三爺等候梅姑娘回來，實在等候得太苦了；也是事有湊巧，剛纔恰給小的撞見了您倆，像這樣一個天大的喜信，教小的怎麼捺得住不給三爺知道呢？」

「二哥，這也是小狗子的一片好心，你就饒小弟薄面，饒恕了他吧！」秋海棠不忘剛纔對於張小狗子的諾言，即忙替他說情。

「不行不行，今兒個非揍死這小子不可！」玉崑一面嚷，一面頓着兩腳，假意追了一箭多路，把張小狗子沒命似的嚇跑了，這纔回頭一笑道：「三弟，我醉了，且讓我睡一下覺再說。」說着，脚步歪斜的躡進瓦房裏去了。

湘綺把皮箱和衣包掣到了屋子裏去，又擡了一隻竹凳出來，讓梅寶坐了。於是三人肩並肩的緊挨着坐在一起，大家心中雖有萬語千言，一時却不知道從那裏說起，只爲歡喜過了度，不由得都撲簌簌地掉下眼淚來。

「梅寶，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當初好好的在學校裏，却莫名其妙地跟着殷獻仁跑了，這是我們倆後來從那老門房的口中探聽出來的。只爲他說你們是往蘭谿去的，因此也找到蘭谿，一路上找你好苦，險些兒把我們生生的急死了。這樣東衝西撞的找遍了幾個碼頭，到處是撲空，那裏有你的影兒。於是我們都灰了心，同着韓老伯夫婦倆好容易輾轉到了上海，跟你舅舅和舅母去商量。他

們一聽得這消息，好似晴天來了個霹靂，不由得都驚呆了；彼此商量了好久，也沒做理會處。少華正在一家農科專門學校裏唸書，那天放學回來，知道了端的，一時憂憤交并，淚下如雨，連連說：「我非去找到她不可！我非去找到她不可！」第二天早上，他就帶了個行李包，急急地走了，他母親愛子心切，苦苦地拉住他，可也拉他不住。」

「爸，現在表哥在那裏呢？」梅寶一臉子透着憂急的神情，插口問着。

「他去了十多天，纔來了一封信，說他正在皖浙交界的某地，恰因遇到了從前大學中的一位教授，在那裏開報館，就派他一個位置，他自願擔任採訪工作，四出採訪新聞，順便可以找尋你，要是找到了你，立時跟你一同回來，萬一找不到，那麼正不知何年何月纔有相見之日咧。那信上連地點都沒有，要給他一個回信，可也無從寄去，只索默禱上蒼，保佑你們兩小口子早日聚頭罷了。」

梅寶眼淚汪汪地默然了半晌，纔又問道：「那麼你們兩位老人家好端端怎麼回到北邊來了？」

「我們在上海就了一個多月，不但你無消息，連少華也無消息，我們四個老的，連同韓老伯夫婦倆，雖是整日夜的監記着你們倆，可也無可奈何。只爲灰心極了，你舅舅恰又爲了買賣不順手，有一大批貨給充公了，因此想帶了那剩下來的好上北邊去活動，我立時想起從前的莊稼生活，倒可使這顆心安定一下，於是大家合夥兒動身北上，你舅舅在城裏開店，請韓老伯給他幫忙，我和你媽就到李家莊來，重新做莊稼人了。」

湘綺趁秋海棠的話告一段落，便忙着說道：「鈞，我們別老是說着我們的事，且讓梅寶仔仔細細地訴說她失蹤後的一切經過情形，好給我們打破這個偌大的悶葫蘆，我心中癢癢的等着她說，委實是等得不耐煩了。」

梅寶思前想後，恍如做了一場惡夢，禁不住咬牙切齒地說：「千不是，萬不是，都是股獻仁不

是！他不該安著壞心眼兒，把我誘騙出去，想和我一塊兒逃活，終於害人害己，死在土匪手中，白白送掉了一條命。我先還不知道他瞞着我，直到他臨死時吐露真心，纔使我明白過來。」接着她就從頭至尾仔仔細細地訴說一切，從殷獻仁騙她離開學校起，直到用了「新秋海棠」藝名在天蟾舞台登臺唱戲爲止，說一陣哭一陣，眼淚濕透了兩塊帕子，秋海棠夫婦倆定神聽着，也陪了不少眼淚。

「梅寶，我真瞎了眼，重用了殷獻仁這小子，纔害苦了你！平日間聽他勤勤懇懇的，以爲少年老成，甚是可靠，却萬萬料不到他人面獸心，竟做出這樣喪天害理的事來。怪道自從金華吃緊以後，他就不知所往，把同行的客賬全都收了去，隨即到學校裏來誘騙你一同出走，團個人財兩得；可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末了兒却給土匪送了他的命，這真是天理昭彰，罪有應得啊！可是我此刻却高興得甚麼似的，因爲你捱盡了百苦千辛，始終是保持清白，視死如歸，使惡人們也奈何你不得，這正和我們在戲臺上表演出來的忠臣烈士，一模一樣。我吳鈞何功何德，却生下你這麼一個有膽量有骨氣的好女兒來！到如今細細一想，老天爺可真待我不薄呢。」秋海棠說到這裏，真的是感激涕零了。

梅寶挺一挺胸脯，激昂慷慨地說：「爸爸，我這種不怕死的精神，完全是從十多年的苦難中磨鍊出來的。您總得知道：惡人們最大的武器，就是威嚇利誘；我既拚着這條小性命不要，生死全不在意，那麼天下還有甚麼大不了的事。惡人們見威嚇沒用，利誘不行，也就無法可施了。不瞞爸和媽說：當孩兒在窩子裏被洪老道禱夫婦倆逼着要給甚麼王大爺梅禱的那夜，爲了要保全我這清清白白的身子，曾把乾爸爸送給我的那個大金戒，悄悄地从頸子裏卸下來，發一個狠，向嘴裏一送，……」

「怎麼樣？怎麼樣？梅寶，你：你可會把它咽下肚子去？這個可不是玩的。」湘綺情急地問。梅寶嗤的一笑道：「媽，您怎麼說出這孩子氣的話來？孩兒那時要是吞下了這大金戒，早就不能

在世界上了，今天還能活生生地回來拜見您麼？我把那金戒指送進了嘴以後，驀地想起了表哥先前說過的「快快打起精神走向光明中去」的一句話，就立時吐了出來，決計不再覓死，而鼓着勇氣和惡人奮鬥了。啫啫！此刻它還是好好的吊在頸子裏。」說時，向胸脯上面貼身吊着的那隻大金戒指輕輕撫拍了一下。

「生死關頭，連男子漢大丈夫也不容易拗破，不見古今來許多忠臣烈士，先頭未始不是不屈不撓，有如百鍊之鋼，但是末了兒忽然怕死起來，於是前功盡棄，只得變了屈服了。難爲你一個小小女子，却能堅持到底，始終不變，連爲父的也在佩服你呢。」秋海棠兩眼直注在梅寶的臉上，說不出的又敬又愛。

湘綺擡眼瞧瞧秋海棠，又瞧瞧梅寶，笑吟吟地說：「鈞，這是你的遺傳性啊！但瞧你平日間溫順順的，像娘兒們一樣；可是一到了緊急關頭，就好像吃下了豹子膽兒，甚麼都不怕了。」

「我雖是讀書不多，却也知道一些爲人之道，該溫順時該溫順，該倔強時就該倔強；要是一味嫩嫩整整的，向人低頭，那就是一條弱蟲，算不得是個人了。」秋海棠滿臉透着莊重的神色，侃侃地說。

「媽，您我的臉蛋子怎麼樣，好幾個月不見，可有甚麼變動麼？」梅寶問着她母親問。

「可憐的孩子，這幾個月來，你受盡了磨折，當然瘦了許多。從前你的臉上一向是肉嘟嘟的，可是現在那兩個顴骨，微微地聳起來了。」湘綺兩眼含着憐憫之色，在梅寶臉上盤旋着，一面又捏了捏她的胳膊，又說：「啫！就是這胳膊也比從前細一些了。」

「瘦一些算甚麼來，只消在這裏好好地休養一個月，就可回復過來了。不瞞媽說，孩兒在匪寨裏跟響子裏先後捱了兩頓毒打，身上還留着傷痕呢。這是榮譽的傷痕，我願它一輩子不要褪去。」

「好孩子，你這話很有意思。是啊！你身上的傷癥，也正和爲父的臉上這個十字傷癥一樣，是不屈於強暴的標記，大可留作一輩子紀念的。」秋海棠說時，不由得伸手向自己臉上撫摩了一下。湘綺嚇的一聲，笑起來道：「呵呵！鈞，我纔第一次聽得你說出真心話來了。先前你老是憎惡着這個傷癥，爲了它，甚至硬着心腸，十多年躲來躲去不肯和我見面；到如今回頭一想，不是傻頭傻腦的傻透了頂麼？」

「當初我確是牙癢癢地痛恨着這個傷癥，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真是丟人，又怎能讓你瞧在眼裏；恨極時，簡直要把這顆腦袋也砍了下來。可是我們見面之後，你一些兒沒有厭惡的表示，先就使我放下了心；如今我又同情於這孩子，自然不再和當初一般見識了。」

「爸真有些想不明白，其實你的臉蛋的美醜，不在別人的眼睛上分別出來，全要瞧彼此的情感怎麼樣；要是情感好，那麼醜的會瞧成美的，要是情感不好，那麼美的也會瞧成醜的了。俗語說得好：「情人眼裏出西施，」也就是這個意思。爸，你想我們一家三口子的情感是怎樣的，難道也像看旦角兒在臺上唱戲，還在斤斤計較着模樣兒長得美不美麼？」梅寶口若懸河的說着，倒像又在學校裏的講臺上開始演講了。

秋海棠情不自禁地伸手把梅寶的臉頰輕輕擰了一下道：「小油嘴，你倒噤噤呱呱的怪會說話，教爲父的沒法兒駁回你了。孩子，你跟我來瞧瞧我們的田，前兒在金華我做百貨商店老闆，今兒却在李家莊做農場主人了，前前後後共有一百多畝，種樹種菜種五穀，甚麼都行；等少華回來後，我們一塊兒合作，最近他改學了農科，來幹這活兒，一定是出色當行的。」說完，和湘綺分牽了梅寶的雙手，一同向那綠油油的田間走去。

長工們正在忙着工作，見有人來了，便停住鋤頭鐵鎔，擡起頭來瞧，聽見了一位花朵兒似的姑

娘，都有些發呆，連頭額上汗如雨下，也沒有覺得。秋海棠與高采烈地向他們笑嚷着：「王大，李三，毛大狗，……這是我的閨女梅寶梅姑娘，她今兒纔從南邊來，往後你們只喚她梅姑娘得了。」於是那些長工們都嚥開了嘴，你一聲我一聲的喚着梅姑娘；梅寶也就帶着笑，向他們一個個點頭。秋海棠眼睜着那些給自己辛勤工作的長工，正好似大將舉行閱兵禮時，見了那班雄糾糾氣昂昂的子弟兵，自有一種躊躇滿志的快感；何況嬌妻愛女，依依在側，更覺得意非常，暗想從今以後，否極泰來，再也不會有不如意事光降到他的頭上來了。

梅寶纔從驚濤駭浪中來，面臨蒼綠野，噓拂着春風，呼吸着清鮮而自由的空氣，自己也覺得心曠神怡，可是一想起了那爲了她而飄泊在外的未婚夫羅少華，不由得愁眉深鎖，鬱鬱不樂起來。

當他們從斜陽影裏緩緩地回到瓦房前的場地上時，梅寶還是一臉子罩着秋霜，沒一些兒愉快的神色，一路上也是默默無聲，不說一句話。她的心已遠遠地飛到浙皖邊界，找她的未婚夫去了。

「梅寶，你怎麼啦！好一晌沒開過口，臉上又是陰沈沈的，好像下雨天的天色一樣，怪難看呢！」秋海棠低垂了頭，兩眼只是酸着梅寶。

梅寶道纔擡起頭來，眼眶子裏含着淚花，悽悽切切的答道：「爸，孩兒固然是平安回來了。可是表哥爲了找尋我，遠迢迢地單身出去，到如今還是不知下落，萬一出了甚麼岔子，教我如何過意得去；況且舅舅和舅母單生他一個，一向疼得甚麼似的，如今眼見我回來了，而愛子却不見回來，心中正不知要怎樣的難受咧。」

「這個你倒不用擔心。」湘綺搶着說，「少華究竟是個男孩子，年紀比你大一些，身體又比你結實得多，年青人熬一些苦，是不算一回事的。臨了他見找不到你，徒勞無功，也就灰了心，自然會趕回來了。我對於你的安全，早有這麼一個信心，對於少華也是如此。」

秋海棠接口道：「不錯，梅賈，你媽的信心是十分可靠的。剛纔我還在擔心着你呀，她苦苦安慰我，橫一個信心，豎一個信心，相信你能够保護你的自身，相信你乾爸會找到你；相信你一定會安然回來；到如今不是一一都證實了麼？因此上我再到處對於你表哥的信心，末了兒也會應驗的，你且等着瞧吧！」

「爸和媽的話都不會錯，不過我對於表哥總覺得過意不去，他爲我拋棄了父母，離鄉背井的出去找尋我，捱了苦還是撲一個空，我却安然的廝守在爸和媽的身邊，倒像沒事人兒一般，簡直是連一些天良都沒有了。我想皖浙的邊界一帶，自己都已去過，何妨前去找他一下，找得到當然最好，立刻同他回來，萬一找不到，可是我已盡了我的心，爲了爸和媽的分上，也一定要回來的，不知爸和媽可能允許我麼？」梅賈懇切地說着，一面把眼睛盯在秋海棠和湘綺的臉上，等候他們的回話。

「還是那裏來的話！你剛回來，怎能再去，要是你去了，他恰好回來，兩下裏豈不是鬧着走馬燈般的把戲麼？何況你孤男另地一個人，有誰伴着你去？」秋海棠忙不迭的說。

「有我在這裏，就讓我來伴着她去得了。兩小口子你找他，他找你，找來找去找個一輩子，倒也好頑。來來來，梅賈，我們這就走吧！」趙玉崑伸直了兩條胳膊，打一個呵欠，出現在堂屋的門限上，帶着玩笑的口氣說着。

「二哥休開玩笑！不論怎樣，我們再也不放梅賈出去了。生和死，我們一家三口，都得廝守在一起！」湘綺急急地說着，一手扯住了梅賈的胳膊，似乎防她溜走的樣子。

「梅賈，你不要着忙，明兒我打聽張小狗子到城裏去走遭，向你舅舅和舅母報告你已平安回來的喜信，一面探問你表哥有沒有消息，等你舅舅那裏有了回音再說。」秋海棠提出了一個建議。

第二天一清早，張小狗子奉命到城裏報喜信去了。到了傍晚時分，一輛大驢車，轆轤地把他載

了回來，挺神氣的高坐在車夫的身旁，口中則則有聲的，向那騾驢呼叱着；而車篷裏頭，却裝着四個人，是羅裕華夫婦和韓道本夫婦。

這驢車剛進得莊口，驢鈴聲琅琅地響着，秋海棠夫婦和梅寶早就跑出屋子，劈頭迎了上去。彼此相見之下，梅寶立刻被包圍在他們四個人中間，個個做了個包子裏的餡餅。

羅裕華喜孜孜地對梅寶說道：「梅寶，昨兒得了上海店裏轉來少華的一封信，知道你已平安回來了；我們原打算今天趕來瞧你的，恰好張……」

「怎麼說，怎麼說！少華有信來了麼？他怎麼會知道梅寶回來的？」秋海棠打斷了裕華的話，急不及待的問。

羅裕華忙從懷中揣出一封信來，遞給秋海棠，秋海棠的神經緊張得甚麼似的，兩手抖索索地展開了信箋，湘綺和梅寶不約而同的都湊上來瞧，只見那上邊寫着道：

「雙親大人膝下：拜別以來，眨眼兒已有好幾個月了。兒投身新聞界，擔任採訪工作，一方面也就做探尋梅表妹的工作，流轉浙皖邊界一帶，到過不少府縣鄉鎮，也經歷了不少艱難困苦，遇騙，遇賊，遇土匪；甚至被人誣作間諜，捱受了非刑，打進了牢獄，好在沒有甚麼證據，不到半個月就被釋放了。可是兒屢飽受種種磨折，幸喜平日在學校裏鍛鍊身體，分外結實，一些兒沒有影響，還要請兩位大人放心的。兒的身體既很結實，意志也十分堅強，以為我們年青人應當多遭苦難，纔能了解一些爲人之道；何況爲了梅表妹分上，也是心甘情願的啊。

兒白白的奔波了三個多月，東探西訪，仍然得不到梅表妹消息，因採訪新聞之便，更轉到衢州玉山一帶，達到江西境界，如此又是兩個多月，也依舊毫無結果；失意歸來，以爲是沒有甚麼希望的了。有一天在報館中辦公，無意間翻到了一份蕪湖寄來的舊報，却見那天戲目廣告

中，有天聲舞臺爲慈善義舉捐演戲的戲目，大軸是著名坤旦新秋海棠反串「羅成叫關」，一見之下，一顆心就別別別的跳了起來。我一向知道姑丈當年在北方演戲時，藝名「秋海棠」，而「羅成叫關」是梅表妹在上海時賣唱時所常唱的；於是我斷定這新秋海棠定是梅表妹了。第二天兒就帶了一些簡單的行李，動身往蕪湖去，一上了岸，立時趕到天聲舞臺，會見了那位舞臺主人張老帥，果不其然，新秋海棠確是梅表妹，前幾天已由她的乾爸趙玉崑老叔帶往北方跟她的爸和媽團聚去了。兒因閃遠數月，並不知道姑丈姑媽已回北平，又不知道他們的地址，沒法寫信去道喜請安，只得請兩位大人代達一切了。

梅表妹既已以還合浦，兒本想實踐前言，立即回來向兩位大人請罪；不過報館主人胡老師別有發展，將作遠行，堅邀兒同去，殷殷以大義相責，說青年應奮發上進，爲國宣勞，萬不該爲了兒女情長，致使英雄氣短。兒再三考慮之下，決計追隨胡老師前去，替國家出一些力，也算不辜負了這堂堂六尺之身。兒先前會對梅表妹說過：「我們快快打起精神，走向光明中去！」此刻兒是真的打起精神，走向光明中去了，預料不久的將來，就會帶着光明回來的。請兩位大人保重福體，恕兒不孝之罪；并請轉告梅表妹，耐心兒等着吧！甥少輩百拜。」

大家讀完了這封信，皆大歡喜，不由得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尤其是梅寶，霎時間喜上眉梢，說不出的萬般快意，她的眼前彷彿已瞧見了一片光明，而少華正處身在這光明的圈子裏。

「一專無成兩鬢斑，數光陰一去不回還，日月輪流常相見，青山紅水掛在面前。……新秋海棠你唱着大軸子，也該來一個！來來來！我給你拍板！」

一行人回頭一看，却見是趙玉崑，原來他在鎮上喝飽了酒，踉踉跄跄的扶醉回來了。（全書終）